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〇四冊目次

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六卷（一）　（明）茅坤輯　明崇禎四年茅著刻本　〇〇一

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六卷（一）

（明）茅坤輯

明崇禎四年茅著刻本

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四卷（通行本）

明茅坤編。坤有徐海本末已著錄。明史文苑傳稱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鈔。考明初朱右已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為八先生文集。實遠在坤前。然右書今不傳。惟坤此集為世所傳習。凡韓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歐陽修文三十二卷。附五代史鈔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鞏文十卷。蘇洵文十卷。蘇軾文二十八卷。蘇轍文二十卷。每家各為之引。說者謂其書本出唐順之。坤據其藁本刊版以行。攘為己作。如郭象之於向秀。然坤所作序例明言以順之及王慎中評語標入。實未諱所自來。則稱為盜襲者誣矣。其書初刊於杭州。歲久漫漶。萬歷中。坤之孫著復為訂正而重刊之。始以坤所批五代史附入歐文之後。今所行者皆著重訂本也。自李夢陽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漢。而秦漢為窠臼。自坤白華樓藁出。以機調摹唐宋。而唐宋又為窠臼。故坤嘗以書與唐順之論文。順之復書有尚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之語。又謂繩墨布置。奇正轉摺。雖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則非具今古隻眼者不足與此云云。蓋頗不以能為古文許之。今觀是集。大抵亦為舉業而設。其所評語疏舛尤不可枚舉。黃宗羲南雷文定有答張自烈書。謂其韓文內孔司勳誌。不曉句讀。貞曜先生誌所云來弔韓氏。謂不知何人。柳文內與顧十郎書誤疑十郎為宗元座主。歐文內薛簡肅舉進士第一讓王嚴。疑其何以得讓。又以張谷墓表遷員外郎知陽武縣為當時特重令職。又孫之翰誌學究出身進士及第為再舉進士。皆不明宋制。而妄為之說。又謂其圈點批抹。亦多不得要領。而詆為小小結果。皆切中其病。然八家全集浩博。學者徧讀為難。書肆選本又漏略過甚。坤所選錄尚得煩簡之中。集中評語雖所見未深。而亦足為初學之門徑。一二百年以來。家弦戶誦。固亦有由矣。

重刻八大家文鈔敘

嘗聞至治之世八風從律八音克諧夫文章者風音之總持也無迫而神馳不約而響應所關於世鉅矣其爲隨爲和與時高下者爲世轉者也

非轉夫世者也鹿門先生有云文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獨爲古文詞言耶卽制舉藝亦然余老於經生身嘗其利病最深且熟姑以制舉藝論之遞來益盛極亦弊極矣明

乎趨時而昧於立本求其變不知其所以變索古似矣而以搜括隱僻爲奇勝貴眞似矣而以率任疎陋爲空靈根理似矣而以剽拾玄梵爲精微昌氣似矣而以假借陰鈐

爲壯剸徵實似矣而以鷹鸇管商爲經濟澤雅似矣而以生割騷賦爲風流種種敝習莫可縷指總之售世之念急中無管鑰以相守故隨時波逐不能自主耳嗟乎辭衰而

行業因之言亂而政事又因
之以文持世者能無深憂也
哉今
國家定制以六經四子范士
功令日謹而士顧日軼以出
豈時爲之莫可挽耶抑提唱

無自靡所適從耶余嘗謂文
無古今唯變所適而要於不
離其本士人才有盈縮學有
淺深而意必有所宗主疑今
人不若信古人信古人不若
先信閱古人之人鹿門先生

白華之篇已膾炙士口至其
所批評八大家文鈔歸旨於
道取繩於法原於性成之稟
而極於功力專一之至蓋上
下千載於賈董班馬之後獨
簡此八家者以爲有當於孔

子之六藝而不失庖犧以來
人文不易之統緒其精神深
於信古切於開今故其點次
標銓處有若啓八達之衢而
指迷破暗者明道之殊而同
歸也有若稱八駿之良而左

提右控者明法之巧而中矩也有若履八家之井田而識其肥磽審其耕耨者明稟質之各正而致至之力深也葢此八君子之文原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自先生揭而出

之滙而合之文如集軒裳藻冕於一堂能日與之相接覯此大人境界自手足歛而心志攝雅必不敢作吳語實必不敢數他珍張氣自覺其麤獷理自覺其誕凡貌眞贋古

與一切吐燐火兢涓流爲纖繁浮蕩之想者俱自覺其可醜迫步趨久之不期變而自變行業政事之義類醞釀於胸中發而爲言皆有體要而可以致於用所謂經術以經

世者此也余諸生時讀是書忘厭倦幸老而售愈喜與八君子相周旋若時受其噓拂聞其謦欬而并可以忘老者噫使八君子喪其本統而逐於時之變其文亦止售於當

時已耳能至今傳而不衰乎
余向奉視學東省之
命竊計斯地結天地中粹之
氣犧於此畫卦孔於此刪經
爲萬世文字祖爰是以樹之
風聲是倡予海內因向吾友

孝若氏乞其家藏手批原本
捧持以往爲東方指南此願
不遂乃與子將暨其甥楊次
弁謀按讐付梓人公諸四方
凡吾黨有斯文之責者揮羽
振鐸使父兄以之教子弟以

之學漸漬於其中當有若乘
扶搖聽鈞天覺人間刁刁不
歇啾啾亂鳴者之爲煩也且
今之古文詞弊亦將與時蘇
等倘能奉此入家者以爲律
令按之六藝之旨而合焉考

之不易之統而合焉其於先
秦兩漢以及唐宋諸家之文
皆能別其雅俗定其虛實辨
其理氣之真僞道存而品成
國家乃始收文章之益而得
士人之實用信古不勞於變

今亦甚易矣習緯可以占風
按律可以造樂斯其操琯籥
於聲氣之先者耶
今天子清明御宇闢正愾之
路塞浮哇之塗人文開泰小
往大來旣轉而爲有道之世

矣士於斯時無論尋常學者
思式於度卽邀倫絕羣之才
亦知所趾無當而有味乎古
人之言必有起衰振弊如昌
黎者輩出以弘維新之治卽
謂文章爲世轉亦可吾將摩

挲老眼以觀斯文之一變至
道也已
崇禎元年人日信安方應祥
撰

文鈔跋

先大父鹿門公病今世之爲文僞且剿也特標八大家之文以楷模之夫文貴傳傳貴久文不本於性情不傳不規於理道亦不傳縱傳暫也亦不久今之談文者動謂鏡中花水底月一洗粘滯態使臻靈妙界而鶩詭鑿空偷取一世何

異乎涵涵乎之面美而不可傳者耶八大家豈有意於傳乎而傳矣總之本于性情規于理道各造其致不相襲也不相掩也先大父具獨得之而秉筆刪削夫固鍊神宅虛以入其微攻古鈎玄以會其潤遺得表忘歲月以寓其變文質彬彬其文鈔乎[illegible]本行

[illegible]良久不無裨補而著也行填紛馳條背無支幹蠱繇才終訟非志雖讀父書希紹祖業用是與舅氏吳氣醇重加考較精于殺青[illegible]問八君子之性情與先大父之性情俱久有於弟眷若其詳則首具總評節條編系夫已炳如日星余小子何敢贅一辭

歲在辛未仲秋之望茅著

閒叔甫跋于虎丘之臥

石軒

唐宋八大家文鈔總敘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為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貢以下並齊魯間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之科並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何哉蓋天生賢哲各有獨稟譬則泉之溫火之寒石之結綠金之指南人於其間以獨稟之氣而又必為之專一以致其至伶倫之於音裨竈之於占養由基之於射造父之於御扁鵲之於醫遼之於丸秋之於奕彼皆以天縱之智加之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斯固以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鼂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輩始大雅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爲爾

雅翟蔡以下非不煒然能騁也
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
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
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魯縞矣
而況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
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

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
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
序記碑銘頌辯諸什故多所獨
開門戶然大較並尋六藝之遺
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
後唐且中墜沿及五代兵戈之

際天下寥寥矣竟百年文運
天啓於是歐陽公修從隋州故
家覆瓿中偶得韓愈書手讀而
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
古爲高而一時文人學士彬彬
然附離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

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
大音響緩亟雖屬不同而要之
於孔子所刪六藝之遺則共爲
家習而戶眇之者也由今觀之
譬則世之走騕褭騏驥於千里
之間而中或一二百里三百里而

提衣挈者明法之巧而中矩也有若履八家之井田而識其肥磽審其耕耨者明稟質之各正而致至之力深也蓋此八君子之文原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自先生揭而出

之滙而合之又如集軒裳藻冕於一堂能日與之相接觀此大人境界自手足斂而心志攝雅必不敢作吳語實必不敢數他珍張氣自覺其麤竊理自覺其誕凡貌眞贋古

與一切吐爝火兢涓流爲纖縈浮蕩之想者俱自覺其可醜追步趨久之不期變而自變行業政事之義類醞釀於胸中發而爲言皆有體要而可以致於用所謂經術以經

世者此也余諸生時讀是書忘厭倦幸老而售愈喜與八君子相周旋若時受其噓拂聞其謦欬而并可以忘老者噫使八君子爽其本統而逐於時之變其文亦止售於當

抑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
條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
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
所批評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
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
綴或於道不相盭已謹書之以
質世之知我者　昔
萬曆己卯仲春歸安鹿門茅坤
撰

韓文公文鈔引

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
子六藝之遺不絕如帶矣昌黎韓退之
崛起德憲之間泝孟軻荀卿賈誼晁錯
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及班掾父子
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者半
獨柳宗元李翺皇甫湜孟郊二三輩相
與遊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舉世

聾瞶中而欲獨以黃鍾大呂鏗鈞其間
甚矣其難也又三百年而歐陽公修蘇
公軾輩相繼出始表章之而天下之文
復趨於古嗟乎由唐之文其患在靡而
弱而退之之出而振之固已難矣矧若
近代之文其患在竊而贗有志者苟欲

由唐推之而其爲功也不尤彰彰乎其辭矣哉夫文之必本于道而發于六藝者之遺斯之謂古作者之言云爾予故於漢西京而下八代之衰不及一人也首揭昌黎韓文公愈錄其表狀九首書啓狀四十六首序三十三首記傳十二首原論議十首辯解說頌雜著二十二首碑及墓誌碣銘五十二首哀詞祭文行狀八首釐爲十六卷昌黎之奇於碑誌尤爲巉削予竊疑其於太史遷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揖抉幅尺峻而韻折少也若記序辯解及他雜著公所獨倡門戶當自謂其兩漢獨闢蹊宗矣歸安鹿門茅坤

韓文公本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

人得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誣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

內移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思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

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内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

說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目錄

第一卷

表狀共九首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論捕賊行賞表
、復讎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論淮西事宜狀
、黃家賊事宜狀
、論變鹽法事宜狀

第二卷

書七首

、上張僕射書
、上張僕射第二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鄆州北[illegible]上襄陽于相公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第三卷

書九首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孟尚書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與陳給事書
、與于襄陽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為人求薦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第四卷

書十四首

、與崔羣書
、與孟東野書

與李翱書
與崔群書
與衛中行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李秘論小功不稅書
與馮宿論文書
答劉正夫書

答李翊書
答殷侍御書
答張籍書

第五卷

書啓狀共十六首

重答張籍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答崔立之書
答元侍御書
答陳商書
答侯繼書
答李秀才書
答馮宿書
答竇秀才書
答呂毉山人書
答胡生書
答尉遲生書
答楊子書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賀徐州張僕射白兎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第六卷

序十六首

送楊支使序
送鄭尚書序
送許郢州序
送竇從事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殷員外序
、送楊少尹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贈張童子序
、送牛堪序
、送竇從事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陸歙州詩序
、送鄭十校理序

第二十卷

序十七首

、送孟東野序
、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序
、送王秀才序
、送齊暤下第序
、送何堅序
、送區冊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廖道士序
、送孟秀才序
、送陳秀才彤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高閑上人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荊潭唱和詩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石鼎聯句詩序

第十八卷

記傳共十二首

、新修滕王閣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畫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科斗書後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鄆州谿堂詩記
太學生何蕃傳
圬者王承福傳
毛穎傳

第九卷

原論議共十首

原道
原性
原毀
原人
原鬼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爭臣論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改葬服議
禘祫議

第十卷

雜解說頌雜著共二十二首

諱辯
進學解
獲麟解
擇言解
師說
雜說四首
子產不毀鄉校頌
伯夷頌
張中丞傳後叙
讀荀子
讀儀禮
讀鶡冠子
送窮文

釋言
貓相乳
守戒
對禹問
獲解
行難

第十一卷

碑八首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黃陵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曹成王碑
[illegible]碑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
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
平淮西碑

第十二卷

碑銘九首
烏氏廟碑銘
袁氏先廟碑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柳州羅池廟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榮陽鄭公神道碑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神道碑

第十三卷

墓誌銘七首

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
銘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

君墓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第十四卷

墓誌銘十一首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誌銘

、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孔司勳墓誌銘

、李元賓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第十五卷

墓誌碣銘共十七首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銘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施先生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女拏壙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瘞硯銘

第十六卷

哀辭祭文行狀共八首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哀辭
、祭田橫墓文
、祭鱷魚文
、祭柳子厚文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十二郎文
、贈太傅董公行狀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目錄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卷之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表狀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不稱碑文經當但而表亦壯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勑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並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講而讀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向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迹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惟唐至陛下再登

剗刮群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所
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
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
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
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
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
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强
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
封進無任慚羞戰怖之至

論佛骨表

韓公以天子迎佛骨以爲壽遂因爲心故其
議論亦只以禍福上立說無一字論佛宗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
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
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
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
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
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

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
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
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
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
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
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

觀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
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
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
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

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
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
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
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
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
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
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
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
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
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
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此一段稱頌
天子盡善
謝朝廷

潮州刺史謝上表

昌黎遭忠愛罹情哀詞迫

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

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疏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

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綱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

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
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
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
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
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
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
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
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
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

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
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論捕賊行賞表

識達事體文亦典則

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捕捉未獲陛
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示條格云有能
提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了成管四分之
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
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貢又與[illegible]則上下等官入日
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
聖心聞初勅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

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自非小人重財
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
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辨明且出賞所以
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提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
正刑法也承宗何緣而賜誅絕也上則上下何故與
美官也三事既以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
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illegible]賞其如天
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況今[illegible]尚未捨
成幽州之地大半未敢離有[illegible]所宜大

方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
即位以來纔有不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
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
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覆吳元濟
收易定徐泗濠等九州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
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北由天授
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
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
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

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際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
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
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
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
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
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
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
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
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
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
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
漢高祖出黃金四萬觔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
令謀項羽不用念開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
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觔致得天下以此
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
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臣於告賊之人本無
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害言不避煩黷
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聖恩俯賜察

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
謹奉表以聞

復讐狀

以經術斷律當與子厚文參看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

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譯義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議論博大而氣亦昌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戶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戶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

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業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

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閒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職田苟有所知不敢不言

始于孫昌黎為文詞或侍兢其馬遷劉向以
下一文士而已及讀所論淮西事宜諸叢發
中名實可當施行具經畧謀畫與宋之韓范
富歐亦略相當特韓范諸公遇時哲施
昌黎未幾即為讒謗所坐不遇則猶悲乎豈
非士之幸不幸由命哉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

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其力盡之後雖有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埸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

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闔家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

皆能自防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
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
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
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
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
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
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
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救應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

傷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
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
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
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
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
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
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
敕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鬬之際固當以抗敵為心
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皇德
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
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
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
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
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則希冀恩赦朝
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
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

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用四海
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
令兇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
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
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
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
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

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綏復然後許其承襲今忽自爲狂勃使悖不受詔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父子各有功於朝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志不利其土地彼各宜自安如發自疑必相扇動朕即殺九有不容必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發有異說以前件謀錄奏聞

黃家賊事宜狀

處分亦停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夾洞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將帥素者亦非撫御之才

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畧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畧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服水

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亂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徐叙來則撫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踊呼聽命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知南事者為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論變鹽法事宜狀

昌黎經濟之文如此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敕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

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糾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可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得已費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

糶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討其新法亦用
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以所得一倍饒餘
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
轉不拘常例如闕課有條件科責者刺史縣令槩在
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
唐虞三代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
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
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

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
祗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腳價用五文者官與
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
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
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
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分也下
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徒數至多不可檢責以此言
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小船車牛
般鹽所納邸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

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腳錢百姓將車載鹽所
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
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
別凡有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將為私家載物取錢五
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
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請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糶課一歲尚得十
萬貫文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
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

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
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糶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
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
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
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
足請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
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
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illegible]

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糴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食則令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分毫逃則必無來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

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illegible]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貴價[illegible]斤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幾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過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兩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接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所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illegible]詞云當界無人糴鹽即請差清[illegible]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多糴少交鹽價逃[illegible][illegible]使見任改最慢官

其刺史已下收與上佐其餘官吏[illegible]
官自對驗以定有財令其餘急兑更無人今入貢質
戶口等給紬令其隨季檢刮增價折納即而困之
非所意也有州貧寒食鹽全收或有淡食動經旬月
若貴戶給鹽依將徵價薛與不肯並須納錢遲違及
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仍官吏處罪必用嚴
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
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

覓職掌把鹽捉店看守莊磑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
吏嚴加防察如有違犯應有貨財並令納官仍牒送
府縣充所由者即以為鹽商納榷為官糶鹽子父相
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今既奪其業又禁
不得求覓職事及為人把鹽捉店看守莊磑不知何
罪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
或收市重實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
慮也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illegible]商人貨改行財
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後頭首徒任決
殺迪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
如有隱漏並牒府縣例刺決并貨所由告人者此一
件[illegible]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
[illegible]官人盜敢其贊實甚以前件狀奉今
[illegible]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勑旨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上張僕射書

中情之文較宜於順暢反復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

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用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

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
垂仁採納焉

古之人有言曰道屈於不知己者而伸於知
己者愈報知己自如此

上張僕射第二書

婉而容其詞者與司馬相如諫獵書相參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
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
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
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
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
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
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
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
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
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
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
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
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
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
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
尤物足以移人[illegible]必有禍[illegible]君子[illegible]

明所扶持於庸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

上兵部李侍郎書

中多自悲所以自興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落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

失其時矣謹以舊文一卷扶樹敎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

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假琴而呂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放從所與竟兆書自鼎廟于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予扷目視口詠其言心醉其美目恐目懼忽若有忘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玩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言而且噩事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illegible][illegible]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爲之小人不賢於夷吾

農之能不耕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圃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

上宰相書

引經衍似劉向所之者西漢風韻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

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

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

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

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心待其上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

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遍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

士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遁逃者屢命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殆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

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所見似悲蹙而文則宕逸可誦

公自云前謹 韓本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

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字一本無）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後廿九日復上書

議論正大勝前篇當看虛字斡旋處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
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
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
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
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
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

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
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
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
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
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
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
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
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

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
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
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
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
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
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
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
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
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
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

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
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
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
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
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
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
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

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懼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八大家韓文公文抄卷之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昌黎公遇而不遇其書如此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乃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處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之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四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illegible]選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illegible]

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
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升俳然後不可變
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
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有以念之以爲得
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俛仰一空以此默其人今則
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知何出人乎哉不由
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
佞則患言訥詞直今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
日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己廢然而返蹈

欲從之未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
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
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
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
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後一
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
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
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行之以

思要之以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
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浼也
以爲何如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
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窮稚執事
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顔色言語之
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其所志
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
拜見之不可期獲待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
執事察之也

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
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
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
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
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
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
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

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
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
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
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
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
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
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
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

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
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
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
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
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
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
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
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

且且會不動 此至道言 教輔相影 而知亂世 實情大要 之

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

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愈再拜

王半山自可為千長答何少卿後稱韓昌黎

為一而此書尤昌黎作也

與鳳翔邢尚書書

邢于襄陽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兵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洸

洸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名於麾下救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耶請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人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一見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

下以千金與之賢者乎亦以千金與之愚者莫不
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當以此而已欲求
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精鑒博采之而已得
其十七八矣又何求於人哉
是道愈見天下之竹箭不見會稽下之功德天下之
金石不足與閣下之形容矣今也布衣之士也生七
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
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
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

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
下之義願少立於階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
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竊聞閣下以眾
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
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
之幸甚幸甚

應科目時與人書

答中書閣其自擬處句而其文亦奇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
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
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
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
為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
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
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

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
無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
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
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
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
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
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收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揩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

與于襄陽書

[illegible]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

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材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

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與祠部陸員外書

唐時貢司取士於試文外又擇行誼采聞望故昌黎之爲書如此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升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

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衰微側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而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於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

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苰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或焉則與[illegible]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

也[illegible]公司貢十名之[illegible]念[illegible]下[illegible]在得
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illegible]皆
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illegible]之
眾畢八人無有人者其餘[illegible]之旨
文[illegible]如此不[illegible]人如
此之當也今以為美談自後[illegible]人人亦
無足信者故大院但聞今執事之[illegible]可貢士者有相
信之[illegible]有之[illegible]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
多以遊說媒介為事獨執事恥然高翔有深思長慮
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于左右
也

為人[illegible]

[illegible]是皆整本色

某聞今在[illegible]者[illegible]于為人
未為不有與下東也及[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遇
之而不[illegible]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
在公之[illegible]下非一日而又屢屢[illegible]之後是生于匠
石之門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於[illegible]見
知者于為人亦何足[illegible]今幸[illegible]天子旬歲羣公卿大
夫貢士若某等比歲得以罷歸是以[illegible]進其說以累
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施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
[illegible]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喜相也從而求之伯樂
有[illegible]增[illegible]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以終始言之耳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

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食不能飽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所能人用有所能人尚宜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至聾則耳能聽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於前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

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與陳生書

韓公本色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迺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眾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黜焉愈白

與孟東野書

兩情婁切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與李翱書

翱覆所論德不放例可家甚悅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僕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

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為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

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食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

與崔羣書

人殷自發與崔羣相知際故篇中情悃與諸篇不同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

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托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

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
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
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
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
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
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
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
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
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

韓文　八卷四　七

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
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
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
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
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
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
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解者乃
解解不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
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
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
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
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身畔耕之自下
樂之信而且悲奚者謂是人也猶有好惡焉北
之賢者況人之與人當並異其所好惡豈直今於
大而小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無
悶焉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
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

韓文　八卷四　八

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
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
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
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
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
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
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

與衛中行書

公之卓然自立處同有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

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恆君子得福為恆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

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與少室李拾遺書

愈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

彊梁之凶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迹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傾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征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古之人所與其類者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

與鄂州柳中丞書

氣味古雅入西漢不假雕飾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閤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

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者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況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夸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衆之後之心而未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論兵機宜更勝前篇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閤

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閤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如出一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

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小喪敗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
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
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
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

與李秘論小功不稅書

明辯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
玄注云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
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
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
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
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
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計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

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
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
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數則
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顔色蹙蹙類
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
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
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
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
及幸甚

與馮宿論文書

中有論文章之旨亦逃名旨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

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盤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翶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翶而亦

學於僕其文與翶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

答劉正夫書

韓文公教人作文大意要自樹立不尋常不取悅於今世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尋常等即公本來面目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

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尋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

愈白

答李翊書

要觀作家爲文必如此立根基今人乃欲切句字求之何哉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亦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唐荊川曰此文當看抑揚轉換處纍纍然如貫珠其此文之謂乎

篇中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即此中間又隔許多歲月階級其內昌黎特因文以見道者故獨影響其心中工夫實若所道故也

答殷侍御書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恧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踧踖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縻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

所注書惑眾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人

實齋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序升

答張翰[illegible]

僕所述昌黎書其學而昌發其播精氣不相

下目

愈恨者今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可[illegible]其[illegible]文令其音聲按其辭氣斷有斷交之志因緣[illegible]今述[illegible]可[illegible]稱吾子之人道和僕之所遇有[illegible]而迎[illegible]吾有意吾子之斷焉無[illegible]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illegible]也今乃人引所闕形然若洗新其體灑然若[illegible]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棋譜老不若著[illegible]多[illegible]徒相

爲告者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illegible]音長止於所[illegible]之於[illegible]之於[illegible]何擇焉[illegible]之[illegible]非[illegible]自首[illegible]既沒其徒稱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目[illegible]聖人之道而論之排翰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illegible]然後而化者亦有[illegible]而疑者又有倍[illegible]然不入者亦以言論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illegible]然有一[illegible]當與者曰傳來[illegible]又[illegible]力之未至也[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不

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蔫行五六十然後爲之
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
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
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
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
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啓狀

重答張籍書

韓公之不汲汲著書者固其力之未至抑其時之不暇耳而云云者乃從而爲之辭然其文特工甚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

者周天下猶且絀辱於陳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

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唐荊川曰本是一節文字而活動不羈

答劉秀才論史書

惜作史之所非也孔子紀善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何以至今皎然與天地并昌繁不及作從而爲之辭

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

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答崔立之書

公三試吏部不售斯立遺公書故答之云云蓋崔斯立爲公相知之深者故直露如此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

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音紀）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

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勍者再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

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足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

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答元侍御書

姚鉉敍觀

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悲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

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連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強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

答陳商書

韓吟言與僕兩篇同調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

答侯繼書

瀟宕自奇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玩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後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

謂我不復能自強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

答李秀才書

朋友李秀才與亡友元賓詩中得其人故遂知終托元賓以寫所歸之情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馮宿書

於韓聞過中排有自家一段直己所守的意在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

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傃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不以禮接之況時所尚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答竇秀才書

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

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稛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

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

沐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答胡生書

侍本謂愊而有深思處見邪說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在不利其來邪則可矣生又離鄉邑遠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未非求合之也何愈之於生恐不受矣賤有窮以不仁之爲於人用思不知者之害與從之謀禮謝也而凡作忘謀而吟別因事以陳辭者之作者亦如是爾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謂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微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

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待文之如如此此見所以既今而不為撰也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辭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夫子之誡故未敢決然決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翊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夫以平昌之賢

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以僕人事則有大于此人者存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聲況如是其何補也爾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時在河南縣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亦念曾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墻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疏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

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黮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上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類終軍白麟奇木對

伏聞今月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皎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啟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聞喻非博知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類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且奔亂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

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爲伏順閣下殺敵布守如人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鉞之刃其歲明歲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其[illegible]長尚以承名[illegible]小子[illegible]獲以文句微識棠念賜[illegible]于[illegible]敢[illegible]不汲之責而然[illegible]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illegible]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長嘆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

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illegible]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

修身立節有意不過知己者古已來不行爲報或以接駒而不相知或與世沉浮苟以度其進之罪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用爲侯生謀也愈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韓文公文抄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送楊支使序

楊憑爲御史中丞奏辟儀之爲觀察支使文有興致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於此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皆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

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動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修之
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收其支以附其
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
之善以勸其歸者乃吾之心也所以為邑長於斯而
頌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鄭尚書序

予獨拔昌黎序事絶人似史遷亦不學史遷
自勒一家矣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
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
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
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
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
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

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
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
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
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
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
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許郢州序

按唐書于公多刻退之文多託之以諷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

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

獨急如是而或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
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
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
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
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
規

唐荊川曰此文作二段後總較

贈崔復州序

此與送許郢州序同意而規諷于公處益含蓄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
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
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
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
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宜賦有常而民產
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
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
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
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
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
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幽州李端公序

命意高絕體高格事從天降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韡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

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以二疏美少尹而寓於虛景發弄故出役變化不可捉摸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

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唐荊川曰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illegible]比

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以交游離合之情為文又一種風調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

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從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為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

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

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以其暇[illegible]兵
農兼事務一有出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以與邊
軍皆不知耕稼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
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足交道費
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
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
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
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
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

三縣紀綱三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
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
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予
為序

贈張童子序

張本與昌黎同舉進士同者贈文詩呼之爲
童子其以應省童子科學者舉而還其序事
[illegible]傳詳而後有條貫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
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
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
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
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府

州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
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
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
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由是舉者或遠至十
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
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
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
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
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由是拜

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靜余亦
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
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
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
伯長群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
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
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
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
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
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
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唐荊川曰只是科舉常事而敘得何等頓挫

送牛堪序

以下[illegible]依昌黎爲文云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
出入他經者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
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
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
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
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
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
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
固我之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
堪之所有也由是而觀之若果之用心其至於大
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
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唐荊川曰此篇文字[illegible]其常

送竇從事序

奇峭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

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送石處士序

以議論行敘事當是序之變體然亦不甚

奇此文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

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

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以烏公得士爲大而溫生之賢自見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

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内外無治不可得也
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
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
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
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
意而序之

送陸歙州詩序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
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
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
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
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
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
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
咸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
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我衣之華
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斂此大惠兮施
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
疾其驅天子有詔

古人古直朴渾之文有如是者今人類不爲
也

送鄭十爲校理序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
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
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
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
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本書日益多官
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
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
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
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
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
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
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
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
進士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
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
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
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
五韻且屬愈爲序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送孟東野序

一鳴字成文乃獨倡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唯漢書敘箴列述錯信用數十字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

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

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

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唐荊川曰此篇文字錯綜立論乃若斧削雖力因不可到也

此篇將奇合入天成乃是筆力神巧與毛穎傳同而雄邁過之

送董邵南序

文僅百餘字而感慨古今若與燕趙豪傑之士相爲吐咤嗚咽其間一涕一笑其味不窮

昌黎序文當爲第一首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王秀才序

轉折如方蛇如與史總不過之然將由上發

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
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
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
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耶

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
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
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
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
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
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分之飲
酒

送王秀才序

通篇以孟子作主是退之立自巳門戶故其
文有雄視一世氣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
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
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莊周
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
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

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
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
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
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
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
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
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
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

知治而不出焉吁其可悲也哉

東坡只曰此是齊卞意之文而緊要全在好

舉孟子之所道者一句

送齊皞下第序

人在己私局之論而入齊生總發語只宜而

楊嶷如意志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疏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

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眾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眾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乎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難乎是以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

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貴臣皆其寮友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

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何堅序

文旨僅設於中州嚮之亦有一段奇折

何於韓同姓為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

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唐荊川曰此篇在短文中尚為奇作

送區冊序

[illegible]

昜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
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
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
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
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
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
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

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
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
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
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
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通篇全彔李愿之言只敘語此文別是
一格而其造語形容處則又從六代之變
矣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
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
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
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
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

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
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
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汚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儌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

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廖道士序

文體如貫珠又此一篇用山水以作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

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魯公詩叙有本論仏今教洞賞[illegible]之義公恥

送張道士序

賄意在詩序曰其欣平七文一首[illegible]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illegible]述老
子其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illegible]良方遣
賦之不如去者二[illegible]書不報人將[illegible]大夫
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詩曰大匠無棄材尋尺各
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山來面有熊
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捶為國笞
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憂死

韓文 卷七 十五

饑矣又不歸笑語不能作見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
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
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
及斯寧當不敢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
吾思昔在夢門下取迹環務今日有書至又言歸
何[illegible]不可遏嶺北家可構實無下
清[illegible]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
今[illegible]有利不利賢達矣為但當勵而撰當貫非

送陳秀才彤序

有稿精沉者人息以彤之為人不待考其文
而可見也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鬥靡也蓋學
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
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
見之楊湖南門下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
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
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

韓文 卷七 十六

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
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
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
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耶凡吾
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
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浮屠文暢師序

高在命意故迴出諸家而關鍵不失尺寸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

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

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唐荊川曰開闔轉頭如走盤之珠此又是開合韓文字通篇一串說下而前後照應在其中

送高閑上人序

其用意本莊子而其行文造語設質處亦大類莊子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風雅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群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樽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

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于樽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荊潭唱和詩序

[illegible]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眇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荊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

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誦而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

唐荊川曰此篇文與盛山[illegible]序只畧用數句議論引起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illegible]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溫司馬為

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文極頓挫後之法家多有痕迹惟公不然

紀事[illegible]如太史公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

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慚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

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

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問

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

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

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彌明）睆睆無刃跡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為孤髻撐（彌明）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池無計離瓶罌（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師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污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爾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服）旁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盼地敢有漏泄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彌明）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擎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彌明）

朱子謂此文韓子自見詩亦含譏訕輕侮之意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傳

新修滕王閣記

通篇不及滕王閣中情事而止以生平感慨作波瀾蛻而名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

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眾飲而以書

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

藍田縣丞廳壁記

慨當世之丞不得盡其職故借壁記以點綴之有詞氣多疏宕奇詭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唐荊川曰此但說斯立不得盡職更不說起記壁之意亦變體也

燕喜亭記

湖南山岳之勝是得記文正體而古句崢峭

為歐公文大略有得於此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
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卻
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
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
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

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
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
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
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
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
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
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illegible]

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
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
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
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
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
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
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
刻石以記

河南府同官記

煙波感慨其曲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栗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爾多寫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

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

開[illegible]有聲我公歷累官[illegible]開
[illegible]其宗守修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所開作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俊賚元其慶且多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

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二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畫記

妙處在物數歷歷而詳次其形態生意可以知其畫之絕世矣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

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嘘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屬瓶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

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摹得之游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

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

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乎其相當乎其相繼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名於石以記之而陷

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科斗書後記

典實

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合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乃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籠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嗷嘑劫衆阻兵懍懍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于昆侖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

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韓公本色如此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
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
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
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
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專心一力以供國家
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
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
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
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強卒武曹濮於
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
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
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
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
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
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

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
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
上之賜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
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
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
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
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埏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
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
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
不得分願孰為邦蟊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
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
既富以強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
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
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

既歌以舞其哉考老公在孫堂公卿名公賢贊
絺經誠律飛用不著人日不通容有賀茯有熊有魚
公在中洪右詩左書無求取達北邦是亦

太學生何蕃傳

愈傳在成不遇上相感慨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
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
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
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
天子京師諸生以為蕃名文說者不可選也公卿大
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
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

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
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
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
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
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
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
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之惠
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
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曰朱泚之

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惠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

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

王者爲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

韓文　八　卷八　二三　二四

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毛穎傳

設虛景象寫已極古今其述韻狀尤刻畫

馬子長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𧱏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

韓文　八　卷八　二五

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

陽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
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
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
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
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
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
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
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

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
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
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
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
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
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
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
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于
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
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
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
少恩哉

王遵巖曰通篇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者
贊論尤高古直逼馬遷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原論議

原道

闢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而流長最難鑿定處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引喚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

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

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
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
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
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

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
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於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
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
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
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
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
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
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
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
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
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
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

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
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
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
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
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
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
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
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

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
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
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
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退之一生闢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說得老
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
氏之學故佛骨表亦只以禍福上言說

原性

性之言孟氏沒而荀揚皆能言之韓愈原不
見得特拔三家之言而剖析之如此然於天
命之原三篇一一備矣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
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
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
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
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
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
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
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
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
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

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
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
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
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
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
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
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

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
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
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
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
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
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此篇八大比秦漢以來無此調昌黎公創之
然其感慨古今之間而摹寫人情曲盡骨髓
文之至者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
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
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
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

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
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
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
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
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
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

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
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
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
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
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
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
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
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
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

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
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
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
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
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
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
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
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
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

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人

呂黎不明性命之原故原人爲歎無見解如
緣而有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
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
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
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
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
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

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
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
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
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呂黎原鬼亦猶摩影響之言易曰精氣爲物
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
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
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
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
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
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

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
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
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
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
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
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
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
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
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

莫之爲禍福適丁氏之有是耕也作家集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傳公本欲知顏子之學特以其省試之文也

存之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眾矣三千之徒因材之目就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求於道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乃不貳過稱顏氏之子其何故歟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測規矩不踰之心無自入焉可得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

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與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回也[illegible]子[illegible]發乎言[illegible]學者背

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
之道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
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
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
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
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
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
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
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
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
是矣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
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
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
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
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
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
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
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
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
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
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
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

不言不去其罪則陽子於無辭矣

引此經方是爾方實忠裝

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

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

[illegible]

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

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
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
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
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
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
善人乎哉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此文非韓之佳者特以公所應試文且錄而
存之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
駿奔走以役於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
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今之議者謂齋郎之事宜
選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太學之子弟
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儀節小其使
之不可以不觀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

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
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
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資茂美曠日經久
以所進業於讀書講道於朋友為於州府而升
之司業祭酒之吏得與為學同學矣然則其為所習
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賢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
德然之人若也其不可移易者也者謂學生
之所以事於國者其所道不本其意而謂可以代
任其事而不思其亦不問其大人即之所事

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不可者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齋明之日然後使其宗祝蒞之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猶令學生兼其事而察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尚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得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官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爲之亦不得其理矣

改葬服議

昌黎文本紹衍處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忘親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

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在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其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

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言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愚竊以緦以三月服之常也有改葬之禮不必三月也何當云改葬而除當更服後則不必更服矣

禘祫議

韓公不生爲文何奇恠[illegible]也文

讀其篇知此說真能發[illegible]所[illegible]之

文當更洗刷歐與子文成等議相參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
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
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
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
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
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
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
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
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
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
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
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
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則獻懿二祖猶在
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
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
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
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
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
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
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
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

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
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
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
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
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
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
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
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
稱者蓋以紀一代之典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著臣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
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
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廟
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
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
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
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
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諱辯

[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此文不可少者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
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
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

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
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
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
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
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
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
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
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
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

周公作[illegible] 至此九字 [illegible]作八[illegible] [illegible]

帝名彼爲道不門又謂東輟之雖爲某字述謂名后
名辨爲野辨不問又[illegible]之台爲某字也令上
[illegible]及名不[illegible]宦官宮妾乃不改言
論及[illegible]以爲解也[illegible]宦官[illegible]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衡之以國家之[illegible]
爲[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凡事父[illegible]得如曾參[illegible]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務行
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illegible]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
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務勝

韓文　一八卷十　七

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
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此文反覆[illegible]驗令人[illegible]自顯抉前分律
經典[illegible]段後[illegible]前[illegible]只因一段中時有
迭[illegible]綴便是迷人

[illegible]

進學[illegible]
見[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其[illegible]在
[illegible]大才小用不[illegible]以然則無聊
之[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國子先生[illegible]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illegible]
勤[illegible]
[illegible]者
無不庸[illegible]
而不務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

韓文　一八卷一　三

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
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
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illegible]以繼
[illegible]謂勤[illegible]
[illegible]勞
[illegible]先生之於儒
[illegible]其書滿
家[illegible]春秋謹

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

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獲麟解

文凡四轉而結出正意妙在於此知機鋒愈變化而愈奇竭盡此奇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

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唐荊川曰以祥不祥一字作眼目

擇言解

其思深其調逸

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水發於深而爲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言起於發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

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爲慎而甚於水火

師說

呂縉齋將扶師道以號召後來故為此以倡

大小六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

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
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
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
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
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
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
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
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
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
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
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
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
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
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
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
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
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
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
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
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
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

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
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
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
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
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
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
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子產之識遠故不毀鄉校退之之思深故識

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眾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

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伯夷頌

昔人稱太史公作傳是一篇客序文各有其人

今以此文頌伯夷亦獨然不如史與本傳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

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

然徼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荊川曰昌黎此文分明自孟子中脫出來人都不覺

張中丞傳後敘

通篇句字氣皆太史公髓非昌黎本色今書者家亦有動人而得其竅者此正見其無不可處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

見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

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

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

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

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遠怒須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讀荀子

昌黎病荀不醇而未引孔子一轉那安頓自家方好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混儒墨而與辨此昌黎沮其文辭而忘其本也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
為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
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
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
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
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
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
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

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
不變子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
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
朝韲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
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
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
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
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
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
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
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
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
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群言執
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
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
居眾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
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饑我寒
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

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
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
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
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
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
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
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
船延之上座

釋言

篇中憂讒始則述傳貞者之言後則托己之自爲解三則不能無憂懼又自爲解五則又入李翰林之說相來設自爲解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

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材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又惡敖爲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

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

韓子語而什之從容而閒暇矣與對客乘

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
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所爲不戒禍
其至哉今又自辭之曰未有虎聽者術也曾參殺人
以愛惑聰也[illegible]作之但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
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
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
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
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
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

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
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若及
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敵宰相又敵翰林其將何求
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illegible]

以事之八[illegible]大體
司徒[illegible]家[illegible]一死皆有二子
飲於[illegible]其一方乳其子皆謂之
起而[illegible]之是而若投之而其[illegible]于其妻又往如
之及而乳之名其子然[illegible]之人者也[illegible]
也[illegible]於[illegible]者也其[illegible]於[illegible]牧
人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家道
乃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

有庭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鼓[illegible]其亦可
[illegible]因信及豚魚[illegible]大愈將[illegible]於非[illegible]
[illegible]之德者[illegible]人
[illegible]於功
[illegible]如是[illegible]
[illegible]亂
[illegible]

守戒

通篇極論正意只收一句作結是一體卻自過秦論來其文平前通亂及近蘇氏亦井公

本色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蔽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緜地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同朝夕眾謀引頸翹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猛獸之不斷蝮蛇之不支今人能之於豹非不難然人矣然而卒為之禽者須乎之持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通解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時爲之[illegible][illegible]而譁長過者
者多矣或有所謂沮洳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相與事大是
[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已
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可知而行
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趨從然不知其讓
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也挽
履其九州爲獨而辭堯由是後之人[illegible]然而言曰難
天下猶有萬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故讓之教行於

天下許由爲之師也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猶
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視其
父有難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故
後之臣凍然而言曰[illegible]爲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
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爲之師也自湯
之前千萬年[illegible][illegible]然不知義之可以易其生也故伯
夷哀天下之偷且以[illegible]歸服食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死故
後之人謙然而言曰[illegible]餓死猶有義而不屈者況其
小者乎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

人俱以一身立教而行於百千萬年[illegible]其身以而
其教行於天地功亦厚矣然今之師[illegible]獨行其道
違其先之[illegible]必[illegible]行[illegible]而[illegible]道安用[illegible]爲身之日必
因其道[illegible]否[illegible]安用死爲用之日必[illegible][illegible]死而同塵
安用饑爲若然者天下之人從從然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而
後[illegible]深[illegible]而偷其何[illegible]而不爲[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於今
必謂偷而不通者矣其[illegible]不謂之人[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嗚呼
今之人其暴通[illegible]之爲[illegible]也且古[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者蓋百
行衆[illegible]偏於身而行之者也今[illegible]人之[illegible][illegible]通者蓋百

行衆[illegible]閒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illegible]通者通於
[illegible][illegible]今之[illegible]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
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死而挺質隨珠者乎且今令父[illegible]教其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如[illegible]之[illegible]賢[illegible]中人亦希其能矣
[illegible]不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不可[illegible]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
人行[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而從[illegible]于聖者亦見其[illegible]矣大古
人之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耻
乎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聖人彼其欺心邪

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恥
之將淼為過解

行難

假行難以鳴已志文極有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人之能孰能之曰惟先
生參何如曰先生之賢聞人｜是是焉不求貢已中
自越州徵升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門外而
拒之滿街愈嘗往間客有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
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任
與某也非罪歟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
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先生曰否

吾忠其初不然任與誅也何先愈曰苟如是先生之
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趙文子
取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大恐求其初先生曰不然
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人賢歟抑賢
於人之賢歟齊也管也日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
天下無其人邪先生之選人也已謂先生曰然愈曰
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倘有焉不幸
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於有不見亦子之
不得孔於其身也先生曰然[illegible]先生

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愈因由先生而至者凡幾位由一方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將用也必疑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卷之十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碑

處州孔子廟碑

序孔子祀典之齊崇處人得孔子廟碑漢以來當屬昌黎第一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

羊喬左丘明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
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
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
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
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鄒侯尚文其於古記
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鄒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
亦窘寒偪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

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
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
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南海神廟碑

以祀事作祭萃寫册柔煒然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
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
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

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
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
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
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
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
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宗正

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愼所職治人以
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
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有司
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
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
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

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
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
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
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
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
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
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
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
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

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
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
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
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
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
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
愼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
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
無失時刑德竝流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

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
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
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愼厥使
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
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

黃陵廟碑

此文用爾雅說文體別是一調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

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女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

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衢州徐偃王廟碑

以客形主而立論前腐遂詭怪偉當是昌黎大文字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迹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

迄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于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

曰故制粗朴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圖像之威黯黮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秃缺祠用日慢祝嘏弗下州之群吏不獲蔭庥余惟遺紹尸其土不能以有爲是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鄉咸集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忘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繇秦鬼久饑徐有廟今嗟假王

[illegible]之功以陷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拍命其實爰姓
后妲冒居甫不償以詐其利害說與王皆始廢之墟
太才之殷商悲王恩之所以祀王之間孫世世多有
雖蹈茲邪廟土實當殷嗚之後逢夫廓之王發萬年
如始稱爲王孫多孝於本王廟逢夫之來先供[illegible]致
書恵廟民不示友成私是逢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
姑復之蛾廟事羽修仁孝恢榮官寵其人以及後生
嗟嗟緋于雖古誰亢王死了仁彼以恭共文追作誄
刻不莪莪

按徙王事不見傳記昌黎特採世所傳小說撰次本末而其議論歸本處當以徐之公族子弟祠徙王於其土爲是

曹成王碑

文有指趣作介字作剖不免昌黎本色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illegible]以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因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illegible]下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不母太妃[illegible]以[illegible]行[illegible]走蜀從大子天子念之
自郎官使者外命[illegible]貴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吊客不能聞從悲痛刮磨
豪習委巳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

侍太妃從入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刈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吊王及
州不解人下令招徠[illegible]悉粟[illegible]與民活數十萬
人奏儲什九少府與中[illegible]陝[illegible]從[illegible]州[illegible]部
[illegible]無事[illegible]治成[illegible]生[illegible]
[illegible]
史[illegible]
訴不[illegible]

成王是年男
王復榮遷大
其事而書本
末

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
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
戍眾萬人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
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
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
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
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
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會梁崇義
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

韓文　一八（卷十一）　十二

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
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冠兵人選江州群能著職王親
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
與賊遌嘬鋸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鏟廣
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
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
𨆪隨光化捁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
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
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

數叢著
中餘

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真食三
百戶之有兵入于西從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
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
咋不能入于其將今十萬盡輸其南州　王始政於
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
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彝將牛將鍔將
潛昌裔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

韓文　一八（卷十一）　十三

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
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
實取蘄安黃寄惠未卒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
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于今二十五年吾
見蔡在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
而銘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
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

式爲蠻功蘇佑弱強暴其姦猾以報于宗以昭于王
王亦有于處王之所唯賓之秕瓢瓠陛陛實取實欲
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昌黎錄自喜陳言之去故曾成王經學亦屬
公得意之文而恩見則以務去陳言郎行穿
鑿不到亦昌黎病處特其識正而辭確故學
者不能訾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條次戰功極整然不及太史公遒逸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
倉烈考文海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
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
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始二十進言于
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
父爲之請于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
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
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
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
于滑州九年復劉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
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
汴州十二年與諸將謀以攻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
授御史大夫賞得在人口詔錄有加十四年年六
十月某日終于家詔贈命右金吾大將軍凡十
一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
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

王食虞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凡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鼓銳咸發乘機應會挺出群特不畏義死不榮苟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從朔田公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㞐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貞顧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鄉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佑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

公而雍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于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激言誓從姓于某雖茲愛始遂顯其事四十餘年戎卿戎事攻守保庭內佐已齊既明且懷終乞與樂魯殷之門祭酒在行人盈者子思顯勲績銘在於此式垂後嗣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
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衮四代而至冀公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開元受賜更名書于太史治行第一州終功南邦享有不社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剖餘雩都作縣安遠以利人鑿敗灘石以平贛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

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于溫築吳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出南宿州刺史改虔廬州又築其城人不苦役召入為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明年以檢校官歙州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明年出倉米下其估以療飢人蜀麗誅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嗣置鄉兵為二千李錡人行將期以卒救胡常坐牢江東忠于以無助敗作□□管軍于左右徽承制宣之討六論響

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餘得不者五十萬除
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爲州逢水旱歲出與人
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故在所人不病饑而官府
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
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卒葬于東都正平
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
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
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
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洎溫
馭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下完上實
師于其鄉譽處逾屆營居營由節屋修施褒功刻表
不相之勁受代而家致疏及還病不能廷食祿卒齒
凡公大家紹載其傳既顯既衍承于終吉伊我賁陽
表仙入八延胄後承艾千幸守有葬于原樹樹在經
人告無止博士是銘

平淮西碑
通篇次第戰功皆倣史法而其辭奇特自出
機杼其最好處在得臣下與天子之體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並

爲一談牢不可破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
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
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彊
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
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
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明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彊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并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碑銘

烏氏廟碑銘

序烏氏世系及戰功處錯綜而也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

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請朝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月甲子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丑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其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長後入其子曰令少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崇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烏氏自爵秦大人以來許以材力勳及武衛以來皆以武功為名將家世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屢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

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兼中丞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官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六十二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右武左領二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攄其勞乃八子[illegible]有嫡嫭

[illegible][illegible]營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有雖在孫
爲[illegible]穀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忝乃惟有人
念其不虛爲觀爲搢大夫承之庇不棄義四方其平
士有息息來觀來齋以飭黍稷

袁氏先廟碑

序袁氏世系千餘年者一線中多荊棘句字
不可詳系之以韵叙述粗略

袁公滋[illegible]成都尹[illegible]二月自荊南以旂節制京師留
六月得子子有命得宗紀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
退言曰嗚呼並其紀其傳德遂訓集余乃今有齊今
祭既不爲余在昔[illegible]使[illegible]歌詩[illegible]容其美以飭
雖家於長久[illegible]蠲潔乎家者有在如其若先人名跡
因爲詩繫之碑下於義亦可顯然余不敢必屬篤古

而進於兩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
袁氏之所以出與其世系[illegible]者起周歷漢魏晉拒拔
[illegible]人[illegible]以來高曾祖考所以[illegible]躬[illegible]後委祉
[illegible]之[illegible]清[illegible]想名在家有前而綴以詩其
詩曰[illegible]有爲大夫食田之地袁鄉
[illegible]其子孫[illegible]有別爲袁氏[illegible]傳常歷
[illegible]中[illegible]加尤顯袁氏[illegible]陽
[illegible]號陳郡袁氏[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司徒安恢[illegible]於[illegible]袁[illegible]之世

人終洪[illegible]官分作司並始居舟上爲州[illegible]鴻
虞爲隱[illegible]周梁州刺史贈縣男以清河[illegible]代生
隋左衛大將軍[illegible]渦大官居考陰武德七年以大塗
爰始[illegible]州左[illegible]南[illegible]刺史諱上度南州屯當陽
令諱价於公爲[illegible]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
知玄司馬年[illegible]尚書成學令諱將是爲皇考袁
氏舊族而當陽[illegible]爲備倚丑縣令石州用春秋
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illegible]成學備學而[illegible]以[illegible]文武
隨用謀行將從出入有[illegible]不躋于朝比三世[illegible]達而

韓文　〔八卷十二〕　五

室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稚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
世存不大夫食毀祭在子孫雖將詞能被備物世彌
遠將[illegible]不及存演德行業治因功既在以待上可
無能人無報不[illegible]與[illegible]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
外以[illegible]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
議大夫尚書右丞[illegible]州刺史命在大將軍由畢而鎮
陝[illegible]遂爲常相以贊歸京仍持節將爲[illegible]
除[illegible]
[illegible]尚大孝詩曰袁自陳分[illegible]

涓漢尊于發論司徒仁德悲不能人收功既後左公
承尚管氏于南來虐牟下鳴[illegible]孝伏用道撫於南州
勤治淑最不衰當陽能經世義之畏石州然然學專
春秋[illegible]成學不名一休遺歸進成與時泛浮是生
孝子大了之享由把將符牟州承楷數以立廟廟以
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室相聯松檀其筵肆肆維袁
之廟孝孫之[illegible]勞仰宜以誠以[illegible]以下其[illegible]是[illegible]
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階堂進室親登遂銅[illegible]騰
服[illegible]其將去涓降登受服于慶備成維曾維祖維考

韓文　〔八卷十二〕　六

之遠[illegible]闢孝[illegible]以設以[illegible]孔求有令非本[illegible]思刻詩
射宗[illegible]以告之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按田弘正本傳世多悍順人節昌黎公特穩

括其以六州還朝廷一事而頌美之詞特詳

銘中甚得體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騋閟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陵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乂我國家嘉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廟者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何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其平[illegible]、故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

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肯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以[illegible]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務外受制狎于人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議復元和大聖裁營風狎日舒哉順指令業棄魏土覺見蹙兵吏戎愁[illegible]莫依屬願人曰田侯

其德可倚叶謀弃熾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方文戈投度程提圖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錫[illegible]予明我六州俗[illegible]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illegible]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長魏師田侯稽首上思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考之後帝曰命哉維汝忠孝之思[illegible]父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疑德[illegible]賢家國是榮田侯作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考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田侯兩[illegible]文武[illegible]其如[illegible][illegible]作承[illegible]答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illegible]用爲思

柳州羅池廟碑

予覽昌黎碑柳州不書柳州德政之可載載

其死而為神一節似鄒而少非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
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
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
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
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
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

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
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
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
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
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
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
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
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
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

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于羅池其
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
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
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
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
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而有文章嘗位于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
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

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
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
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
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兮欽于世世

唐故相權公墓碑

直敘中多何字耳寒處銳下語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
自殷帝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
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為秦之王
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人臣之言後六世至平
涼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
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
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

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其官累以官徵不
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
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
公公生　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
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
貞元初學孝發解額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
史徵拜待一朝一上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
[illegible]爭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
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

中書舍人[illegible]公者其
[illegible]大官勢人
交[illegible]絕在得人不
以[illegible]史[illegible]為兵部遷
太常卿天下僉推為賢人長德[illegible]以為宰相宜
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
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發教化
多所助與細巨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
因善與賢不矜己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

帥有相猜不能自謙者公常與疏隙不以露布復拜
太常卿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illegible]編舉可長
用其在山南河南將擇得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
疾求還[illegible]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泉年天
子[illegible]之不御朝[illegible]故藩鎮官居所處上下弔
哭[illegible]人既葬[illegible]其年某月日葬洪[illegible]中山[illegible]貞孝
[illegible]公[illegible]月除[illegible]公室人皆喜
[illegible]數[illegible]自見
[illegible]都為上

明編八作栝
舊作拾

言曰頓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究詰上曰然公爲丹
行諭之頓以不發死前後若弟進士及庭所策試士
踊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
府凡自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公既以能爲文辭有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
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以貲不能餘公娶清河崔
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
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蘇劉之間甘泉始侯
以及安丘孤祠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厥爲不至
爵位首多不論以配壽考首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
以患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
流逮公官出入朝廷無營無細衆世莫班人所彈爲
公則爲之其所覽號公絕不寬孰克知之德將在斯
刻詩泉碑以永厥垂
唐指八十叙多用虚說

滎陽鄭公神道碑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有滎陽索上元
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
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谿者仕爲容華國爲
其太子少傅其孫餘當拔魏爲滎陽太守後簡者
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人康有爲利之景谷令者
曰嘉延於公爲曾祖是生擬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
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公諱儋少依母
家隴西李氏皋止與凡見其舅吏部侍郎季鄉謂其
必能再有鄭氏者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
進爲太原參軍事試自占求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
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爲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
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參軍京涼地入西
戎自京不能城二世皆未葬榮陽葬公解官舉五喪
歷泉并宗東徐城泉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心求不
置及吉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評太常博士遷
起居舍人史部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
節度判官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嬉

間李用有說貞元十六年將說死附詔授司馬節度河東軍除其官為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之為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隣之交賂者婉嬉之大燕接講民事施罷不必日用能以十月成政賦征就寬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為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以其年十月辛卯葬滎上獲比先塋問交道比葬

平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民吏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不居荒闕撫几終日不知有人罵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學後子大門投引告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揆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為後子獨有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二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遵命二夫人各以為祭不合系

曰

士常患不能推功循人常患位勢以奪所欲

得若與公者若一再以得其位而皆不得施吏有焉

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為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為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邢縣門號所居鄉為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第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藹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

為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閤德宗顧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再轉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眾畏竊承公嫉其為人不直之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事為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文[illegible]

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為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賦使出還人填道迎頌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堤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為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舊游無在者視

同列皆後進少年公悲而謂人曰吾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有以用吾吾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守郡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illegible]無已掌吏壞產猶不[illegible]且減[illegible]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illegible]公守三年法大成役餘於府粟餘[illegible]人[illegible]於道途天子[illegible]且[illegible]以[illegible]吏部[illegible]以待之長慶三年[illegible]

卒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
日歸葬於某處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
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
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
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于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
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爲華英不矜不露既播其馨
既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章而擢列侍從
以忠遠名有直有諷所過堅懸匡邪不用秀出班行

乃動帝日帝省竭心慮爵日滋翔于西署翥于禁密
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雕以直友寬嚴[illegible]塗痕
竟遣斥奔久淹于外居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
萎枯以蘇[illegible]以潤因之啟之必究其源浚之塗之
使安其流帝思其文復命掌詔公當謂人此職宜少
[illegible]無潤飾當以自效十稍其實俾牧于洪適之攸除
[illegible]說革風俗[illegible]于日擇負于躬方于兩部禁絕浮靡
風雨順易稅稍發濟人得其所乃悟乃[illegible]化成有代
思以息勞慮佐而疾奄忽消淪維德維積[illegible]

[illegible]劉[illegible]公神道碑銘
此爲大名類傳而中多脫誤何
韓娵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
爲陳之太康太康之劉其行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
諱弘公之父曰[illegible]爲人魁偉沈寒以武勇任俠
之間[illegible]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鄉人長者官至
游擊將軍贈太師[illegible]公之爲齊國太
夫人大人之兄[illegible]可往久任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
宣武軍節度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十萬人公少

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謀[illegible]自將不疑爲子
弟華府遊居事出人敢[illegible]軍中皆目之曾一抵京師
既明經試遊目此不足發名[illegible]復[illegible]從舅氏學將
兵數百人悉識其情狀伏勇謀[illegible]必[illegible]其事可徒歎
奇之[illegible]將心[illegible]者將皆在後不及可徒卒去爲
宋南城將此六七歲汴軍中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
逸準死軍中皆曰此軍可往[illegible]公將其衆內爲士
卒所[illegible]不見在人莫如劉[illegible]功最大
而[illegible]又使[illegible]之而請命於人了人了以爲然遂

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准為宣武軍節度使
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人悅從之居其明陳
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准啗
之以陳歸許使數輩在館公悉捉出斬之選卒三千
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
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
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
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
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

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
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
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
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
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
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入界覺皆留輸之
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饋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
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
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

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
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
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
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
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
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
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
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
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獻馬三千匹絹五十

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錢
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
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
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
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
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
位以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
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
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

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
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
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
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
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
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
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
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
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

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
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
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
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
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
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
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
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將得其人衆乃一[illegible]其人爲誰

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
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
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
察其嚬呻與其睨眙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
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救濡常山幽都孰陪訖扶
天施不留其討不遂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
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
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
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箸

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
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遹翁述書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大人大木趙氏曠爲其子逞迺延遇述遷造皆以公將屬其術于賢稱頌以公之族出行治履官者年爲世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從爲麟臺正字父

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澤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操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illegible]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勵不干人以私聯登及第爲留守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從節度使爲度支使爲公爲監察御史王俛給渭橋以來軍既了本職不以一錢假人賦斗有司考殿學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愼勤復爲失遷河南令尋號公賢號以節鎮鄭滑以公佐戎校[illegible]授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謇諤不阿勢[illegible]

在歲下七年首置田宅務稱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令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如法以利人吏聚觀歎息遷鄭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不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府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

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公娶以進士孤身旅長安教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友婚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銘曰

賜揚胡公皮采以方於樊别科勿發如學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如從終不降色辭問官有事隨有可載發跡德庫進退用介人居陵下爲吏爲職功舒之政于茲有恆守[illegible]爲當名升[illegible]躋于[illegible]下配其自君子聽之少府有卿爲三品之[illegible]支平石

以顯公行雖公後人無忝嗣慶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劉昌裔爲人多謀實者宜有公之文亦詳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官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爲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中舊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欲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剽掠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沉浮河北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悟歸曲環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天之會下環州收下蔡私嘗陂危還學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開謀偵師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監察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

用副使吳少誠與環慶[illegible]兵同城曹後上官悅谷公
以城守所以能[illegible]怯[illegible]令義人不得其便
吾留拜[illegible]刺史[illegible]令義收引軍之東州求入保公
自城上[illegible]令[illegible]公受命[illegible]蔡[illegible]公無恐
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illegible]全
義篇喜迎拜欺恩殊不敢以不見命[illegible]公改授陳許
軍司馬[illegible]拜余宗少府人夫檢校工部尚書
代說為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
人實為剝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

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蔡者兩界耕
桑交跡吏不[illegible]問[illegible]公就拜尚書右僕
射[illegible]視政不[illegible]八年五月涌水出[illegible]界
[illegible]守[illegible]設[illegible]流殺居人[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使者[illegible]西大熱旦暮[illegible]不息
[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大
[illegible]使者[illegible]大子
[illegible]為[illegible]紀[illegible]知軍
年十一月某甲子葬[illegible]日不祀劍

贈潞州大都督命郎以其家[illegible]某甲子葬河
南某縣[illegible]公[illegible]好[illegible]不人為居宅[illegible]
中獨[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夫人[illegible]氏[illegible]光祿
主簿[illegible]公[illegible]夫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一朴直
忠厚便弓馬[illegible]景長有舉
進士[illegible]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illegible]公雜德不爽我銘不亡
後人之慶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illegible]人[illegible]

公諱惟簡字某恆州節度使寶臣之子寶臣初姓張氏[illegible]起[illegible]人焉五千[illegible]以[illegible]騎[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賜姓李[illegible]名寶臣有其罪[illegible]之[illegible]由是[illegible]李氏[illegible]兄弟[illegible]嗣公[illegible]其家[illegible]歸京師及兄死[illegible]德宗如奉天[illegible]由公即[illegible]歸與[illegible]大人鄭氏[illegible]從隨至所幸道與賊遇七鬬乃至有功遷

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然失道職焦中人[illegible]得見德宗于[illegible]有[illegible]可[illegible]邪門卧以[illegible]從循及[illegible]還[illegible]功封武安郡王[illegible]元從功臣隨其[illegible]以神威將軍居北軍[illegible]久乃加御史大夫[illegible]神威大將軍[illegible]二曾尚書[illegible]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有長上萬[illegible]地[illegible]公為金吾[illegible]久[illegible]將軍為人[illegible]鳳翔隴[illegible]未見公發[illegible]在[illegible]四[illegible]以地還與平

人[illegible]無不[illegible]於是[illegible]以公[illegible]可任用治人將兵[illegible]所不[illegible]元和六年[illegible]以公為[illegible]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illegible]州地與[illegible]朝夕相伺[illegible]入攻[illegible]人吏不得息公以為國家於[illegible]當用[illegible]將[illegible]許[illegible]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恐禁不得妄入其地[illegible]耕牛鑄[illegible]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與[illegible]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illegible]循[illegible]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

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illegible]節度使尚書劍俱來朝[illegible]為之燕[illegible]公卿侍臣咸與既事勅還公因道[illegible]四十餘年今年老斥外任不勝[illegible]得死[illegible]加慰遣[illegible]還鎮告疾其夏五月[illegible]五[illegible]上[illegible]罷朝[illegible]中臨弔[illegible]尚書[illegible]以其年十一月某甲[illegible]年[illegible]原大人[illegible]陽[illegible]之[illegible]大理[illegible]可觀之[illegible]公有四子長曰元[illegible]次曰元質[illegible]皆[illegible]

敍如舊九命元本皆作氏中并衍且闕于元命與其
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功於天子也愈
曰太傅功在史氏記伐別以孤命因爵京師承能以
忠為節自擇取爵位由名績使天下咸曰視父母與
參為既忠文考法宜銘銘曰
太傅之尊自其躬與僕射崇爵親與之列遘閔之難
以勤自發位其勤艱以復考烈考由忠並爵名隨之
[illegible]此矢石銘昭之篇

以上[illegible]

太原王公墓誌銘

明沈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
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
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
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於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
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
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
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

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
不相聞問為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
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
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
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
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
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
廷選人代公將徵以為右[illegible]尚書代
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

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遣使弔祭以明年二
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治道是朝
天下嘗守州日第幾人月日某孫也皆公力與多賦
吏庶諭來廷飭謫戒十人人推之爲考功吏部郎進
下莫敢有欺犯之者其人同與同列太守比殿最
拾救遺闕而悉有告論盡力自效人之所不以擅臣
愆怨又嫉讒而出元和初發湖大旱人飢死尸日亡
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救効奉吏奏其職罪州
部流者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

問人利害廢置所宜悶悶草奏又其爲科條與人吏
約持滿一日張下民無不拜叫喜悅或初若小煩甸
[illegible]而公使公爲文章無所徐氣其所樹立始不
為[illegible]宗氏部員外郎輙諸京擢升爲太守
考[illegible]州防禦使御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
公之娶[illegible]李氏與諸高佐大夫[illegible]女有子
男七人[illegible]
其餘[illegible]長女壻[illegible]
[illegible]部員外郎銘曰

氣毅而堅又剛以嚴守人之當之人[illegible]也不除以止
乃吏之亡孰其友處順不婦女何待之光墓之有石
我銘其迹萬世之藏

唐故[illegible]銘

[illegible]

公諱[illegible]

絕輸[illegible]

聞以多[illegible]文

武大[illegible]公以[illegible]與二

十[illegible]部位

遷[illegible]尚書司門[illegible]州

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illegible]中

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以[illegible]以功

加御史大夫十三年[illegible]部位以

先朝[illegible]人卿[illegible]之[illegible]

以故起[illegible]爲刺史不[illegible]九月

[illegible]降

而[illegible]某

[illegible]公[illegible]女

[illegible]父上[illegible]

逢[illegible]令[illegible]氏[illegible]

夫人父[illegible]京兆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illegible]

[illegible]

崔氏夫人[illegible]

以中科取名[illegible]下以[illegible]

曰

太支[illegible]今其[illegible]有[illegible]當公弟兄未[illegible]

[illegible]不復[illegible]以[illegible]歸海[illegible]

載其始終以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

墓誌銘

整渙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諡曰恭惠公第二子于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以其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日是以見其人炎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為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

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剔荒纇納之太和而已其裵儀細碎無所遺漏繁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為每稱舉以戒其子揚歷中外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諸門諸公辟所使為太師夢如以秘書郎從事京兆府公皆自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人人傳其已見處中參謀□部參軍與□府政以氣自持處□員外郎遷金部郎中萬年令兵部郎中□度支□□御史中丞傳稱相使兵能遷商州刺史稱□史有忠事相

奉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史辨一皆引伏受罪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五月太子有故令子歸葬其子居中始太夫葬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前公死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子患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并同官令歸公殁比葬三年哭泣

如始喪者太原崔其行白為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弟溯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為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蘇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為而以然其誰使然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典貫

公諱戎字元夫其七代祖安都為宋安西將軍贈常侍居河東公之四世祖曰汾陰公諱德儒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襄城有子二人皆貴其後皆蕃以大當世季尤盛官至郊州刺史郊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為河南令以卒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樊氏兩家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跡其達者四人公於倫次為中

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為貴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因州客予多從官元夫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illegible]歸十餘[illegible]辭[illegible]為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illegible]以[illegible]代[illegible]人[illegible]西公因留佐映[illegible]李湖南使李[illegible]建[illegible]觀察使[illegible]公佐[illegible]以公與[illegible]有[illegible]里遷[illegible]中侍御史[illegible]州[illegible]文書所條[illegible]有不[illegible]者公[illegible]其[illegible]公已[illegible]之未發也過[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中貴人[illegible]州別駕[illegible]意欲除[illegible]附[illegible]為事使公按其罪公[illegible]日公乃以[illegible]行[illegible]不[illegible]為[illegible]不許[illegible]遂大怒[illegible]公[illegible]獄[illegible]近[illegible]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illegible]死後使[illegible]公[illegible]副[illegible]使事於浙東府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為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illegible]富部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

[illegible]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奏至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以其年十[illegible]庚申葬[illegible]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illegible]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illegible]人[illegible]歲矣女[illegible]人[illegible]嫁[illegible]與公[illegible]第[illegible]公令河南公之[illegible]也故公[illegible]尚書刑部侍郎放

爲余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偭俛以隨亦貴於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不能百年苟足謝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孫成之公食廟祀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韓[illegible]

公諱[illegible]氏六世祖[illegible]以公開號於[illegible]公之子孫[illegible]大官[illegible]公之文政[illegible]生器承[illegible]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illegible]魯公[illegible]太師愛之舉明[illegible]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illegible]科[illegible]咸陽尉佐邠寧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後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與少[illegible]拜河陽行軍司

馬未行以議殺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公曰[illegible]人[illegible]史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illegible]以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所以上以[illegible]資命有司[illegible]容州刺[illegible]始城容州[illegible]置屯田二十[illegible]仁大[illegible]太中大夫[illegible]南少尹行未至[illegible]行[illegible]王[illegible]用諫議

公之政[illegible]
所如九何
信可[illegible]

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illegible]有[illegible]名遂遷
臣劉闢反以劉梓州謂以公為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
公行至漢中上疏曰梓州在闢腹中守方盡力不可易
將徵還入議蜀事卒以大梓州因以梓帥屬高崇文
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
害地不足以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上以為
忠歲餘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
河東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illegible]州無

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為瓦屋取材於山召陶
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利凡
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
未復者官與為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
勸之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
憂暑[illegible]乘其高為[illegible]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
入[illegible]人就場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
[illegible]大[illegible]南北大兩[illegible]東西七里人去[illegible]防[illegible]益蘇復
作[illegible]以不逃六

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為斗門以走潦水
在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其
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為
民去害興利若此類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illegible]其
大如是其細可略也亦有違令者公不果於誅
杖而遣之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
於治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
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
凡令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笞令百流嶺南

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
[illegible]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為觀察使薨吏卒前
[illegible]七用御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甲一不易娶
[illegible]某官某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
[illegible]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
令[illegible]中侍御史[illegible]之女皆先公終有[illegible]人
凡[illegible]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illegible]前從[illegible]
縣少陵原[illegible]將葬其從事東平[illegible]宗[illegible]曰
我公宜得銘而不幸者[illegible]來謁

銘門

武陽受業始於太學以省讓見自待不從物于榮利

取益以畢可謂有激矣其無施操懷為人所將為會

及及江西功德其完名節之下獨處為湖南而後明

仇君與歎碑于墓前刻昭文改內銘墓中以藏公墓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卷之十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誌中無他述獨指採藥煮黃金一事文旨自瀟容雋永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為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貰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燖為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阨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刺邊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大府稱其治將奏功

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子尚可成而濟其利
君雖益厭然不能去一歲而南海卒□□乎五
十□□月日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葬河南□□某
縣某村從先塋於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中以名入而
其介君求銘銘曰
吁惟君篤所好要無有弊精神以齊餘賢於人處外
累自貴珍訴來世遂泉文。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誌多闕字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
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
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
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
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
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
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

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
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
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
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
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
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
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
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
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

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蚶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

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一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違法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

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敕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

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右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戡公於次爲第

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

銘曰

孔直凡八告兄其孫行而長身窮笑與古其尚類也
莫與之修德則多有福考于文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簡而法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
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
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為曾祖易州
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
考諱平為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
復為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
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
年行益修學益進交游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
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事李建拜御史崔
周楨為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
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間以幣先走廬下
故為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
獨於天下為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
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
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
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

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門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傳才逸典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
襄城公者子孫因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
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
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
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
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
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

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
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
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
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
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
葬于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
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
厚疏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
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

日夜不懈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
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窮無所容至流涕相看
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爭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
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戚者豈列禦
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
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歿而親故無所怨
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
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儹後娶
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

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蔵厥路郎官郡守愈著
自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篇中敘序世系及歷官爵卒年月日與葬處
篇末次行事旨虛景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
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虯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
議大夫引正大體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
工部尚書公舉進士再同官副使南陽公闢府徐
州召公主書記遷令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
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兩至官若干日

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六夫人博陵
崔氏少府監頲之女男一人瑗皆既冠其季始六
歲日克卦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月葬東
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爲詩代
宗以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辭曰願使
卒學及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
果孝其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其在徐
州府事物亦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
待諸弟友以善教館嫂姊甥孤甥能爲所有

一宮而無宅于都無田于野無遺貲以為葬斯其可
銘也已銘曰
表為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為大家惟公之系
德隆位細日子日孫厥聲世維昔陽之邑愉愉其貞
無外無私幼卑名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
有後其又信然耶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有生色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
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
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
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
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
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
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
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

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
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
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
館即與眾出君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
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
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鴉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
眾畏其口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
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

[illegible]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
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者
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間道所在給
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
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
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
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
入餘饍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
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

[illegible]邑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
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
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群女效其所為男若
干人曰某女子某銘曰
嗚呼徽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噎以為生子獨
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
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
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illegible]以李棲筠辟從事為案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
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
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夔皐者
侔故云爾或曰夔當為相世謂相夔因人者雖處而
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棲筠
由工部侍郎為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
多避處江淮間嘗為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

千百數大夫莫之致獨嚴衣朝服從稱吏入下里舍
請[illegible]與其眾講說周公
孔子以[illegible]未有捨所為為人意
既起從大夫[illegible]大夫之取人也不
常必得人[illegible]君之從大夫也非其常守必得
其從其後以太常寺主簿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
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illegible]夫人李姓隴西人
君在虢君子無遺德[illegible]子女得所適其後君二
十年年六十六[illegible]其子歸命其孫立[illegible]

利德烈所不聞然其許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于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著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變卑者併且可以為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衆其道不衆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審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

義乎銘如是可以示于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

君祖子輿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二人皆嫁為士人妻葬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公與李翱厚相知而次其祖墓篇德如此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

將去官民相率歡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翱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殯于巳殯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為李氏世家也依之後有用仕不遂難必發其[illegible]由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

之子四人官又卑翔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孔司勳墓誌銘

司勳則官也而志首稱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者以此終始從史幕中也通篇只敘一事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戣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從史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當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詆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

[illegible]之人比哉
[illegible]其爲異[illegible]
而義又相違
[illegible]之如此

[illegible]

呂君曰吾豈不知哉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
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
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
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
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
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
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
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
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

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爲唯公之
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
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其惡益
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
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
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
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
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
行稱於朝以韋夫人之弟前[illegible]狀

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按附志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
故而不言與同穴合葬處不可曉

李元賓墓銘

志特諱書官爵及死葬月日而行詳則綴辭

銘中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志之辭曰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唐荊川曰此亦變體李觀本文士而又爲韓公之友不知發之何以如此其略也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爲君多奇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蹐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癢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

有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

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卷之十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碣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以生平故舊志悲最悲涼可涕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

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

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傅也嗚呼吾未耄老而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唐荆川曰此歐文黄夢升張應之尚作之祖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前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虚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顯拓拔世父惲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輙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試書

判入等補祕書正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爲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故宰相鄭公餘慶爲尹河南以公爲佐如初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劍南奏爲觀察推官校監察御史未幾御史臺疏其能高不宜用外府即詔爲眞御史尋分部東都以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君疾既平宰相欲白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疾發以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墨遷

今[illegible]而[illegible]死者亦人其
一人[illegible]不公之說既去
官終不肯為人守於[illegible]與[illegible]之妻子
衣食百須皆由君出[illegible]水陸運
使嶺南使經七年不[illegible]以為供給教言皆及由蜀
來葬於衛先皆家在[illegible]求分司
事出時吁其[illegible]好道[illegible]說於[illegible]得秘方能以
水銀為黃金服之黃果不效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
受韓愈退之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

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君既殁愈追占其夢曰山
者艮也艮為背[illegible]赤黃物[illegible]入還者大歸也其
告之矣[illegible]御史大夫攀之
女與君合[illegible]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次
曰[illegible]女子九人銘曰
不藏其身以[illegible]其後人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公諱李君而獨掘其服泌藥一事以為世誡
亦變調也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余兄孫女婿也年四十八長慶
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
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為鄂岳從
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
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為空實以水銀蓋
封四際燒為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

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
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
者六七公以為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
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
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
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
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為火射節
竅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
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

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

六

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動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韓愈撰

君諱公達字大順曾祖訓皇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圜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盡句傳

七

一府以爲笑不爲喜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騎二矢箙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爲公飲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衆不再後射中韝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中人言與利功爲多拜協律郎汴東部奇與人爭嗣今人子悟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司東都元和四年年四十七二月十日以疾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

韋氏凡育四男五女男曰楓郎次曰給事至君孝
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侯之子已已後其年閏三
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俊京兆府司錄公
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萬年縣
少陵原合祔王夫人祭銘門
宦不遂歸議於朝身不得年又將先殁而有後兮嗟
祭以不黎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中多虛語點綴精神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
大父同昌司馬七代仍襲爵名同昌諱凱生皇考
諱叔向官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
曆初名能為詩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
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入遷尚檢校虞部郎中元
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
州刺史以國子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
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
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
詞章行于京師人選其行及公就進士且試其章皆
曰莫先竇生于時公兄常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愛
其賢公然貫不肯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
當必曰非我之才雜居明之私其在明義事也遇其
將以公代領以定其危後相繼從事公不遺奏
進公從史益驕不遜公不自有請東都從
史卒以公不以其敗道大為賢告人公始佐其大

大縱爲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丘公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傷害有後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嫉者其爲郎官令守愼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弱先之恂恂愉愉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舉庠華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婺江撫四州刺史舉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舉亦進

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遂父之志曲而不黯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爲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居鄉賢遠居腹于夏以冉家實爲氏嬰悍旋河猶引且相娶擬漢納孔擬後夫觀津而家不隕遺遠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以下幽刻

襄陽盧丞墓誌銘

韓愈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吾譜于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爲滑州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讀書之齡年[illegible]歷爲官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夫襄陽所蓄鐵錢出入十年常最其職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瑾爲兗之金鄉令先君歿

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爲吾兄貴州鄉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遷奉夜之洛陽之汝原日陰陽星歷近世儒者少得有同以其力作學能名一[illegible]今[illegible]遷[illegible]於人以材稱幷其父母乞以銘具行是[illegible]天行之銘也遂以銘哉[illegible]不游[illegible]其[illegible]實

元和六年

[illegible]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多劉刻之音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

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

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歎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獨君曰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爲賀又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剌史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

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共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俱日益不可更將又貧爲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裴氏女二子某叔某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昌請銘于右庶子韓愈愈既銘君爲御史又辭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詭之不如石不公實蔑之逆以不久生[illegible]眞

以[illegible]歸辭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銘

序詩一事相並敘簡而韻折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為官在登封盡寫所為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饑寒死登封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

葬己又為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為我具棺留守尹為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為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皆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為比丘尼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序

[illegible]氏出秦[illegible]漢[illegible]十八[illegible]不絕人因顯仁為[illegible]卿少卿[illegible]刺史皆[illegible]之子備累官至吏部[illegible]卒[illegible]公其公生坰為廣平太守坰[illegible]由[illegible]尚書尚書生坰家破[illegible]中[illegible]四歲與其弟[illegible]俱小溺[illegible]為貧以賊中資[illegible]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閒關由之來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

御史中丞[illegible]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死[illegible]始自別為畢氏[illegible]安邑王[illegible]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illegible]月[illegible]卒於官[illegible][illegible]建[illegible]十[illegible]君[illegible]行能[illegible]相見[illegible]令四年[illegible]王屋[illegible]之從事有為[illegible]人曰河南[illegible]人錢以千[illegible]吏今[illegible]來[illegible]尹[illegible]無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如[illegible]其職或君雖親者亦道路未嘗問有無以卒家無一錢凡棺與

墓事皆同官與仕識者事之娶常河南獨孤氏女生男四
人曰儋鈞鈇鍵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為比丘尼
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
銘曰
上古愛民為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吏權
人自求官退而縠者身後人先故廢乎成節而乎不
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尚無
傷其宅與墳

柳子厚墓誌銘

昌黎有得子厚處尺寸所不放一步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
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
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
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
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
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
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
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
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
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
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
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

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
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
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
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
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
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
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
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
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

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
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
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
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
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
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
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
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
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

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
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
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
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
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
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
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
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
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

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
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
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
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
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
安以利其嗣人

施先生墓銘

誌獨詳說經及官太學本末銘亦頓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嬌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之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彭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讎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

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卑先生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昌黎文多奇嶇然亦多生割處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贊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

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

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貞曜先生墓誌銘

一篇交誼之情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

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

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按孟東野是昌黎生平極厚交而其志銘處

亦不多着一字

女挐壙銘

女挐無它行獨因隨昌黎赴貶所病死而昌黎爲其情悲惋可深

女挐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旣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即瘞道

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凡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本其妻夫人訴哀之言爲誌歐公誌多摹此法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逐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

一能有知將不怍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也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旣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某父某皆爲官宋亳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

[illegible]景後事終[illegible]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illegible]有[illegible]追來方[illegible]遷八月[illegible]卒於汴[illegible]因[illegible]雙丘[illegible]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illegible]州刺史父泳[illegible]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為銘

[illegible]河[illegible]公[illegible]墓誌銘

[illegible]

公[illegible]河南人其大[illegible]父[illegible]女子為[illegible]太后[illegible]人[illegible]宗[illegible]宗虞縣[illegible]中[illegible]太尉[illegible]史[illegible]書少監贈太子[illegible]事公[illegible]御之內[illegible]不學[illegible]少入吏也[illegible]見[illegible]太尉家[illegible]也不[illegible]以事轉同州[illegible]理同官[illegible]使嶺南黜陟

[illegible]得公[illegible]南十大[illegible]進[illegible]上[illegible]嶺湖南表公為[illegible]拜監察御史部[illegible]道[illegible]遷江西又以節鎮[illegible]公[illegible]功[illegible]遷刑部員外[illegible]賜[illegible]品服[illegible]使[illegible]拜虞部員外[illegible]遷[illegible]令[illegible]叔文用事[illegible]公之為[illegible]容州[illegible]使[illegible]御史中丞服佩[illegible]嶺外十三[illegible]管[illegible]修死要不[illegible]賦[illegible]公[illegible]不[illegible]貧道以[illegible]為[illegible]

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呂膺行失禮奪上遣
官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中使者以疾奪官
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諱謚致孝既葬樹
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閥餘葉被澤既公其孫公初為吏
亦以門庇佐使于南乃始已效既領為令命升容服
功緒卓殊俶發衢業緒不朐隨失署右賁其公之懿
銘以者之

瘞硯銘

瘞硯一段光景頗奇氣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
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
登上第行于褒谷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
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贊且識云
土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
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哀辭祭文行狀

獨孤申叔哀辭

悲痛特甚詩之可以怨者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邪昏蒙邪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窮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蒼無端而暨之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

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鳴呼遠矣何日而忘

歐陽生哀辭

小序極工多悽愴嗚咽之旨而哀辭特爾雅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

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

自道資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

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群群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謂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怠志益堅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為

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祭田橫墓文

借田橫發自己一生悲感之意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祭鱷魚文

詞嚴義正看之便足動鬼神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種其子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

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祭柳子厚文

[illegible]如祭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輩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群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遍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公之奇崛戰鬪神鬼處令人神眩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跡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盞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廏處無敢驚逐以我騧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俟州下偕掾江陵非

今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遌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鯿怒頰豕豞臠盤炙酒群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斡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君何以堪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壙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無憾不余釋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十二郎文

通篇情意刺骨無限悽切祭文中千年絕調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

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

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

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

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贈太傅董公行狀

點校備事　知書而請亦刑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事奏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汗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對一作復有）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

是其眾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材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天下上一有莫字）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事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有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

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
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請宮所迎天
子廢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
甫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亦且泣
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
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
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
事乃更疏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
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

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
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
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
於人不知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
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
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
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
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
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
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
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
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
有詔公卿相顧公遂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
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
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
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
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
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

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
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
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
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
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
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
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

公入之速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真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弘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禁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

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闊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為上柱國爵累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

[illegible]著作郎溪為秘書省秘書郎仝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唐荊川曰此文敘事全是學左氏然韓公文頓挫權公文調句各一體

八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予覽子厚書由貶謫永州柳州以後大較並從司馬遷答任少卿及楊惲報孫會宗書中來故其為書多悲愴嗚咽之旨而其辭氣環詭跌宕譬之聽胡笳聞寒曲令人斷腸者也至其中所論文章處必本之乎道當與昌黎並驅故錄其可誦者二十九首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痹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

[illegible]
可畏亦可吊
[illegible]

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
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
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
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
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
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
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
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
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

人生即白駒[illegible]
[illegible]

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
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
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
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
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
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
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
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

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
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
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
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
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寄許京兆孟容書

子厚最失意時最得意書可與太史公與任安書相參看氣似嗚咽蕭颯矣　予嘗謂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及與故人書跡一一閒適蓋由子瞻晚年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與子厚相隔數倍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

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臲卼凡事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償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

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

在城南無與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

柳文〈卷一〉 六

所重當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

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反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瑰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

柳文〈卷一〉 七

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甚樂無復恨

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
其肺肝焉徊徉懇戀之至不宣

與楊京兆憑書

文不如前書而中所自爲嗚咽涕洟略相似

故併錄之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
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
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
爲念憂憫備極不惜其瑣宿故有是具復有公言顯
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
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

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
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
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
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
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
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
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
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
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

或管規之者亦姦矣無之而不言者一木類也周仁
舒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
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爲能人古朴愚拙宦者其於
用野鄉閭爲匹夫猶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
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可無用之朴
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皆以爲人宦類非古之所謂
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人捨土揭木而致之巖廊
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
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

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
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上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
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
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悲我哉茲
啼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
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爲得其所
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
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
不矜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

顯用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
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
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
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
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
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
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
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枯爲之不已則文章之
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

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
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
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
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
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
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
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
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
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

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

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

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

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人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

伏惟以此爲念涕泗頓顙布之座右不勝八政之至

與蕭翰林俛書

一悲一笑令人破涕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

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不然夷中久慣習矣毒侵眠重腿意以爲常忽遇日風晨起海突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角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弟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與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此言說長短重爲世世非笑以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遺將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之道也

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顧十郎書

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然亦悅朗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喣喣趄趄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飆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

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諡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璅璅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

就發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儻或雖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

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既

與裴塤書

亦自悲楚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勸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且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人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儕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譸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獨谷不獲其熙一鄒子尚能噓之今若應叔求知我者卜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凡止之師當上冀廣開吉詔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

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蒙然不還者何耶十四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宜得數書無忘兄能相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入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癘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意氣淋漓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玆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

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誠之辭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忭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鬥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游聖人之門而衆爲是沓沓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

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閎軒之若是耶意者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

者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貧病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宜風一方宣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勖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慣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礦燥悍所中懼傷于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産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産者固不一　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宜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疏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不發叢齒積纇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　故君子慎焉　取其

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
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
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
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
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
攣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
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
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
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

飲其羊關轂而輠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
皆可以爲太醫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
山西之冒沒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
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啗稷者皆可以謀謨
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
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
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
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
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次乃

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
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
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
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唐荊川曰博喻文非不古然亦絕有蹊逕

與李睦州服氣書

文最工然爲未推牛一段似漫淵子厚舞

文到縱橫時便露此態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眙睞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

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燥濕與嗜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黙其憲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遁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恆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呐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

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

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不入有得遺墜者密數其齒吾宜

可得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始。託於
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吏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
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
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
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
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臧獲僕妾。則
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
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

黨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
之黨者皆右袒矣。然後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
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
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
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儻宗族大其害兄之爲
是術。兄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惴惴欲兄速去者。獨
喜兄爲而不已。知兄首竊而。與。黨不
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疾。而兄安焉。不之所怖。
世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

得久而作。則恐爲抱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爲兄饋。
穰。而之麥。彌。之。以爲兄壽。降東甸之水。以
爲臧醢。散奇之粟。以爲饘粥。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
心恬而志逸。貌夫而身腴。醇醲。飲倫。而。流聲
於恆窮。而功烈而不刊。不亦。其與氣味。以節
淡。去樂以卽愁。悴悴爲膚。日皺肌日虛。何所師之。
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自。我能堅壁
拒境。以爲强大。是豈所謂强而大也哉。無任。之
甚

石門君宗書

此子厚不好仙家者之言然大俗且有予以其術延年卻病未必無可取者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悖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纆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隤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天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

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夭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群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首尾二千言如一綫然強令乎道者

張探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彼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鳴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發問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思思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孔其身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

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中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所用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

其夏用射以華君心之非非以拾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濬哲文明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恡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

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纖目卯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

聖人哉何其意又何以作吾道垂于百年天下
得道之是皆無待於世獨遺好非者造緒文字以矜
世罕與聖人不足言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
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
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
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
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吾子年有幾自度
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惟狂克念作
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

柳文　八卷二　十五

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
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為
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為
聖也今夫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
我不求稱子其敢然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不
能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
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忌乃所長久嗚呼
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
其道吾子今子曰我不能輿駑約以自取求矣

子務子久吾言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
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
孔子皆由之而子不信聖道耶以吾為與世同波工
為巧柔圓者以是教己因述吾文而懸定吾意甚
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豈冰也與世同波然未
嘗為齷齪拘拘也又子自言處眾中偪側擾攘欲棄去
不敢非吾與之居者能是何以不克為中之說耶
恐有繁瑣與聞者共與爾辭故不可吾
之說吾未嘗為仍且偽其有存於恭寬退讓以售聖

柳文　八卷二　十六

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
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
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恆
嬲於心乎慢其貌卑其志汲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
道人是非不能去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
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醜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偽
乎為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
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則有為而已耳夫
有[illegible]子欲然求險而可也故曰[illegible]居

固無道其無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怪而已
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
任管仲舋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
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
古道爲古辭冠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
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
世而鈞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
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
燕之親己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

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
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
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
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
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
夫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猘狗之遇嗾
呼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但己之心也子
而夸之非誤而何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皆不[illegible]

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
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上以孕明洗有雍與大化
枯槁伏[illegible]窮[illegible]之士皆思[illegible]洗沐潤[illegible]堯舜萬一
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
天下吾子獨爲處何可得也且因出而已矣將出
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焉婦好
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而皆老而自克今
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
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

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
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
孔子曰惡於柔者而吹夸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
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
道則[illegible]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
不異是下[illegible]役之非爲佞而利於險
也明矣吾子忠乎佞而恭且不欲[illegible]又以團吾子
[illegible]之[illegible]方之圓其忠恐方於恭也又將[illegible]
[illegible]然吾所[illegible]者不[illegible]之究[illegible]乎[illegible]

[illegible]於可進也銳而不滯若有得於可
[illegible]不怡從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特[illegible]之走
[illegible]人皆不以因克乎所惡之
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
詞科二年乃得仕[illegible]人為群輩數十百人當
時志氣類足下[illegible]為不為之罪則為之者
積八九年日思[illegible]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
號為狂疏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
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

算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大違益學老子和其光同
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
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
人雖戚戚勉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
狂疏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
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
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illegible]
也今足下未為僕所[illegible]
僕少時何異然[illegible]

[illegible]欲足下如吾[illegible]不已不
[illegible]云爾
[illegible]不已也子[illegible]之無[illegible]甚又
所言[illegible]不[illegible]之慎勿
與不如名者[illegible]皆為言道道
因公物[illegible]假令子之[illegible]子當自求
顯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幸衆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
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
不求益者之為也子[illegible]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

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
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
極正其辭[illegible]過者吾子且為蒲梢
駃騠何可當也[illegible]好其他但用莊子國
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
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
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illegible]以
給[illegible]其隟則浚溝池藝樹木行[illegible]
以此為適亦足老死[illegible]

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已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非關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卒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子厚之文多雄辨而此篇尤其卓犖崎直處但太露氣岸不如昌黎渾涵　文如貫珠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

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

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
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
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
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
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
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
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
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
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

柳文　一八　卷三　二

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
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
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
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
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
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
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
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
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
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
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
者所恐恐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
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
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
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
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
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
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

柳文　一八　卷三　三

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
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唐荊川曰援其原書辨處有顯有晦錯綜成
文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文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方史事不答或中否前者是不得實未即將名諸皆是也退之今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擬走州刺史崔公所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頗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節有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倒其指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

直以一時取勞為謀能史遷或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何為引時背興退之則爲史志其非今孤因廢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第不能究其[illegible][illegible]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也[illegible][illegible]以爲信[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

其有狀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稀

兄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肯木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 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曰坤 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

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非[illegible]山易卜[illegible]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而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illegible][illegible]子之不[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以曰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illegible]而[illegible]也今[illegible]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

二家者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肯不於學而忘云云也
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諸若日說與穎達
者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
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
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
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
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胡
辱復書教以報吳生書及答劉州書言春秋此誠世
所希聞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
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嘗
親習之又聞韓宣英及呂和叔言他義知春
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
指和叔處始見集註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
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
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常以易

致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
謬不克卒業復於友生處始得宗指辯疑集註
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
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
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
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予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
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

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見書中所陳皆孔氏大
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頗皆怪奇
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
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見古貶息大
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之學異仇孔亦有
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
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徵指中明鄭人來輸
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發與者也今檢此前
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其
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
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其錄當
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柔兩書亦尚見及至之日勤
勤一書以畀將來者兄如何見明州許先生暴太今
之奉獻其宜與議之春秋之說如日月不可贊也若
管見之固於孔跡傀劣之說故而取其一二不宜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
不足抉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
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
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
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
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
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
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

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蹶勢窮
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
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
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
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
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
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
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
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

是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蠢起令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子厚謫居中作處亦其生平所為文大指處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

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

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群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

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

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

以時而為外庭所笑則甚矣宗元復白

子厚中所論文章之旨未敢必其皆能如所云要之亦本於燒心刳腸者而後之為文者特務剽竊者之金而以誇於天下目𥌓且衒頭矣何其不自量之甚也予故爲佚曰有志於文須本之六藝以求聖人之道其庶焉耳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何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闊疏之患乎還答不悉

短簡亦自澹宕

復杜溫夫書

書旨假借而語亦多允談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
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
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
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
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
其論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
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
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

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
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
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
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
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
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辯生之才致但
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
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
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
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
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為一數文即務
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
非甚少而自荊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
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視端形
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
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
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

已矣宗元白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中多自矜亦自悲悽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汚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不之顧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武門公評似柳子厚此書者爲多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卒無所爲但趑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

答貢士沈起書

風韻器然特秀未猶似未了品

某頓首[illegible]得所來問志氣益騰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駁專爲而當應施飾助之但深自愧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且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河昭明之任又自慚也爲可取識者欲笑以爲知己蓋亦越爲視僕所不敢然特任將命製承厚賜苟得因邪雅志黙黙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

千萬一用以爲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乎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貺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illegible]名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illegible]又[illegible]馬來使告遠不獲申盡撫存且以備述[illegible]

答嚴厚輿秀才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爲師之志而屈己爲弟子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聆歌以爲狀以爲行且求中以益己栗栗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

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

賢有不問我者吾豈當瞰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
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吾子文且暢遠以欲
乎其階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
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於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
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
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
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
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名師可論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
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
至必惎之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
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
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
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
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覿固奇秀
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
出秀才右耶前巳必秀才可爲成人僕之心固虛矣
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
居卒讀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
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
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
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
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
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

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耗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唐大家柳柳州文鈔卷之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啓

上李夷簡相公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書丁相公閤下宗元聞有行不測之淵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嚬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嚬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閤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

伯宗元實竊揣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祭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抑昭誓負役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為閤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秖益為黷伏惟念在者之宜窮錫焉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援故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廢錮而望者得申其誠無使呼號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

子厚困阨之久故其書呼號哀顧若此錄而存之以見其始末云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纖悉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秉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邪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

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眾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

[illegible]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
富者[illegible]少貧者不免於[illegible]捨以輸縣官其爲不均
大矣[illegible]而[illegible]奴役之多[illegible]而
取其半或乃取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其二三其上思人之勞苦
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
其二三與半焉是[illegible]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
安亦大矣夫如是不[illegible]定經界覈名實而姑爲改作
其可理矣乎富[illegible]貧之分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
侔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illegible]懼富人流爲工商浮寂

益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
當其十一猶足安其[illegible]羅[illegible]之不肯易亂儉之途精
則下[illegible]巧詐如兄之言管了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
有[illegible]富[illegible]小之[illegible]今皆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
丁田之[illegible]以患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
一[illegible]之制[illegible]乃信[illegible]者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
[illegible]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東[illegible]政必須
[illegible]之[illegible]乃得行愚蒙之所見乃此而已
采[illegible]以[illegible]問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illegible]

理[illegible]其說行矣若其所[illegible]之說其在可用之說乎
因南人來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足以[illegible]
之[illegible]者兄[illegible]人人中之[illegible]之理
小也不足[illegible]其[illegible]所論[illegible]故[illegible]均賦之事以求
往復而除其[illegible]不習吏職而[illegible]之宜[illegible]長者所
笑亦然不如是則無以來[illegible]當之[illegible]明而發之君
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illegible]日衆韓宣英以
代已官[illegible]流多間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聚今負
罪[illegible]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

石[illegible]乃[illegible]世援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
而兄行之[illegible]指世所背馳者也兄一
舉[illegible]大不見叙向今而預知斯舉下
是之人[illegible]不足[illegible]意故出於此不宜

與呂恭書

中亦有往廬前用示學在氏外傳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大康三年則今田野人

所作也雖文辭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

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爲而利可得則將致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人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鄽大比竹茨草之室而垍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時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徵貸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懇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

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深識之言逼古之文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并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子厚常啓序爲四六而已中多奇峭沉鬱之句予不能盡録録凡四首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于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汚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見將收齒明於三歿責曾床於一與

翰苑　八卷四　十

俾切齊臉腳之倫得再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有容廣覽兼取餘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負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首風中戰汗交深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有志之士雖然相仰幸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竊病古者有所開拔而進之所行義以之所揚常常齊實在荊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困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邪與時俯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横被疼毀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旁議困有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皆聯壤接而

翰苑　八卷四　十一

惑於疑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罰之日則皆開口竟譽悵望惜恤發之求瑕於海而得寸先得則衆諸洪然以大知所營之有所[illegible]此明可以言難明下[illegible]々萬有非人君子出群之識則何以特聽望清風之外無有感歎底蹈之至輕首諫賀不勝戰越

不宣

上襄陽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啟

柳宗元

宗元聞周宣王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且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者往往不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廢

以墜斯文輒自竊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其詞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史氏列得宣聖人往往誦而求之不勝憤踊之至輕瀆威重戰越交深謹啟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啟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切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開損長者自于幼年是以進後進之末猶剽躁計之下列貢舉求售聞無善價裁文筆而都儒林者誰視乃倚幸皆傍無相示誠笑見恥嚶哢逡巡為達者嗤無乃愧其樸者鄙其成卵其幼者薄其長耶將猶不孜其孫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耀質可鄙而薄耶今者覯充朝而獨于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拔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

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捧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異并厚自矜擇進越無已則達者之視狷狷愚妄固不可為也復欲俛默以息疊足攝翼拜祈公侯之闕跪避眾遠跡中涂鬼竄投跡俗危懼榮者傲之彌益厥心又不可為也若悔其常預鄉姓中間其所矣則又其本言納外然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增瑕類歸于斗筵諒罪其可進諒罪其可退抑又問之不鼓躁以起危全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

衍以度明分不乖中和以趨處執今則踧踖乎曲從
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肯綮進退無所宵
不遑寐乃訪于故人所介度之其人日前則謹者
名踰紀行爲人爲言爲人信力學後文時儕稱雖子
承拜之足以發揚其日東燕石而假之以消息而
游漲海抵取錦耳楊子雲于其人日詩之踰者情必
生焉心之慕者情必報焉況于之文不世部落者乎
苟或勸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鼎彝循行輝燿爾能
言爲建旗晨發夕秣暮馳而嚮溢風振而草靡可使

尺澤之鯤奮鱗而縱海縑網之鳥舉羽而翔霄予之
一名何足執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易不舉飄聲之資
挈成名之具授之楷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
可謂獨不敢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
慕家恭夫賢所以求遠夕謁人賢所依世頌咏野竊
文之一人于有今兹之間仰觀覽其器心而大就之
恭必寡后不勝令懼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
者不待成身而後拜揚感知而已故不叩而享不介
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出而過焉大迹獨于祀
何爲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
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
雖或寘力於文章勤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
人之規矩恢作者之閫見芬蕓輸墨徒爾拖逢掖曳
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焉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

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
泥塵仰睎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頓首絕
望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
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
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采之
特達而顧念之勤備耶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
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
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此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
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

得丨行也宗元何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删下第論
考第司其升降當見之時試謂輒合事乃適丁厥時
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擱下以觀縷之勞不容尺
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
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已猶存喜若是求多乎
哉夫仕進之路者繫關乎歸矣太上有專達之能
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
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
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

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
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
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
由是觀之有愛錄力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
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
相爲悅者也有宗行其政者以堯天下爲悅者也然
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
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人者何如[illegible]焉然後定其戚也
之道由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是[illegible]不以生

[illegible]
[illegible]不知[illegible]之矣
[illegible]不足[illegible]下德足以儀
才足以[illegible]文是[illegible]足以[illegible]行之
首試爲賢[illegible]容易[illegible]宗
元摧野踣多走不[illegible]志矣
義而必以史事求達不可以[illegible]才求[illegible]此
而[illegible]不可以口舌[illegible]不可以言
乎學問非特務之器也樹省爲賢者容易而承之哉

切自大[illegible]交爭不克寧居鑽越苟營
如[illegible]報伏候門屏
[illegible]不[illegible]以役利之塲伏祇以知已之道
終[illegible]焉不[illegible]啓

[illegible]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覽子厚序之所以序西漢而文章之旨可概見矣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迄于今交錯相紊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

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愧恨不能成就其志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捃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事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敘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

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册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天人之際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覽此序亦可見古之欲兼詩與文而並盛者
亦自所難而況今者乎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

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盈滿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遍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不逾年大病

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了當調于序詩過昌黎而文特讓一格矣大
略了於之餘然以再發也

濮陽吳君文集序

文自有法度

博陵崔氏孫當以信用建中初令吾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歲喪父而奉顓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朋友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奉與允臧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僑更名武陵再進士得第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為詩賦有戒苟得陂僻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

誄誌哀祭有孝慕慈仁之誠而多衆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以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繫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愚溪詩序

子厚集中最佳處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

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

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
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illegible]有味）清瑩秀澈鏘鳴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
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
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
溪石上

古來無此調既然創爲之指大如此

陪永州崔使君游讌南池序

文爲說叙宕措也作者不猶多得意之思云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
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
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遊觀
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
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
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
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

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
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
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
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
羽翮夫豈趨走山中爲顛頓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恒
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送薛存義之任序

昔人多錄此文然其文氣亦淺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徐從事北遊序

[illegible]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illegible]苟不[illegible]其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illegible]其道都大[illegible]其役而[illegible]是[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帶[illegible]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為[illegible]者說生[illegible]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illegible]之必于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李潤也京師序

文似思興

過洞庭上湘江井有[illegible]左遐者罕至又見[illegible]滄浪[illegible]下鋪木出蕩浦名下在刑部而求史[illegible]也因宜而余遂居承情李君至[illegible]怪其[illegible]志甚無所求縛自取瘴癘後余斥[illegible]州[illegible]又在焉方[illegible]為吏[illegible]何自苦為是耶[illegible]子當[illegible]紙瑤今主帥連征不貢一宿方[illegible]李君請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illegible]地利能言

其故以是入都下承相[illegible]因事不求發乎已而已以自[illegible]予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illegible]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琛上人南遊序

不如[illegible]所[illegible]之言而見亦解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illegible]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蕩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

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illegible]成大[illegible]之為雄修而行之者為空[illegible]而無之者為[illegible]人然則[illegible]曾[illegible]慢者異矣其乎是而[illegible]名者吾無[illegible]也將以[illegible]其道而被於遠故[illegible]日[illegible]而來又[illegible]出乎[illegible]林木[illegible]其極也吾病世之傲[illegible]者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逸調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邪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邪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灕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愬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僧浩初序

亦滂宕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游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

茍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蓄而
居涓焉而無求則其貧於爲兆製中符之言而遂述
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嘆與爲初
又喜今之行也以吾亦之同其人略述之以何如
也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
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
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
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
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
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
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
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

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
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
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
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
和者有以促數糺逆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
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
糺逆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
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房棊

此序與序飲並蘊宕可誦

房生與其二弟遊皆好學亦病其疲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陛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十賤者十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之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惜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覩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之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挽擾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逆其使之歟吾以是觀天下萬不嘗有異以二歟其亦若歟余嬰者從也記其始與末有叙以告後之

唐荆川曰推究物理精巧之文

種樹郭橐駝傳

守官者當深體此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梓人傳

序次察穿月尹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斵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

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舍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

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古上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

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舍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唐荊川曰此文體方不如巧者伸圓轉然亦文之佳者

宋清傳

亦賦材之言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庀瘍者亦畢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

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輒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遽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童區寄傳

事亦奇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以為己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

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

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恆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屍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願耳刺史顏證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館驛使壁記

中條貫脈絡而文所點次處若字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于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　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

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嶺南節度使所領名重鎮所建饗軍堂之制

亦弘敞而文亦稱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凡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閎闊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眾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北隅卑庭廡下顧目未及顯則觴矣當日日接吏[illegible]員充終故凡大宴饗大賓亦則衙[illegible]列帥依於不侈公于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泛之以清池以假以息如在林壑間工焉成功[illegible]是伐材揭役[illegible]課是徵同材焉取其常[illegible]是選武[illegible]其[illegible]役公[illegible]賈揆于其月[illegible]也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旄纛令旗羽旌旗旐械飾下丁丈以[illegible]皆金以條悅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鈞為[illegible]節燻熬胾炙羽鱗貍互之物沉泛醍盎之齊均餞丁[illegible]興[illegible]之舞[illegible]夾之伎搏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成樂遽以欽而賀且曰是邦[illegible]大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illegible]往初曾自今茲大和有人[illegible]用加此[illegible]元[illegible]也殺[illegible]也飲肉[illegible]飢色[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于金石以示[illegible]與[illegible]其詠不[illegible]

興州江運記

又次陸水利害處如字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黎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

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豊本之書）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下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竊（竊下本有惟字）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殘饑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

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眾孔武平刑議獄有眾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飭旅忘其歸杜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士暇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若其眾推公和恤由力廉毅信讓致由行積貴得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為千人者行之堅勇不倦終日其興功濟物如此其人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

爲王政有障人亦物具官而受利因者矣可門閽租
吏起與歎曰主[illegible]脅孟子不與公能夾險休勞以惠
萬代其功烈尤卓卓焉不可蓋也是用假爾爲工勒
而存之用永蕰于後祀

金義縣役非門記

北文亦自奇

賢者之[illegible]而[illegible]者之[illegible][illegible]而役之[illegible]是[illegible]而所之爲
非恆人且[illegible]知之不[illegible]乎列也然而役其[illegible]必由乎
賢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從於政其中可少哉賢與人共成功
恩與人於[illegible]且[illegible][illegible]之中[illegible]而世者曰今義令公城
之南道以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令氣[illegible]其威塞非門[illegible]道難以
出開之其門人曰[illegible]自年矣或曰巫[illegible]是不[illegible]於令
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者[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債者欲塞其

金[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曰是非[illegible]且[illegible]欺賢者之作思利乎人
反是[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于[illegible]史[illegible]史可[illegible][illegible]上于大
[illegible]人[illegible]以令[illegible]人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門者者思其家行
者[illegible]中其[illegible]由是道以[illegible]邪用賢[illegible]惠[illegible]以革物宜
民之[illegible]者也而不列始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illegible]崩[illegible]曰[illegible]道[illegible]作議論

永州新堂記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陵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

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零陵郡復乳穴記

敘事奇而收處更奇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向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

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入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零陵三亭記

記脈絡小文別出一見解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塗群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

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音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淡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群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嶔峰瓏玲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蔵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

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
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
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
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恆新
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
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爲
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
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
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
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

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
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
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
蓋將教孝弟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以
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
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
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耇
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囂公實智
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illegible]

昏俾我斯瞽于茂之實公闢其戶我了洎孫廷世有
慕宗元時猶永州過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
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以明鄭行于鬼神愷
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祠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
山石俾知教之首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子厚本色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
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
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
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
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
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
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

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
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
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貫統以至虛爲極得
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
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
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
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
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
也[illegible]其內又揚丁[illegible]志不果矣君

予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蓋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戲民之望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唐荊川曰周迴曲折遂成此柳文之佳者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

地之勝因奇峭文亦稱之

大凡以觀遊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騖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遍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涖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刜奧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然如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束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檐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昇降苞灕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

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隆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
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灝氣迴合邃
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
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
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
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車
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
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
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

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
能以獨得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
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與政序賀是湖山水[?]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
無欂櫨節棁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為
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
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
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
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
迹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

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
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
山以寄勝槩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
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
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
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
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
作使盛迹鬱湮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予按子厚所謫永州柳州大較五嶺以南多名山削壁清泉怪石而子厚適以文章之雋傑客茲土者久之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予間過粵中恣情山水間始信子厚非予欺而且恨永柳以外其他勝槩攜手與永柳相頡頏且有過之者而卒無傳焉以此知乃天地內不特遺才而不得試當併有名山水而不得自效其奇於騷人墨客之文者亦可慨也

遊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

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遊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公之探奇所嚮若神助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

鈷鉧潭記

奇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遊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潀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公之好奇如貪夫之籠百貨而其文亦變幻百出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

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

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景奇與亦奇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清冽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鯈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

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點綴如明珠翠羽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亙石為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

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積石之塊壘以成城山之狀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

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嶛闊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牖

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永州萬石亭記

崔公旣摟奇抉勝而子厚之文亦如此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棊怒者虎鬭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剔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浛溝瀆伏流散爲疎林洞爲淸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淸濁效奇於兹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蓺是野眉厖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兹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旣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視公于明神

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兹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今是役事不著一句議論感慨却澹宕成趣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

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眾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糈稌陰酒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曠奧二字爲案亦奇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迂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壤雖小而點次亦奇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於堂上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雋逸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遊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

石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以佛有爲衆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昔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著

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益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晊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蠲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

二大士之像繢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志步特敷言托諷言外者無限深情　轉處妙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兹步者乎向使有聞兹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大僇者可以甚懼若求兹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議辨

封建論

一篇強詞悍氣中間段絡却精爽議論却明確千古絕作

起手奇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又有大者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明上原始之意

以下評封建之勢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

以下論四代封建郡縣之利病

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
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
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
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
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
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
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
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
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

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
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
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
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
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
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
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
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

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
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
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
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
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
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
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
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
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

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
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
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
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
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
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
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
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
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

書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
守宰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
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
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
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弘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
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
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
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
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

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
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
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
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
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
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
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
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
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

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
勢也

四維論

延議處自是精研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

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因烏有是言乎之言也

守道論

的確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則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

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殿最黜陟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拲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

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
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
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
曰守道不如守官者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
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果矣

六逆論

所言亦是有其淺者耳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
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
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為亂矣
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
何必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所以擇嗣之道子以
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
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

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
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
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
之師古猶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
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
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自中人而降守
以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
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
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吳起乃危親不足

□□狩氏遂丁孫而殺樊世乃與鄉□任趙高而族

令斯乃共信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

可以廢矣噫言之當理若管能守其說建一言立一

義則縱危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不可也既然

而已救於後其實知其所以去就則者猶然皆定其

是非則揭當世之相與群而咻之以爲紅爲紫而欲

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

少矣然而等有知聖人之道則因爲書者之罪也

晉文公問守原議

[illegible]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

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

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

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

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

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

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

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

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

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

强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

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

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

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

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illegible]

駁復讎議

此議駁陳公不可行於今者殺而精嚴警

柳文之佳者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

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

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唐荊川曰此等文字極謹嚴無一字懈散

又曰理精而文工左氏國語之亞也

桐葉封弟辯

此等文字嚴謹移易一字不得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

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宜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唐荊川曰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

大篇短章各極其妙

論語辯二篇

此等辯析千年以來罕見者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

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澗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已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列子

孔子沒而有宗之言各出其見因而揣摩而

諸子淆亂之旨紛然有背者可慨焉

劉向古稱博極者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

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八家鈔柳州文抄卷之八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說贊雜著

天說

類莊生之旨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旣壞蟲生之人之血

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墻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

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

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觀八駿圖說

俊逸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

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上大夫者有足為者覷之圓首横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倛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捕蛇者說

本孔子苛政猛於虎者之旨而建此文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

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鶻說

柳子疾世之役其利而後擠之死者故有是

文亦可以別白矣

有鷙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于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

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㲉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然而默徐徐而俯者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鳥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寞太清樂以忘饑

說車贈楊誨之

子厚之文多峻潔鏡嚴而守理精深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眾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眾車之說而扞山

而衡上而輕下而軒且輊而驂左服而長轂以戟果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轜以載內垂綏而以毀載十二旒而以騶以外以陳丁度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遂而行之者輪中者軌捐而固者蓋長而撓通而不撓者轂退不罪乎入者軾却居與衛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稱者焉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有良之材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為車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圓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圍之以剛從若蓋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軾高以遠乎汙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論曰在為六官有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夏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人用不可負説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是之與孔子者不忘於是則吾無憂焉其矣誨之其材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

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伊尹五就桀贊

尹之五就桀處尹知之吾不能言之然而子厚猶序亦辨有人思致處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

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鄰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此篇今所存者毛穎傳後題

子厚深服昌黎故其題如此亦其意能之一

[illegible]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者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

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馳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晉問

仰漢魏以來七之盡也然所見不遠姑存之

以見子厚詞賦之能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若枸若攣然後融為平川而伏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則騰突撐拒聱岈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擬奉

柳文　八卷之　十五

搏奔當者失據蒸然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覷闕蹶尸惕若僕斃其枝衍則平夷旋繞衍迤夾延若飛鼓之翔舞溺水之容與以舒則約以植則茂以收則蓄以畜則虛而入用是宜而邪以之阜其利則濟源崑崙入于大溺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河而南以介西部衝夷太華連附東指退歷右七賁溺澳沸窟闢崖百丁形汨勝倒肢趨奔雨汗泛呀呷欲納催雜失降其內嚣嵬則迎山參差廣野崩裂轟雷努風波翻于峻崩石之所轉蹴大木之所摧拔洄汩洞踏

者猶數千里若觸夫之斬伐而其輪鉤之方作撞構之所御繇川林擊輿雲通雨糯日而下者蓊捺云沄百舍一趾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攻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文肉之金錫鐵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為矛鍛為鈞為鑄為鉞為鋸為條出太白徵薜收召招捽伏與尤肅肅纔積合衆會而成之博者狹

柳文　八卷之　十六

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供之如星奮之如霓迴之如繁星浩浩奔奔淋淋滲滲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夜當空發耀英精互繞兕為利有天鐵白日晦小縈雲破霄蹴墜飛鳥兮人之弓甬人之甲膠角既造犀兕乃使跟超校夫之役服而有之內藏之華中事夾技擊節制閑於大國是為首強冀用向望之固以奔掬臨汀兒背夜而退不敢降退不敢寬在見何如吳子曰大兵之用非一而已也門肉又不可為人與也

□鄭甫爲刑曲爲老兕彼以堅單利刃之利□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兟兟溶溶紜紜轠轠轔轔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駁然若□柄然而陽若旃旆牙戟之焯焯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之濤□□□而不止其飲澮□食野谷用□□□□□□□焉若海神駕雷而來下觀其四散悄悅閃合萬狀良者齧鷹怒者人搏決然奮躍于甲相角觝號霧旂斷山

抉壑耳搖膺雲腹捎衆木寂寥遠游不久而復擲地蹴翠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闘目相馴聚漠曳尾昂首其前其小者則連牽縱絏仰乳俯齕群合來集啾啾濯濯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欲攻敵抑于飛虡指已命物目步就羈靮以荷息御以下良材以迄缺軒以繼絨以甲以戍獸獲敵搦若是何如吳子曰□險冀馬者予不闘爭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好謂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膚液不行乃擇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翔谿之紆縈凌隤巉之杪瞰泉源之淪濆汨□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俟者蔽抗河漢刃披虹蜺聲振連嶂壑頹嵒豁丁丁登登破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貴巖巃嵸洶轟轟若騫若崩若蛟龍之鬥風雷相騰其殊而下者扎嵲捎殺揹峰坱圠霞披電裂又似其不鬭不閧而入林拆鴟鶚鵂鶹號鳴飛翔猿豹虎兕奔觸讋慄

伏無所入匿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捐危顛芟縈柯乘水游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蹙突硉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觸威推流雷解前者邪越後者躐濫乃下天門之險水摺拉頹踣摧首軒尾□天□不知其我甲□□波之旋渦山觸天隄□流下□□□良久乃□□□而濫嶷拔而出林□□□□□日與然日□役□□列浑浑而去□□□□□□□□之□□□□□乃□□□□□□□之□□□□□皆是之□中□是何如吳子曰

問君子患無德不患無位患無才不患無人患無人
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
陳四累之下也且虎邪俛成為疾攻之
先生曰河伯之人上迎濤波羅列津涯千里雷馳車
馬輕車遂以君令久而縱犯馬大畏斷流修鉞在山
亦翕麗罩織紅其閒巨舟軒帆化化翅環水即更呼
聲裂商顏於是鼓譟吞泉而從之扼龍吭拔爪錯鐵
白黿逐毒蟒叱馬夷丘水淵搜攪流鮐衛霜摧移梁
會剝厥騰天彈閣捍蹤擁踴以登大層山之巔如用
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建瓴
摘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逐生雷電於龍門者猶
仰瀹飛激顛躋而取之莫不跂角裂鬣呀嚇衛伺復
熊羆切莫保龍損其掾五味布列躍細風雲失勢沮
散漂天矯大駭無[illegible]鱷躍鮫鯢之頸骨皮裂者夫
子[illegible]不足數也觀乎[illegible]之水爭而[illegible]河之人則已
攘[illegible]然伯膜[illegible]其間騎炙之美爭[illegible]威[illegible]戲其
習者[illegible]觀[illegible]若是何如吳子曰[illegible]時之觀不足
以奪後世目言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始欲同其上者

[illegible]生曰狗氏之寶寶之大也人之精之與殺同化
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為瀑叫吮之
交錯拎捫若[illegible]若目[illegible]分勺勺渙兮鱗鱗邐[illegible]紛屬
不知其根徵然決於醴流交龍牙副若枝若股委曲
延布脈寄空凌崇涉谷[illegible]涌高掩[illegible]凌巒經塊決泆
及沒遠近混會抵盆堤防澀滿亦泫[illegible]然成淵滌然
成川觀之者徒見其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
漉甘肉密挺孕靈富孅不愛其美無聲無形標縕迅
詭迤瞬一瞬積累百里磊磊纍纍奇偵離析鍛圭耀
聳蹴轉的皪作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水裂雹碎巖
縱增為大者印累小者珠剝兩者如坻拗者如缶日
晶熠熠熒駭電走貝出夜中方尺數十於是良斂合
集聚而斯之器盛乎縣圃之巍巍隱乎崖乎狂山太
行之無涯駭化變之神奇不可推也然後驢贏牛
馬之運內出谷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
撰其[illegible]之衣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其食以征以貢其
貲[illegible]為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
抑[illegible]上[illegible]公室乃貧[illegible]剝是耶雖然此可

凡民矣而有為民利也先生曰所謂民利民自[illegible]
之其常而得其欲去其殺而使於已自然之行而不
知所自來老幼親其親而仁者有德之者不若兵刑不
疾驅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屢誥齊衛解裂
魯鄭宋衛之田于溫奉册受錫執政之列以為伯
齊盟踐土保其下朝天子特焉以有諸侯諸侯特焉
以有其國百姓特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故者力
取附者仁懷諸德義立信讓示必明行所爵達禁止

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為馳軒車出入環
連貫于魏鄰則有九筵之室九几之官大小定位左
右有積案甲錄賓受燕文質響有嘉樂宴有庭實發
降有誠武家非出偏勞贈則寶籍無戾六鄉理兵大
戎小夫謂之學以討不恭申[illegible]蒐乘卒伍天下鼓
之用[illegible]其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
費小安[illegible]之背戚虎嚇然以奉其上故其民至
于丈義而行為是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
其遠威為有備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曰[illegible]

[illegible]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
抑遏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
令而一其事存霸之隙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illegible]古帝王之吏都爲而不陽堯之所理也
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
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
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
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
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

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
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
其茂作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財用足而
不[illegible]涉[illegible]分而進善其道不闕謀則通於遠而周
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
其道也今[illegible]故今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
之言道之與者若果有貞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
舉首兩之威以[illegible]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唐人[illegible]柳州文[illegible]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雜著

予覽子厚所托諷文甚多大抵由遷謫僻徼
且用且久困之故情思所寓輒借文以自娛
云其旨趣不遠而其調亦近於風騷矣予故錄
而存之

○○乞巧文

其文與昌黎之送窮相上下而所占地位下
一格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餐餌馨香蔬果交羅插
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
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于河鼓邀而祠者幸而
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
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拙儻可因
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
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
巧於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
臨下民欽聖靈仰光曜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於漢
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歘茲辰之良幸而
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
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
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黿鼉
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徉為狂局束
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
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

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
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
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
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
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
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
縱誕毛群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
右昂鬥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
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

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擘眥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朴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喙唾胸歐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

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袖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

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斮曲几文

經曰曲而等聖人未嘗絕曲也予厚注劉剛
直故以此得世謗嫉乃斮之情見乎文

后自植物所貴乎直取焉以建家國且端悉握
齊為闘閻外隅下中宇評作度焉以几維量之則
君子患之以載其德木代匠巧不師古式斵茲標木
以肌肘腋敧形詭狀曲程詭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
句身躬狹危足偏側支不得舒脊不遑息余胡斯蕭
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推物之殘稟氣失中遺生不完

託地境圮反時燠寒鬱閼結澀疼蹇艱難不可以遂
遂觭其端蘊育菑殃緬愿曠恍合蜎孕靈外邪中乾
或因先容以售其嬌病夫用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
形陰沴逐魄膈氣使骨淫神化脉體及筋倦茶乘衍
道乃書嶔物以為己矗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焉可覡
返以招禍辟日人道甚悪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
為戀在行為佞在膝為撓敧旋路岐剖詞拘拏古昔
斥遠負致於前闘誰其執忠不蔭呆奸咒亞車簡閱
載焉昭王市學樂毅歸燕今我軒此以吾吾賢訢諫

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尊吝爾君子曷不
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 并序

柳子不殺蝮蛇胸次亦大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反噬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旣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賊死以執而

謁者汝實健且險以暴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爲執耒操鞭持芟抃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闇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是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介涂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夫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恧其腹次且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酷欲為龍為螾焉可得已凡汝之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脅努噴舌搖尾不逞其內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苟將猶在庭吾吾檻吾巖吾爲伸與草不頓自代陳不的其汝實遠不相交爭雖汝之惡將行而行嗟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貸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非汝之實陰陽為

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旣不化終焉害物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恣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胡賚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 并序

亦足風羽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唶唶彊彊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

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猨群眾則逐王孫王孫群眾則齚猨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浟浟兮其上群山胡茲郡而彼居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illegible]

宣齗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群排鬥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禾美木兮碩而繁群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喑居民怨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傚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群小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弔屈原文

文不如賈誼所弔屈原者之賦而詞亦簡朝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攬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褎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為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為咸池便媚鞠

恧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填而遠違匪耕以謀飯兮進俞缺之不可為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貳沈璜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

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托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矘朗兮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羋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三戒 并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

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鬭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

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謗譽

較之昌黎原毁文當退一格然亦多雋辭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于上位則

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人

之明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歆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

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對賀者

解嘲釋謗諸文之遺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爲何哉夫爲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群比以爲名蒙耻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慄危厲偲偲然者哉吾嘗静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鬬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潭乎若乘虚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可也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牙鋸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覩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

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

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眾裘我絺溽暑之鑠眾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

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設漁者對智伯

諷貪得而招敵者而文亦極力摹寫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人益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鮒鰱鰋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鯨鯢數十

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鬐斷鱗頹其顛流而下宛委冒憒環坻激而不能出鬐之從魚之大者亦不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呿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向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合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鯨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鮒鱮鰱鯉也脂流骨腐於土之故是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益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鰭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鯢鯨遺胔

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厭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夜於晉陽且動矣而主乃懱然以為咸在機俎之下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懷深而進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鰭批於安邑胸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為鼃黽以充

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丁之勇力况大於文丁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縮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十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十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碑

予覽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鑱畫其記山水處多幽邃夷曠至於墓誌碑碣其爲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多公六朝之遺予不錄錄其貶永州司馬以後稍屬雋永者凡若干首以見其風槩云然不如昌黎多矣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

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命羣吏上
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
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于
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
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
罔敢知欲若孫毅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
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虔昔言中陳嚴祀禾
永是尊虔牲有碑刻在廟門

箕子碑

總只是謝枋得所摘數言為妙解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一曰法授聖一曰化
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
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
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
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
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
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
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
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
率是大道叢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
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
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
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

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爲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武岡銘 并序

諸銘中此篇似優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鉤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嗥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illegible]東[illegible]之師四面討問畏罪奔門逃匿不即誅其淮南部戍師御史中丞柳公以將校兵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騰如山如林告人以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睨公之師如有爲睨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

喜有役所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守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貢用以生好于來子孫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命[illegible]同忠帶向化如醉之醒如[illegible]之寤公之[illegible]與進臨江漢益兵二倍爲[illegible]人[illegible]甲中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從[illegible]公之身相與高呼若[illegible]大衆昔公不舉首殺爲己能力專務發於伴邦[illegible]乎我老稚幼由公之仁小不爲殘[illegible]人不爲[illegible]道而遂莫可進已[illegible]首以[illegible]

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本國如今之誠鄰之
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巔巫水之潘魚駭而離獸犯而殘尸恐合窟
彼獠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綏公明不延公信不欺
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全四鄙
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
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發賦由公而仁我始寇讎
由公而親山散澤獻輸賦于都陶穴剡木室我姻族
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摽蓍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

陟于大邪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頗
匪日余罔公不可賂觀鄰之德恆道公則易余之世
永謨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覃季子墓銘

缺字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
諸子其說數家與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竪鉤貫又
用數十家通爲書號覃子史纂又取諸老莊言思
晏嬰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介於刑政草木凡有
象於世者爲子纂又自有名十家言合而不以仕爲
事黜旣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長吏某年月日
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嘗有聞而窮乎將無

聞而豐乎寧介而蹶乎將溷而遂乎其鄉後若干
年柳先生來永州哀其文不大於世表其墓以石銘
銘曰
用其獨與其居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并序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皇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理蹟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孤復獻績交趾之野續于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涓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

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忠肅衛其中以文術曜于外推繹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卜簿句會敏給駁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略巡官申同折衛有聞彰徹轉金吾衛胄曹兼御史績用弘人揚于大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illegible]郎中為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illegible]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公因為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積習長久

夫之則夷獠猜亂復至而寇懷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謨誓拔禍本納于夷軌乃命一其貢本平其斂施牧人晝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待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繕完板幹搭帶兼戊巳之位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海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于我理鳥蠻首帥負險茂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為誠敬皆用圖籍率由漢儀公

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剗連島以闢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竿用沃日之大來成通溝摩霄之阻哲為高岸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埸之制一役一此而不可當乃復劃桂為正制設儲既施精堅是立固用之下則若自然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珍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藁街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副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策勳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十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離有加明年

其從某官與宗人號泰裳懼率其家老洛于叔父延
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某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
龜兆襲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閥以志于丘竁以告于
幽明銘曰
周限荊衡泰罰百粵交州之治炎海是設德大來服
道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載烈宛陵孔阯晉政爰發
我唐流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肅肅武城
惟夫之哲更歷峨贊顯揚彰徽既受休命秉茲峻節
慶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猜匪怒通商平貨

有來胥悅踐山跨海墾其鴻列制器足兵濱茲蟻結
鳥竄罷服文單剪滅柔遠開疆僉制天闕銅柱乃復
環山以塹海益遠迄宏同踰越琛貢之獻用于窮髮
帝嘉厥德載錫茂閥增秩策勳上封斯裂位冠元侯
年躋大耋邦人號呼夷首挽哭卜葬長沙建爾幽穴
書銘篤行德音罔缺

唐荊川曰備一格六朝體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事奇文亦奇古來絕調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
州官舍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二年孤來章始壯
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
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
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誗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
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
宮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覯其神

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
耶吾為曹信是邇吾泉噫今則夷矣直廟之北二百
舉武吾為子蘊焉辛亥啟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
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
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
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
焉[illegible]之父曰滌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
馬曾祖[illegible]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以由明
經為鄖陽主簿蔡師反犯[illegible]來歸授校[illegible]

綱魚袋後為襄陽丞其葬自曾祖以下葬城以位將
宗元稍卿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詛也筆之信也德之存不其敘神其列之嗚懸來章
神實相汝錫之七變告以九訓寄其後嗣從而父祖
孝焉有終官崩是與百越恭恭猶果相啓有子而孝
獨歸故鄉號盜其銘旗闕忽忘

此下舊版原缺本末

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氣岸鍾虛何亦陶洗

孟氏之孤日政序本其父命書九箱為善狀一篇來
告曰月日君既卒日將葬于某敢請紀焉嗚呼公自
假左贊善大夫析王司馬太常少卿為義成軍中軍
兵馬使其帥魏侯公號為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
事德宗順宗今上有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良會用
兵于趙起復為故官為右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
牙而趙兵罷不受祿大金革服其終期命安州刺史

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
魏公于襄陽埔梁州義成軍魏公弘大慨奇公能
以佐軍政是以又為衛將軍虔恭察廉勤得禮節伐
趙之役築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
進不避患退不敢聽安州迫寇擾多戍事政出一切
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用兵于蔡鎬定其公在外諸
侯咸以公為請未及徵氣東[illegible]年
六十推公志事于中貌履于[illegible]之
[illegible]形刻像陽氏雖[illegible]不[illegible]不

同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
諱曰常誠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爲孟賁勇光武軻儒紹聖公傳師法
以訓戎政執稽以肅咸致厥命濟濟于朝冕服以光
畢非從利終從復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
六級下吏公刺于突決亦可謂類伏南荒家士獻秋
聞離以徵大食靡寧坤乘氣剛文胸是遂廷臣進言
庚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仆于京代山尤九梳柏與松
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illegible]神欲可拘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官爲西道節度府掌書記至
府罷從[illegible]六年官至刑部員外郎由刺連永
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恩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
州約[illegible]人于[illegible]連師罪御史小史咸死投之
荒外而君不克[illegible]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瓜處
道洎宗弟來君之喪[illegible]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
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葬于[illegible]之北
四百步崔氏世副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數
敏辯善謀畫南嶽[illegible]西道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
[illegible]
從[illegible]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子
夫人河東裴氏[illegible]先君十年卒其墓在長
安[illegible]君以[illegible]文宗又有[illegible]力不克祔三
有[illegible]故君而從志具 [illegible]大者云
[illegible]
[illegible]父[illegible]文[illegible]其名[illegible]年五
[illegible]
[illegible]其地後三[illegible]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凌與子厚同以貶和上作以文章甚悲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於觀為人余用伏以濟其術以代將不顯而死窮矣凡余之學孔氏為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示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徙瘴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彼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

鬼事為累又告為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寓乎戌辰戌衝也吾命與脈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根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甚樂焉子其以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言余也勤以誌為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為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又文集未就有謀略尚氣節嘐人之急出貨力猶兼朓禰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為言擢為崇文館校

之字句錯木　嘐然

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為邠寧節度掌書記涇之亂以謀畫佐元戎有大功加大理評事侍御史賜緋魚袋[illegible]史館修撰[illegible]遷[illegible]部史為翰[illegible]當人[illegible]史[illegible]愛歟繼[illegible]宗崩邇臣議秘　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下姦黨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日日發哀六師萬姓安其分隊人為尚書仍以文章從出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利衰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

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大人所未全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愍逆尤天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為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illegible]當天祿歸禁中贊[illegible]觀靈龜投貞卜從史[illegible]收罷人[illegible]污吏[illegible]從弱[illegible]匠危疑與[illegible]吏行書徒[illegible][illegible]經邦財用足道之躓[illegible]汀[illegible]九[illegible]

囚虛終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溟死猶傷何以報南
嶺而還有窮故鄉復封兹壤歸骨肉爲之銘志哀矜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馬淑倡也按銘法此不當銘者而柳子銘之
過矣然文特佳
氏曰馬字曰淑生燕長好曰劉家倡也淑之父曰總
既孕而卒故淑爲南康謂者李君爲郴州試任寇見
謫左官爲衡州錄過而聚馬納爲外婦偕寓南海上
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徵聲伎以間其樂
盼紋爲新聲纁飾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
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
朔生〈本
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岡之北垂年二十
四銘曰
容之上兮淡之涉思宴以舒和樂亂台彫致逝安
窮思波蕩兮水之沿兮水終古

箏郭師墓誌

宕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爲中大將軍無名生善箏能故十三絃其爲箏入姿獨得概七律三十五調以審遂摩布爪指運掌堅使本聲絲聲均其所自出頓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夫亂不近葷肉以是參浮圖道既失父母卽棄去兄弟日禿縭入代清凉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意爽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雅音拊蹈以爲神苛會宙貶賀

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爲黃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棄邪人也嘗共音知善處飄自爲擊節致闘管謹覗出入餌不栖不食穀一年變服退進九疑叢叫中被取之益善親遇之不得蒼梁暴水入小船下哨嘍山求道籙會歐陽氣樂安張誠謁留府又罪其行號死至是抵今時已得骨髓肉日猶鼓音門五行居數日竟簡既而病死二日葬州北門西志其詞曰

悄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豈天與之音今已矣丁卯之年秋覧季月闕其圖於山麓始感爲浮圖形道士仁人我衷哦勿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版碣誄表狀祭文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敘事處整則敘情處悲切

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爲展氏禽以食采爲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子夏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諱從裕垂

博裕之道啓佑後徵皇考湖州德清令諱察躬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諂儆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舉其在閨門也動合大和皆由聰明愷悌雍睦莫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造次秉而事不失當舉無秕政故官府誦之用冲退徑盡之志以弘正友道信孚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覿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倫惟明辟爲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即世能職家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既佐從事實司中府固有[illegible]會計明白嗚呼公嘗[illegible]公而成務朝右虛佇行公而用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于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夫人吳郡陸氏[illegible]仲弟紳季弟續家姪某等抱孤即位[illegible]靈櫬奉喪雖歸于京師以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

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號慕成人凡我宗戚撫覿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illegible]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illegible]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illegible]定[illegible]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實[illegible]而閔凶爲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惟其有既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喪未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修身以篤德厲文而尊志以爲理化之始莫尊乎克修

堯剛頌以爲述德之作不忘於祖作始則仰以爲紀
廣大之志敬正直之節不隸於祀作元兄侍御史府
君恭讌其飲諷詠北興皆合于古故宗人咸曰文如
吳興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拔待議端方直而不苛故
宗人咸曰如衛太史鉏桓雍介懷貞抱潔嗣家風
之清白紹遺山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淸如曾士師兼
備四德其能而後公之謂友小子常以兄弟修其
睦於朋友少敬後其孝於叔父天將窮其而奪其壽
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其駭不能文字敢用書宗
人之辭以敘其直故質而俚較要紀事哀不能文故
序而終焉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惜文紀績

四年五月皇帝以叡哲赤紱即位所起陽公爲諫議
大夫後七年延英懇至恭日不解帝尤器其恩爲國
子司業旌直發賢道光儒儒又明年九月巴旦出拜
道州刺史太學生合鄉會詣闕下何蕃等百六十人
投業奔走詣闕下叩閽顧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
其事如已已詔寶目命從升衡如初行至延喜門公
使追奪其章逍遥廻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
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較有立聽聞嘉
言樂其鐘彼聽仰止字高俞寄公受公當職施政示
人矣倚良士勞苦抒大人徐愉於鄰勸誕者益恭祀
鹹肚於序遍郊遠近之觀咸羅進鄉黨令木及下乞
歸諫於名於八牆開克於孝悌以興則又講貫
經社畔座奥義闡背少秀作極儒業冠裳衣出公
而徵進退庭誠由公而儀公征其退吾黨無所遂相
與俗度署史告諸儒願立貞珉俾為不明乃第于
學古之上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亢宗之上

北平陽于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疑誘嫮道德仁□
孝愛友悌董裴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慈惠不能
遷其心怡然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爲可諫義容□
周行爲司業愛加于生從宜乎亦石俾後是懿其辭
曰
惟孫陽公履道孫婷爰初隱聲獲賞基仁德充而形
乃作諫臣抗志勵義而道是陳帝求師儒求我咸均
開朗蒙滯宜明德教太和滋布文機密照群生開□
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之執人用奚□

懿弱貪愛待公顯之欺僞論詐待公信之少年卑□
咸適其宜瘦甚麼弛尊嚴而威公泉其良俾升于堂
耆者既肥榮加衰不公負不用恐咎內訟悅訟斤斷
猶公之誨匪仁孰視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
生從上言稽首帝閽謂人焉尚曾爽我聞奇矜沛濟
壙衢盛猶遠送于南陌祭賻祖在有書德明揚懿則
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別調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于其父太子舍人諱
朗之墓之後自其曾諱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
皆在河南今上又葬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
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內之爲孝外之
爲仁然而習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
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文深而厚尤慕古雅
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

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識者焉
嗚呼獨孤君之明忠仁如道孔子是有顏氏也今
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乎乎使夫人也天而不
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人焉噫乎其祁君諱申叔字
子重年十八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
郎又一年居父喪不勝而沒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
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
君所命行道之日不久然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
天下今記其知君者于其墓泰安石兩□人□句□

元間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溫和叔東平人崔羣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子厚之誌文所取者甚少蓋以子厚爲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大都未免爲唐以來四六綺麗之遺而謫永州司馬以後則文近於西漢矣故其所爲遊山記與士大夫書并盤雜著皆與韓昌黎相頡頏者也欲並讀者當深思而識之

故御史周君碣

調不入史漢在氣韻亦勁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一年柳宗元表其墓曰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多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孝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有不及與王之用沒而遺其人亦獻議有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魏晉以下誄疏藻麗子厚自爲機杼亦有可

觀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于古而覩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一二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詞

曰

麟死魯郊其道不施悲罹人子故衆其儀冠仁服義于辭當時忠其言信智勇承其跡勝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時大爲余欺鬼神不怒妖變咸疑行付之德而奪其齡嗚呼哀哉命如惟呂勤庸以力輔寧萬邦文肘爾周維師亢聖周以降德世有左佐伊祖之則嗣續厥武顯名是大至于化光爰擢其特休秩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門實入自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公舒文以貫宜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貴仕乃揚進于禮可胥藻含章決科懸中休問用張若錄自氏紹綜企光超都肅剛屢見其衰帝嫁餘能人服其智拔俊厥騎欽遑求作賓道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風勁海隅皇威以從永遷員外郎史制用經邦賂推事器諸侯之從出官丑易法課最參二不能僭君自儉曹或出其材管勸自在學作節詠廿郎州刺邪憲秀式紀衛顯翔前淺其畏遑理于道民悉伏奈思懷者揚知哀湖其湖撫丁家其其從遇以何

則無吏追戍不刑加治然順風從令無評繇蠲外徭
我薊盈半雖捐隣邪我黍之菲既穿其畜亦喪其麻
犧鼓斯屏人喜其多始畱中叔惟良廢折考慎既成
王用興吁陟于嶽瀆[illegible]進其神號呼而竭淵訴且諭
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通租匿役歸誠自用兼斤既息
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于隣今我與仁化爲齊人
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身生不竭而足邪思其弱
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爲咎俾民伊祐而君不壽
矯矯貪變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庶不餘食藏無積帛

內厚族婣外剛賓客抗是懸罄逮茲易簀倬無肉服
纂非舊附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聘中之奧
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瞽愚
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
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
秋在鶉首誄于都諸生舉吏尚絅良岡故友咨悽
累行陳莫是旌是告水　水不渝嗚呼哀哉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
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
狠怒以詞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
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
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
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
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
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

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
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
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
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
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
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堯舜爲
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離于正其大以文武爲
首[illegible]而爲[illegible]月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illegible]
成[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明之上使陳而明之[illegible]其[illegible]

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諡曰文通先生後有千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段太尉逸事狀

鎮刻情事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

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

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
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
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
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
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
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
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
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

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
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
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
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
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
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曰我知入
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
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
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

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
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
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
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饑
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
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
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
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
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

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
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愼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
百匹太尉婿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
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
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
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今之言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
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
周邠斄間過眞定北上馬嶺歷亭障堡戍竊好問老

投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傴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覩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尙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祭呂衡州溫文

維年月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人則必夭其年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

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人敬理行第一尙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衆人可知會遇當貴顯得行斯志[illegible]化光之

於朋友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惟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與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為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又祭崔簡旅櫬歸上都文

噫之恨滄決已

嗚呼崔公之柩！嗚呼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家，或瘍而殞，或負而牽，陰流洄薄，咸沒淪溢，頹風太噫，儵穿觸出，哀疎旋海，久乃自室，不如君之鄉，式擧且室。嗚呼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狡佻險，聆聒欺苟，脆暗觜，輕留亟走，不思已類，如是其魄，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其是用歸，寧君之神，去爾東方，返爾故鄉，爽決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酹觴于座，與涕俱流。

八家柳柳州文抄卷之十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上書

通進司上皇帝書

覽此書反覆利害洞悉事機歐陽公少時已具宰相之器如此不可不知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載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臣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庶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愚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乘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戍[illegible]退吾兵而與其攻城據所欲勝而走有[illegible]因其久其當[illegible]此中策也故賊未[illegible]而用之在人[illegible]名號以威其人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堅其心然後[illegible][illegible]然為長久之計[illegible]其來也[illegible][illegible]不敗而自退所以[illegible]吾兵[illegible]之而戍擊吾東兵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illegible]備多而不得其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illegible]彼則不來[illegible]相持不[illegible]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擒使吾不[illegible]其困愁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若吾苦兵討未知出[illegible]不過聘以[illegible]將之略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illegible]無施而不[illegible]兵未[illegible]不戰而使人[illegible]上策[illegible]而賊今方用之今[illegible]爲之兵食於內者[illegible]矣又有十四五為之鄉兵不耕而日食其民[illegible]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illegible]元昊之爲賊其能畏其下思能來其人[illegible]也上逾年[illegible]不[illegible]一[illegible]不[illegible]吾將帥多

縻而不殺此其兇謀所蓄非有余存者也今何故能
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也一旦彼為久計以困我
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用兵久則漸不足用何則
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制勝之權在將不在者可也
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
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必勝者也不可以
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若夫可察西人已
困也誠能守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其兵則賊謀
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

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而易知昔秦并六
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
富力卒而僅得河南隋唐突厥亦常與中國相
攻殺奪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兇強者其
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修城鑿未
嘗經略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用於捕
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勞苦推其兇之是攻守
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得長久之計臣未見其
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
多關東所有又能運致者先無所作然以無窮之
費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
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
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所外為賊謀之所誘
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
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
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
權商賈　三術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困力完而兵
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

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致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
迂遠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
敢避迂遠之議而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
通漕運　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
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
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
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
在昔人用之今人何獨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
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費尚少其後武帝益修

[illegible]今漕百餘萬在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內後世不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汴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

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易爲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乃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

多之利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淺阻入劉其甚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皆不甚殺有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京師其路久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至于南陽由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過之募置遞兵爲十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

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大使州縣綱吏遠詣京師轉請艱滯然後得而給若能自爲之旁耗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錢出賜在所十代充用其近所商賈行常較絲矣此時運之利也其三日[illegible]地利臣聞昔之言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之民聚歛而已故其不

足則雖山澤鹽權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棄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之食者猶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

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强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起置田官募民而田許下之兆遂得穀百萬石其後擁兵皆得積穀無數隋唐因之地廣不可勝舉其勢艱於今者惟在國迫急而不暇田者如曹然猶勉爲之以足其兵而不田者知其利之而所以不知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

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嘗詔陳蔡民發使市牛而耕眞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限商賈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棄爲官耕

凡民之巳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
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
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
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
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
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
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
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
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

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
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
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
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
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
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
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
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
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

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巳來商賈不至一
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
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也今誠能復之使
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
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
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赴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
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
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貨爾今不散
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

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
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
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
也今爲大商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
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
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
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
賈之所以來者以其貨多而不□之術也利厚則
來利薄則□□可以與人□□□有司變法下利

臣謂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人有[illegible]
行商得賤賣其貨尚安肯[illegible]而來販哉[illegible]
而刻剝者甚足使小商不來[illegible]商貨賤貨也今
必以術制商宜盡抵其所積之貨[illegible]而速之使
其貨盡而後變以大大商以利[illegible]十一或不營利則
有糧倍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illegible]
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大[illegible]而速賣矣
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
與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

歐文　一八卷一　[illegible]

臣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所[illegible]若乃縣官自
爲齊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
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
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人皆守以捍
賊[illegible]商出而長之凡小使宜顧日後之[illegible]行於積
[illegible]速其[illegible]不[illegible]誠而內力[illegible]漸積
賊錢漸積而有隙可乘然後一[illegible]之亂倘今之
務也附下以其小者責將[illegible]而行之固
天下幸甚[illegible]

通進司上書

歐公經略已具見其深矣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尊號皇帝陛下臣近準詔
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
治亂之原謹采當今急務條爲[illegible]事以干聖聽
所采伏惟陛下裁擇[illegible]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
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
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
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

歐文　一八卷一　十二

之要也納諫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
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
大[illegible]方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
勞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
財日[illegible]而九州之力[illegible]而[illegible]小者尚無一人敢
前今文[illegible]人[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
患者[illegible]者[illegible]賊今盜賊起矣所
憂者[illegible]人小[illegible]作矣所[illegible]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
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

之勞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勤勞不[illegible]
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
然而事緒轉多文書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
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獻言雖多不如有方之果
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者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
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
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
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
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荊楚收偽唐定

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
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
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强人衆物廣十倍國
初[illegible]敵[illegible]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
用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
大弊[illegible]也何謂[illegible]大弊一曰不明號令二曰不明
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
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人君之威[illegible]賞罰者天子之
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

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illegible]賞罰[illegible]
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illegible]之術也自古
人君英雄如漢武帝唐太宗皆如用此三術
而自執威[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待[illegible]皆如意漢武
好用兵則[illegible]功[illegible]以[illegible]其心欲求將則
有衛霍之徒以[illegible]其指使欲得賢才則有公孫黃汲
之徒以[illegible]其意唐太宗好兵則[illegible]威
服夷狄以遂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
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

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
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又盡
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
常患無將欲[illegible]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
患無[illegible]欲[illegible]則常患無人是[illegible]不得所
欲[illegible]其故[illegible]也自古帝
下[illegible]小人[illegible]不得出於
臣今[illegible]臣之[illegible]又無小人[illegible]臣庶
尊陛下如父[illegible]下之所

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若一旦赫然奮其威斷以行之
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所困一
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
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
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
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
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旬月之間
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符牒縱橫
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

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
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也用
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
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也太祖時王全斌破
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
南藏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
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
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
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裨將畏懦逗留者皆

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
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
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
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
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
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
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
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而教者非將領之材
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既多是老

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
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
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
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
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
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
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
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不責功實之
弊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廢壞於

十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其大者有五一曰兵臣聞
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前代用兵之人
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
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
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
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又以二
萬人破袁紹十四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
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
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

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
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
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
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
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
散支離不相為用以此而出戰所以常敗此所謂兵者雖
多而常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然令敕勒
邊臣揀其精加訓練其老弱七八十萬可得五十
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但未能得以一當十
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
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
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
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人曰將
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
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
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
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
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

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快
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
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
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
日澶淵之[illegible]得牛事此可見也議者不以取
將之無術而謂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大將舊
然精求有智略之士不拘下位有智略之人不
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求以資品惟陛下能
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當以非常之効報國又何

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illegible]用臣又[illegible]
者必[illegible]其受利之處[illegible]救[illegible]之[illegible]今
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illegible]兵[illegible]貴人[illegible]也漢
武窮兵用[illegible]累[illegible]之耳當[illegible]十
八萬尚能困[illegible]力况本[illegible]今日七八十萬連[illegible]五年
而不罷所以竭天地之[illegible]而用不
足也今[illegible]有智者[illegible]物不能[illegible]而[illegible]所出[illegible]有哉
冗卒之虚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illegible]然足矣今
兵有可[illegible]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illegible]有[illegible]之便而

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
其四曰御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
交非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
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先擊敗其[illegible]

伐交者也[illegible]
常有[illegible]
擊必[illegible]南[illegible]之
力有不[illegible]
也假令[illegible]
者[illegible]不[illegible]定
之[illegible]之勢此兵法所[illegible]伐
交之策也[illegible]以來[illegible]常有[illegible]將
之心今又見朝廷非愛戎虜力[illegible]於[illegible]必謂我

師不能出今乘其驕怠[illegible]致[illegible]之將此兵
法所謂出其不意者[illegible]取勝之[illegible]策也前年西將有
[illegible]出攻者當時[illegible]力[illegible]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
師况今[illegible]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
[illegible]可攻之勢也
[illegible]用後[illegible]
[illegible]之勢[illegible]
夫[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其五曰[illegible]之臣

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
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能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
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
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
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
退不肖是致自天下至有司無人得進賢而退
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
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日臨事要人
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

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
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
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
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
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
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闒茸
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
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
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

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
不能主事眾胥吏共為姦民無所告一縣受
弊以此而言則贓吏之害小不材之人為害深今
因有贓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
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
肖之法乎賢不肖既混淆則闒茸者充塞多而無人
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者列於陛下
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聞者為有
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

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利逆於下人心
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
緩之時惟願陛下為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鈔卷之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疏劄子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劾去陳執中　好疑自用是一篇眼目以下六七層委曲打出如用兵者奇正相生不窮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然而至於亂者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不自用其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恤下寬慈堯舜之用心而陛下之用心天下不聞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用日困而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

今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

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群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illegible]執中不知廉恥復[illegible]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illegible]士[illegible]蒙[illegible]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illegible]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illegible]用人之非[illegible]自用之成[illegible]御史前後言事者[illegible]執中之[illegible]收還[illegible]別用賢相以[illegible]臣以[illegible]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包拯不能不汗顏心服

臣聞爲人上者在知用人之先後，乃已用人之法各有其宜。當事務之士先材能，[illegible]名節，其次才成功。惟恐其不爲賞而爭[illegible]其[illegible]，尚名節而從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下於[illegible]之所[illegible]治道之汙隆，存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令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警厲其偷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

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今可重也。故其爲士者常重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其廉恥。伏見學士近除御史中丞包拯爲[illegible]可使爲天下之目，中外翕然，以爲朝廷舍拯之材而不爲，拯昔名節，然猶頗疑拯[illegible]，[illegible]賢以進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月之間，[illegible]已定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資峭直，然素少學[illegible]

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此礙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語言，[illegible]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illegible]中書[illegible]爲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自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於中書，臺官又言方[illegible]而祁亦[illegible]，既而祁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拯忘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

爲嫌。其不可爲者，惟[illegible]可使拯自當，惟自爲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因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賊邊兵出[illegible]，[illegible]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illegible]人，皆銳意於更張。又於此之時，增置諫官，[illegible]言事之臣，御之事職[illegible]是修紀綱而[illegible]，遂欲分別賢不肖

進退材不材而久否之際宜有所畏因其指言事者
而非之或以爲好訐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
激名譽或謂自圖進身之計有是哉一聽上稍陛
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未以其身狥國并爲己利邀
罰不入逐倚然全在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
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要得其人之十中間斥去
姦邪折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臺諫之益
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
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鐵邪之人凡

所舉動每與言事之臣特爲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
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故哉
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徼訐逐人之位似於傾
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
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屏逐
二臣自居其位父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或亂主
聽令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
諫之効一旦由誣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
爲之謂恥近臣擧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

恥而不爲何以厲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
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己所以開誘他
時言事之臣何人以此自信爲陛下取信之人患豈
謂小哉然拯所爲者猶以爲人心所共心者盡於中
而人所不見者示於外而天下所以今拯欲自信
其不見之心而小掩天下之迹是非所以探其物曰云
不欲而自信人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
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號有節者但
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

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
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
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學侍從常論天下事皆窺
見闕失竊以諫之初見對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
著皆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
伏俟罪戮

論選立子疏

忠愍

臣聞言天下之[illegible]言不[illegible]不敢[illegible]必然之聽知不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illegible]為忠之心見臣遇遇聖明容納諫[illegible]言之不必不發其[illegible]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illegible]之事臣亦嘗[illegible]其[illegible]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illegible]人[illegible]未[illegible]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illegible]未嘗忘此思欲[illegible]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兖國公[illegible]近已出閤

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賢與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illegible]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illegible]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illegible]左右則陛下[illegible]之暇處深宮之中[illegible]與[illegible]可承[illegible]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有賢可者[illegible]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老於書吏竊見自古帝王雖[illegible]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illegible]自[illegible]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illegible]夕又有左右侍[illegible]其入而居內也不[illegible]宮[illegible]有[illegible]其[illegible]有太子[illegible]安侍膳[illegible]其宗室子弟[illegible]然相接如家人[illegible]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illegible]奏事者[illegible]天顏而退其[illegible]者得承一二言之[illegible]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illegible]之臣[illegible]之則未聞一人獲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illegible]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見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illegible]萬乘之

尊[illegible]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illegible]而欲言也伏況陛下[illegible]宗之[illegible]宗廟社稷之重[illegible]未儲[illegible]久虛[illegible]未決臣前[illegible]陳以謂不必[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亦可以待皇子之降[illegible]亦其[illegible]伏候[illegible]

論水災疏

言人所不敢言亦人所不能見如此奏疏讀

唐荊川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僚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臣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壇壝破壞都城者此蓋大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迸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筏露居上雨下

水累累老幼狼藉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慘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漂溺人戶數千或云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陛下所以警懼於天之變躬修省之心虔誠請禱以消復災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人心悅而天怒之者亦未已甚而無窮之變其變也大小其變也小求其所以致之由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社計稷之至察安危禍亂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然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廟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副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僚多以此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蓋思上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疑沮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年二三十人者甚多其

高年長壯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安之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後二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豈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不爾且願陛下一有元良爲國以主器而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經紀下之邪心自古儲副所以安人心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心安有儲嗣則人心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以安人心之計又以爲國家美盛之事故必

古太子用不敢專享其美必以天下之□□人□□
者皆致恩澤所以與天下共其慶然則非惡事也
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請立太子文帝再
三讓而後從之者以其重於不自疑而欲讓漢文帝
亦□□也□有一心者非主之福也此亦古代之主
或出於□□□欲而後唐明宗時人言太子事
羣臣莫敢正言有利害者皆不言也太子明宗大
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
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在太子之後享

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
猜嫌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覦陷于大禍
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臣所謂但欲擇宗
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
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斷不可輕緩
所以廷之臣非無忠人言而不欲為此說者遠大議中
外已隔不宜久而不決惟自存留以俟陛下照察于
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在左右人子
之位父自不行若此之迹者也□□□□士

左右女嬰孩抱在□□□□□□路□□□□□□□
止以此見臣民盡忠□□□□之□□愛陛下之意深
收為陛下之憂虞也今之□□天下臣民所以為愛
君計也臣□何□□不從□中外之言伏望陛下聖
躬康寧□□□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安侍□于左
右然後文武大臣春秋奉□□為陛下□□□翼擁護
本支之盛為陛下衆多之福之皆不足□□□陛下出
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未用立
為儲副也既可以察其賢否亦可以發皇子之生

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初議者
已為不可今　臣竊聞外議雖未見其□□不幸有得
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
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有過而□□於今
小將中稱青□□其心不為惡□□□軍士所□
其□□□□□□□□國家生事□□且罷青
內□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
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
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之知爾臣亦□矣乞留

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
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
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
傳曰簡宗廟則水不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
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謂也至於
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類□□可見者
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之可以
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覩詔書曰□□以深
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

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他人所不敢言亦所不能言

臣近服闕赴闕中聞□□降付於左藏庫取綾羅入手
定染院丁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晝夜趣木染練供
應數甚衆辛苦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憂民恤以此
勞人紅紫之事必不肯爲然外間竊聞云見今染
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屬恣濫人頗
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闕失猶思補之而今所言難
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嬖何者能謙儉柔善

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
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
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
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思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
聞張氏本良家子昨日修容退為美人中外皆知以
謂因□□尚留□今不問□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求索
頗多恩澤□□為者修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
知陛下寵之何須太張氏自欲縱恣以致之若欲保
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入□足後宮必□

張氏一人獨所不遺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爲衆人予於中外譏議歸陛下伯可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豫國今張氏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名欲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妻子若賞不久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本入宮之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閑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當如此況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宋人並以歐公濮議爲不然其據經論辨處亦自精密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有司請官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昔下屈意手詔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

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廣本末之論也臣請爲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服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敕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爲萬世法者是中書之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

作者考於六經卽之方今[illegible]見行[illegible]及作今皆[illegible]
經之作三代之後秦漢以來[illegible]郡人[illegible]之統
者亦皆從之可謂[illegible]之[illegible]交大[illegible]者聖人六
經之文[illegible]凡體者有唐三百年[illegible]之[illegible]體
者[illegible]之[illegible]方[illegible]年[illegible]交[illegible]今[illegible]皆祖
宗累朝可定方[illegible]其行之[illegible]而不
用[illegible]自用無稽之[illegible]
日[illegible]致水災者臣伏以十大[illegible]人臣敢
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illegible]

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天[illegible]然皆須人事已[illegible]於[illegible]
天[illegible]形於上今者[illegible]之[illegible]本因兩[illegible]
象[illegible]其無稽之[illegible]定[illegible]之[illegible]中[illegible]
可[illegible]乃考古今典禮[illegible]有[illegible]不敢自信[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近[illegible]而[illegible]下[illegible]中[illegible]使[illegible]可
[illegible]是[illegible]下[illegible]如[illegible]人[illegible]
不[illegible]大[illegible]人[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仍[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
大[illegible]者[illegible]人也其三[illegible]臣謹按[illegible]

皆宜[illegible]父[illegible]考[illegible]道[illegible]
已其後改[illegible]考[illegible]之[illegible]
爾皆[illegible]父之名[illegible]不以為[illegible]也[illegible]帝
以後[illegible]建[illegible]之[illegible]數十年[illegible]立
不一至[illegible]七人[illegible]議云
親[illegible]不[illegible]史皇
孫為[illegible]人[illegible]者為其
父[illegible]京師亂[illegible]
以[illegible]交[illegible]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其皇

定[illegible]本[illegible]師[illegible]亦無所議[illegible]後[illegible]京師欲尊定
陶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之故[illegible]
[illegible]定陶[illegible]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illegible]論[illegible]
京師為不可[illegible]則[illegible]皆[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illegible]京師則不可[illegible]今[illegible]者
不[illegible]所[illegible]臣故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議[illegible]而[illegible]
有不改[illegible]之[illegible]方議名[illegible]之禮[illegible]
未[illegible]議[illegible]者[illegible]引漢[illegible]定陶[illegible]京[illegible]

事身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illegible]也夫[illegible]
而言韓宗師以亂[illegible]宗[illegible]之指若果爲
此[illegible]爲[illegible]
矣其如聖主之[illegible]
言事者[illegible]
廷之[illegible]又不[illegible]朝廷[illegible]
遂以爲欲加其[illegible]干亂統紀[illegible]
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自伯[illegible]
引大矣恐進入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爲

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
辯而外廷學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體不[illegible]
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嗷嗷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
說以所後爲父矣而聖人又有其所生父名者非曲
爲之意也蓋自有天[illegible]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
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
子爲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
後耳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illegible]人之子以爲後亦
不[illegible]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

人後者承其宗之事任其子之責[illegible]
宗[illegible]所生父[illegible]亦不得[illegible]其[illegible]降而抑
之[illegible]可以義斷[illegible]其父母之名[illegible]不可易
也[illegible]欺天而誣人矣[illegible]服出
爲人[illegible]又爲所後
父斬衰[illegible]濮
安懿王爲[illegible]
母也反爲義服自宗[illegible]降猶
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

爲義服于於濮王[illegible]父也反服小功於宗[illegible]兄弟也
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
稱之則[illegible]亂如此也伏惟聖下聰明
[illegible]不[illegible]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
將從[illegible]不見其可欲違衆[illegible]
本自違衆而能衆事者顧[illegible]中外
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其名號爾至
於自隨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illegible]
疑可釋若知如此[illegible]

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予按濮議所爭稱親置園立廟濮王之子名孫世守其祀本出於天下爲世之公而非有情於典禮者特當時臺諫名爲范純仁等過激故爲紛紛耳至於本朝

興獻帝事大畧與此相同蓋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張桂首議時予方以翰林侍先輩問先輩每語及輙爲怒而裂眦及論大禮或問爽然自失矣然呂柟諸公始以議禮被譴已而復起張桂用事後而議禮諸臣錮且沒齒矣予特爲之累欷太息云

論葬荊王後[illegible]一行事[illegible]子

本朝唯三[illegible]

遊風聞已有[illegible]其大[illegible]事監葬官等[illegible]可以之恩人心民情[illegible]可進作事欲愛民節用而[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得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illegible]不[illegible]如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illegible]其[illegible]三也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苟絕此[illegible]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illegible]路[illegible]海[illegible]場之後不可更有誅求[illegible]今欲乞指揮[illegible]可[illegible]是合要之物[illegible]官給不得民間科買[illegible]乞[illegible]一行使人[illegible]葬人等一人以[illegible]先定人數然後[illegible]京西令依數供[illegible]以下[illegible]者不必人[illegible]乞[illegible]定人數及[illegible]人[illegible]人數亦乞[illegible]及一行官吏[illegible]合[illegible]外不得[illegible][illegible]以人已[illegible]

乞選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於外費用人吏亦
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己亦從違制若沿路
以供應爲名於民間賤買及乖擾者皆以枉法贓論
如此方禁方可杜絕浮費以副陛下孝親節用之人

論葬荊王劄子

總只是恤財用上爲本

臣伏覩朝廷雖差宋祁監護故荊王葬事然未見降
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謂
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人貴明乃忌之說陛下
聰明睿知必不信此惡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
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傷民枉費
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竊謂前後勑葬大臣浮
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爲主司措置之
失致人因緣以爲姦弊今若盡節浮費及絕其侵蠹
而使用物不虛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此不知所
司曾將一行用度計定人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
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
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
費而已今都不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
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日必須遵禮而
日不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的此兩端葬則爲便
然須先乞令只就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剗其

[illegible]人之名有典禮實用之物
數[illegible]無益
如此[illegible]人之美循後
葬古人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有物
之年[illegible]不能據
則[illegible]者皆
云葬則爲[illegible]有則不
顧典禮因體論典禮與體者[illegible]各從
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聽明今便葬之害一不

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爲不葬之
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illegible]成王之
名[illegible]也信[illegible]卜之說而違典禮[illegible]目下減節力所
易[illegible]禮或雖行使[illegible]之[illegible]七年間不
[illegible]使內[illegible]天[illegible]而
[illegible]心[illegible]令天下[illegible]之
[illegible]所
損傷陛下孝治之美[illegible]
荊王於[illegible]名位最尊[illegible]

唐宋八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劄子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歐陽公此將亦必聞范富所條之事恐仁宗一時不肯處分又怕群小內攻故先爲項門一針語所謂拿雲手是也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得同心叶

力之人而君臣相得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願行之如何伏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illegible]京師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人人[illegible]

人匪前抗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此二人所繫陛下
舉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
舉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竭力陛下不宜
不力主而在後上不忠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
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
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消難外臣間有者仲淹等所
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弊方能救數世之積
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
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

集文　〔人卷三〕　二

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
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
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以享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
稷之福天下之幸也選取卅

論[illegible]
猶之[illegible]
引之路[illegible]不[illegible]心
臣伏見近降[illegible]容[illegible]以來中
外人情頗[illegible]疑懼[illegible]公議[illegible]以[illegible]
但間邪[illegible]心傾險[illegible]知[illegible]姦言好為[illegible]
以[illegible]小人朋附者衆皆[illegible]前在[illegible]
眾[illegible]人[illegible]以間其往來[illegible]陛下聰明仁聖
勤儉[illegible]於用人尤所審[illegible]自古[illegible]之言

[illegible]　〔人矣三〕　三

[illegible]於前[illegible]納之際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也臣以
[illegible]知[illegible]之要則不失之矣何[illegible]其要在先察毁
[illegible]之人[illegible]者[illegible]所毁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
矣[illegible]小人[illegible]可[illegible]其人[illegible]可用矣今
[illegible]而不附人[illegible]不附[illegible]其直
[illegible]也如此等人皆以
[illegible]人[illegible]小人也
如[illegible]人[illegible]為[illegible]為人
川[illegible]用[illegible]

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臣謀
而用之乎我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
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
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
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所與昌朝以爲
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
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
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爾之近習朝夕
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譖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

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
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
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
熟于聖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
之亦左右之人稱薦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
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
物論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
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柄用今臺諫方
欲論奏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駭物論喧
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
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
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乞聖慈抑左右
陰薦之言採搢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
天下幸甚臣忝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
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
裨補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公全言

臣材識庸昧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啟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頗有愚慮苟有可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

臨御已來擢用諫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恩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頗著忠直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

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類擅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拂心逆意而難聽者此忠臣之言也希旨合意而可喜者

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夫懷私挾詐之人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私懼遭彈駁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

思致陛下愛惜名節凡所施於進退取捨之間務合人心
事者懇切人主聽言必從言路開通則
所謂累旬中范師道呂誨相繼罷黜則知朝廷州縣
中丞介言宰相不當者各有所貶其中後
呂景初言宰相梁適罷黜出外其後趙抃范
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言者當獨貶
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並貶
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
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自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

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
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
處本末亦粗見明可以參驗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
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
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內臣罷臺職守外郡
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二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
介不以前斥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廢進
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所謂進退一節
終始不變之士也王陶者本出孤寒只門

為眾始得臺官及緣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負公之
論義絕於舉人雖顧私恩人之常情捨私恩以義
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
臣矣此五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
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於其義有可取當言事之
臣姑相朋黨自指人臣以有黨者臣竊以謂不然介
與師道不與緒為黨乃與言事之臣論其同異然
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因謂未可以此疑
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此者雖未論官幸蒙陛下寬恩

各得為郡未全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
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
依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
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王荊公學行偏駁固以不羈而呂申公則歐公所仇而屢斥之者今舉其子可見公之公平正大矣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亦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為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聽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眾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蓋緣言事之職但為遷進之階蓋緣言事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其下有衆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言之事務貴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空煩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衆所推守道安貧

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illegible]人不苟進者[illegible]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illegible]已有中[illegible]復上所置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闕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助陛下之聰明臣切被恩榮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

薦司馬光劄子

司馬公之不伐欣公之[illegible]賢可謂[illegible]之[illegible]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illegible]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又司諫諍[illegible]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亦以是為[illegible]六年[illegible]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是後光以諫官[illegible]其事致深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illegible]光先帝選自宗藩入為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illegible]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illegible]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其貞固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諫府則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發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十二

乞獎用孫沔劄子

老成典刑之見

臣伏見蕭關猖獗[illegible]之[illegible]歲之間必為邊患國家[illegible]之[illegible]在擇人自罷兵以來于今二十餘年當時舊用之人零落[illegible]獨有尚書戶部侍郎孫沔嘗在西[illegible]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人不道故未有臨陣破敵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撫綏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才朝廷方務擢[illegible]在外嘗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況所用者取其[illegible]謀[illegible]其成[illegible]老將[illegible]起成功者多沔雖申聞[illegible]從逸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illegible]使[illegible]實未[illegible]伏乞聖慈特賜獎[illegible]方之寄取進止

十三

此絕呂夷簡增入文字劄子

此即古人斜封之戒文忠公批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為大臣久在相位未能為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得二虜交構中國受弊只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紀綱並今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專權況已罷政有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恐夷簡欲

當此病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況夷簡患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必難自寫其子弟等又不能防詐偽或恐扇惑於體尤為不便難陛下聖鑒明於夷簡縱思姦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并公議謂國計為患不輕其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况今中外群臣各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行責不可更令無功已老之

臣時相惑亂天聽

論狄青劄子

古人之所難言見人之所不見只緣宋承五
代之後厭公故不得不為過慮然亦罔讒狄
公狄公亦所服心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
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
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
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
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
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
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
士人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
智相與語于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者其故何
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鬬於前隙也[illegible]而為見福者
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陝西已著名聲
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何管機密進列大臣
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
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illegible]本是

小人[illegible]
出[illegible]其人[illegible]以[illegible]過[illegible]
於人[illegible]見[illegible]其材
能國家[illegible]不知
軍情或不測禍將自青為有緣能自以才力服人
又知撫御之方頗以恩信結士以[illegible]知青所為
尚未得有之名者[illegible]一二假令[illegible]如此等
事使謂但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
撫我者之恩信亦豈能遍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

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
[illegible]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
必不為[illegible]患[illegible]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
勞使之然也[illegible]者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
已而為人所[illegible]矣為青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
[illegible]不入不[illegible]近日以來[illegible]令其或
[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路傳說以為常
[illegible]非[illegible]非反者倉
卒之際[illegible]不能成事而能為

患者多矣此亦自取敗滅然為陛下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階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而為之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明君不能制患於未萌所以致此敗滅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曾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容勢不能容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乞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諭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其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體既去嫌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矣[illegible]未萌之患者[illegible]必信者[illegible]已前則又[illegible]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illegible]而事繫安危[illegible]愚不敢自默取進止

[illegible]

[illegible]

臣近又聞狄青與劉[illegible]奏[illegible]

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illegible]可謂之

人[illegible]全利[illegible]曹

瑋[illegible]心知其[illegible]能得之

則於此之功不小於今[illegible]西

來[illegible]以水[illegible]成令

混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

而獲青所見不同遂成嫌隙其狄[illegible]

家[illegible]

[illegible]之意不足兼[illegible]將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然後[illegible]而[illegible]乃是党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可成之

期[illegible]也自用

兵以來將帥為國生事者少此水洛城不可自惜以來未能得之亦潤辟境土在今可當依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被罷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人聞劉滬被囚各州而蕃部皆有驚疑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設使水洛城就他時為一段怨狄青怨滬則已又欲遂其偏見而不顧則水洛必須廢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渭州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與周諭

青連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違見因嘗既已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與宜釋放劉滬不失自效其帥臣之威聊自釋之使成禍患若能臨出師令有違道逆之命者任聊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劉滬以汝於水洛展效曾收成功故論青使赦汝者當竭心以自贖俟水洛功就仍又戒青不可以此恨滬堅性不修惟守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協力同萬一小有疏失則是狄青故將之必有所歸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患不失邊將在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損若不如此未見其可為若既不可廢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害劉滬利害[illegible]乞聖慈深思取進止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學書中將領機宜

臣伏覩勅除鄭戩知永興軍仍依舊兼四路都部署臣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愚見亦不便何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部署或分而各領方今分各有利害惟是去年所任鄭戩今日之事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番漢十萬

之兵盡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諸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關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往復稽遲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見事有不及處置失宜則為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職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為無用之人將若知戩可關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當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為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部署則上下相攻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部署部將都將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事體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

其職自是大臣避人指摘避己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為將帥尚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因其虛名既不可內留永興而遙制則乞各其虛名只令戩知永興以臨政以為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體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慨切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爲相度陝西青白鹽勑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一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以爲太頻以子奭宜勞絕少止兩次而[illegible]恩賞已數且當功不過一次賞之不已故縣尉人方得[illegible]京官[illegible]賞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illegible]又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

民又入　一人未三　三四

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爲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若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況范祥暫出勾當只合差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爲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爭用　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得一若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臣乃代朝廷爲惜不知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稱今日若[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令[illegible]後外[illegible]之[illegible]合令其人之[illegible]者[illegible]賞而不已[illegible]人小[illegible]人亦自然[illegible]以朝廷用人[illegible]今天下任但不[illegible]當有[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吏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前已是所稱令天

敢文　一人卷二　[illegible]

下[illegible]之人而[illegible]況又[illegible]斷[illegible]不可和恩取[illegible]

論江淮官吏劄子

臣竊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illegible]已[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朝[illegible]未聞斷遣仍聞議者[illegible][illegible]寬[illegible][illegible]來江[illegible]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走長吏以兵甲或[illegible]致宴臣謂倫一叛卒僅有[illegible][illegible]官吏敢如此者蓋[illegible]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爭學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illegible]下[illegible]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是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從

怨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illegible]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illegible]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今日四夷外強盜賊內攻其勢之危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之[illegible]內[illegible]寬縱使朝威不振[illegible][illegible]賊[illegible]今已[illegible]之[illegible]此[illegible]猶不[illegible]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情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深行議者無由輒解或[illegible]以謂自是朝廷素不[illegible][illegible]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illegible]

教化而不罪殺父之人[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罪[illegible]人之賊

吊不可只言自是朝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罪[illegible]人之賊過也不可用此說且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朝廷[illegible][illegible]編之州[illegible]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朝廷[illegible]兵之[illegible]今[illegible]夜賊

矣今朝廷素無兵[illegible]爲大[illegible]者人不[illegible]之守[illegible]論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illegible][illegible]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樞要之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議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illegible][illegible]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

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賊[illegible]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illegible]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宋人家[illegible]歐陽文忠公[illegible]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劄子

乞補館職劄子

是大體處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

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群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獎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猥蒙任使俾塵宰輔之後然今日論議不能無異同蹈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指陳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列如別劄欲

望聖慈因宴閑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今取進止

按宋制館閣取士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推勞一路也而其外又有制科召試以升之上而今獨有高第與夫十數人而已館閣由不…

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問議事公之見漢唐以來[illegible]少者

[illegible]宗慶曆[illegible]年[illegible]犯京邑[illegible]下百官[illegible]

[illegible]宗[illegible]此[illegible]也[illegible]議者[illegible]坐

臣伏見祖宗以來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貴於謀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雖有大事秘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畧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言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秘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疏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錯失皆由大臣自無深慮而[illegible]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人不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虜大年有請今從與

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與不與凡[illegible]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illegible]各令[illegible]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illegible]事大[illegible]人於庶官[illegible]疏遠人中[illegible]議論[illegible]見其奇[illegible]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兩府之議至於小事更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詢[illegible]供析所使大臣自擇至於刑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illegible]官知外事劄子

忠[illegible]之議

臣[illegible]其[illegible]事[illegible]奏[illegible]朝

廷不欲人[illegible]進[illegible]於[illegible]令[illegible]進

指揮[illegible]此事[illegible]於聖[illegible]是[illegible]大臣意

欲如此[illegible]廷[illegible]事[illegible]朝廷欲人不

知以[illegible]有[illegible]見之明

尚須博採[illegible]以求衆助豈可[illegible]人口

況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

采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

廷[illegible]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上極有憂國之

人欲爲人主献言常患聞事不的況[illegible]之官元是

本[illegible]見有[illegible]列[illegible]初[illegible]則[illegible]於

未[illegible]今事無大小常思後[illegible]令已行

或[illegible]多不能及[illegible]不使聞

知[illegible]臣今欠乞[illegible]院凡

有[illegible]須[illegible]臣[illegible]是

一如[illegible]

一竊見御史[illegible]見有進奏官逐日[illegible]次乞依

舊[illegible]入[illegible]有外方奏事及朝

廷[illegible]

一竊見[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廷

[illegible]之[illegible]朝

廷[illegible]方奏[illegible]事

[illegible]未[illegible]以論列

右[illegible]一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illegible]

乞令已殺用劄子

臣伏見去年自今春服藥已來群臣不得進見今聖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欣悅然兩府從官臺諫省府臣僚皆未曾得一瞻奉今聖躬垂拱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高閑頤養聖體然兩府從臺諫省府臣僚皆是陛下朝夕人者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隔絕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不從臣子之於君父勤綣年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今欲乞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臺官一兩餘司不引人對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得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閤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留身及謝恩閤門仍不得以常事上煩聖聽只許一兩刻退所貴不煩久坐

伏候敕旨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illegible]

臣近見州郡按察使皆奏體量知州等官為政不治及不能者其一皆罷之以何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以轉運按察使為不足取信然朝廷為任事者轉運其人乃却仰令當任事者上言事及不信又體於其人者有不疑臣不知朝廷果是不與不才可信與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皆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為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為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信提刑不為才飾合有上之罪矣若各以罪所有者則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提刑不須不信其言不可是非不分混亂曾作臺官亦制無狀只令御勘亦不能了者為御史中丞以不才不能劾過兩府而臣亦不識中其才與不才人人皆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為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只以避嫌為名其實不肯上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彼默者知人臣進於言者

不得已而行其間怨不歸已苟誠如此是仁人只殺
害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只是奸佞不次之尤
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古今以為轉運使不察官吏特
出詔中加以使名令其按察今按察使依舊詔書舉
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罷官信之是
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
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懈罷官爲事今
部飾去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恐
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賊

甚肯信嚴飾亦懸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獨
部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爲朝廷不
行人各隱懸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戚朝廷之意不
可論也伏乞聖慈取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
按察使奏人如不有老病將然不待者不必更委別
官亦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各得盡心取
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

軍中選將亦是一策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衄大將陣亡者多往
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尺寸方今
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事急邊鄙不思根本內
虛朝廷特詔爲　自事急以支吾人　重歸備謂非其
人禁兵將帥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
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
安忘危備患不講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

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
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
基輩出典方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下如當今之
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
笑四夷之遠其輕侮臣竊見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
昊亦　未有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即須效
效能　敵必畏其威武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
朝廷不至低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
以為　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

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爾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從試弓馬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換得官者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爲可笑試中者僅得借職縣尉參軍雖挹有已於此求將而欲御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取侮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變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濟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欲條陳若必講求選可矣用臣伏見前及五代全乎閑卻行伍四方在世不苦其闕名皆出于行伍只如西邊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皆由行伍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識略以求將之法當依古人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中兩軍中年少有力

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則爲一隊而敎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技勇皆已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敎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技勇皆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敎之人技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有識可如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相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技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爲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人下凡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遇遷次補至於技師皆是庸愚暗懦之人得失相得

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諸禁兵爲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使別其始稱增舊給不使大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可精兵也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其間若有破賊奇才異器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論逐路取人劄子

剖析處最痛快可誦

臣伏見近有臣僚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申請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曲盡其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

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所長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

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
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
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欲進士與多少
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
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
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
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
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
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

南省又裁東南而增西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
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
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
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
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
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
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
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
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取[illegible]

今[illegible]

不可者[illegible]

州[illegible]人亦[illegible]只求一[illegible]

[illegible]須朝廷以[illegible]此人不[illegible]

[illegible]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

經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

大[illegible]一[illegible]必行[illegible]何可勝數

故[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至公待四方

如一[illegible]見選人自無[illegible]今可行之[illegible]若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忠[illegible]

大[illegible]之徒[illegible]

又皆起[illegible]中[illegible]之人[illegible]
設本行材質[illegible]
久不[illegible]有當[illegible]不須[illegible]
舉綱修[illegible]年以[illegible]人[illegible]行[illegible]人[illegible]冠
突入虧損士風[illegible]內舉人[illegible]君子小
人[illegible]所司力不能[illegible]甚嚴
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推此[illegible]
事有爲不及之願下有司議華其弊此當今科場之
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爲陛下守祖宗

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
久而久處乎故猶此强言乞賜裁擇

[illegible]出納[illegible]
蘇氏[illegible]不便[illegible]
公此職尤[illegible]分[illegible]
臣伏見朝廷[illegible]中小之民[illegible]
不使多乞[illegible]
能究[illegible]有[illegible]見其敢不[illegible]事件
謹具[illegible]如[illegible]
一[illegible]青苗錢取利於民[illegible]朝廷深
惡其說[illegible]聽命有司具述本[illegible]中外

以朝廷本爲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之上論議
[illegible]之民[illegible]爲何物
[illegible]以事
[illegible]不肯取三
[illegible]以
[illegible]乞
[illegible]不取
[illegible]於民
[illegible]聖旨

旨揀許元所指揮如災傷處今已[illegible]四道[illegible]苗
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
歲豐凶固不可定其[illegible]年常少[illegible]凶歲常多今所
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illegible]災傷[illegible]遇二年豐水
旱則[illegible]錢指揮拖欠[illegible]不[illegible]須一併
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人并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
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
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帶欠料今依錢數則
積壓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未

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
支移與欠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
朴催驅官錢免積久失陷
臣竊聞[illegible]者多以抑配人戶為患所以朝廷屢降指
揮[illegible]東州縣官吏不得抑配自[illegible]然[illegible]路各有
提舉[illegible]等官往來催促必須借錢依[illegible]由
是[illegible]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配自[illegible]而提
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illegible]官以不能催
促盡數散俵為失職州縣之吏[illegible]不[illegible]虐勉

[illegible]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
已也由是言之邪雖獨責州縣[illegible]以臣愚見欲
乞先[illegible]提舉管勾等官[illegible]以責州縣
不得抑配[illegible]錢[illegible]多少散
之不得[illegible]數亦不[illegible]民戶戶請
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
前止於如此然而[illegible]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群臣乞
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

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遂還新制一
切罷之以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
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
下利害如臣[illegible]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
止

請耕禁地劄子

經略至計與蘇子由所上乞禁邊臣爭界劄

子五首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汾邊經久利害臣竊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汾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斗以為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既禁則汾邊之食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和博斛斗支往汾邊人戶既困險遠不能資

運遂賚金銀絹錢等物就汾邊貴價私糴北界斛斗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糴交易時引爭鬬輒相斫殺為一與汾邊構事端其[illegible]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illegible]界[illegible]及殺法不察[illegible]不過吾界[illegible]一歲不豐或其[illegible]頻歲邊界[illegible]不通閉我軍[illegible]我師飢餉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illegible]州軍汾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illegible]代州

陽武寨[illegible]久不決[illegible]二十上里見今[illegible]大[illegible]文來[illegible]年未決[illegible]自容[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地不[illegible]則[illegible]忽[illegible]敵之[illegible]界之[illegible]州自有[illegible]內地之民[illegible]之[illegible]是謂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一二萬頃若

[illegible]利之[illegible]稍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illegible]召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目[illegible]條陳取進止

宋大[illegible]文忠公[illegible]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劄子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老成練達之言

臣伏見契丹所差汎使求爲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又人不肯成言致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故今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啓

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爲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輕酌人情料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好久矣自□□□□□□於信好自表慇懃別有家□所以書像□□□□□□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又欲食言而中輟是彼以私意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自中國始彼得以爲之辭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爲辭自前非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有於禮不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況此書像之來寄示慇懃之意見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恥懷恥蓄怒何所不爲此人之常情也許其又不許其子眇弱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所須似聞之亦未以爲□□□爲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彼人勢必更來索□□□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爲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它求則爲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

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說以起戎而結禍大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畢我事務又未能必止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邊使又臭之目□□□頗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自□□□□□頗懼總出於獨斷勿沮其□□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聖論虜中告以如約而依今冬因遣常使特與之則於事體猶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澧州瑞木乞不宜示外延劄子

亦是指大書處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方無事百物有成然後爲太平今西羌叛逆未平四患正在北虜驕悖伺隙之謀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川湖南蠻蠻爲亂兇賊四起連後殘一處無事又聞一處又內則百姓困於賦歛盜賊縱橫府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賊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偶能驅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却有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觀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是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可信也象麗天與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變化無常不可信以使生不偏忽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大可苟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人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內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外廷所貴不長天下知朝廷以興兵累年四方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歐文 卷五 三

歐文 卷五 四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先事制勝之言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況自通好四十年無纖芥之隙而輒爲姦計妄有需求移以成狄貪惏性同犬羊[illegible]伏況窮使其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爲弱知我可欺故恣以金繒求滿其志更邀名分稱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爲功則有邀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朧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怨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而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illegible]制勝當在長先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謂可以[illegible]處置因循施慢誰復措心豈可待虜使在廷方始惶惑今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故今[illegible]

一曰選邊防處置未致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聞禦備密務修完此最爲得也況今邊防處置自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爲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諳情僞[illegible]不煩朝廷[illegible]度以爲[illegible]一路最爲要害[illegible]事須用人今定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軟弱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虜寇有端陛下試思邊郡之臣[illegible]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illegible]有事自此修舉而[illegible]二事最爲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illegible]循舊弊惟有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强施行其一二至如謀大利害立大紀綱則[illegible]

內亦有奸凡朝廷機密之謀未有一事先聞於外者
臣恐因諫諍皆發在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恥
無使夷狄之交復致發大威權擅臣下行乞詞門所
府大臣內外和與不和能否與其別有否守有
所說能以廟謨奇算沮止之否有實效以計之則練
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之不及事矣臣願陛
下勿謂夫歲六月之來可以苟解今後有所用事難
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
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

臧支　八　集五　七

行之取進止

一論麟州事宜劄子

的確之見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議麟州事緣臣未到
間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承準樞密院
劄子備錄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
親至河外詢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
馬人數可以經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
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論約爲四說一曰辨
衆說二曰較存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

臧支　八　集五　八

經久之謀庶近禦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說者臣竊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或
欲廢爲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饋
運或欲命城守以招輯蕃漢然廢爲寨而不能減兵
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爲州其城壁
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
黃河與府州各有餘里若從之河次不過移得五
七十里之近而有易守難攻之大險以此而言移廢
二說未見其可至如抽減兵馬減是是議之一端然

兵冗不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爲實邊之本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爲必須委付邊臣尚其久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事乃可收其遠效非一二年替之吏所能爲也臣謂減兵省費之說其他之事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爲河外數百邊戶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廢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容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占地建立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廢後則府州亦爲孤壘而自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河對岸爲其巢穴今其有數百里外公河尚貲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是斥堠冰終歲常憂寇至滔河內郡盡爲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一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粮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粮一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番外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擔又有貧所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趕約伏路其餘並無所爲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一寨下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蓋是後來增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省今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置一都巡檢其中堠自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寨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保德軍輸粮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人宿食者求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些小賊馬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寨之兵不失應援爲計不去自甲之內非是減兵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有之則[illegible]
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
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土豪者乃其
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偽
凡於戰守不至乖謀若委以一州則其當自視州如
家繫己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
其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
漸自招集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內可輯民以實邊省
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

歐文　一八　卷五　十一

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
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二百家其材勇則素已
知名況其官序自可知州[illegible]年間觀其役效務能
善守則可也任之使久為首是之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乞聖慈特賜裁擇若不可以施
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予嘗按勇有大略南夾蠻亂其須[illegible]勅發元
兇之後便行招撫故予[illegible]真盡欲務蕭南夾
不爲於人行次公意亦[illegible]此
臣風聞[illegible]敢九員[illegible]賊而務設[illegible]人有殺仍
闘入彼巢穴奪其積貯用是之後[illegible]其私役之勇
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事當慮久遠患窮上下
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喜色不能銷弭外示
擾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　日不待成功便行厚賞

歐文　一六　卷五　十二

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成如此則計之大失而
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
軍利賞見小人盡殺小人爲懼害起爲盜除鄧和尚
李花腳等數十頭項外其餘盡人小成大者不可勝
數今敢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一千餘人於二千人中
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皆皆驚散必須復
集臣見自古蠻猺爲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昔緣
鄧和尚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此小
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機不可失也若令、

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併力捉拿其餘
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俯首之
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暑之兵
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堅不惟爲
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
厚賞訶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敗獲賞士卒人而
敗[illegible]小[illegible]出戰得功緊銳不招之藏朝廷亦惜敗小
卒[illegible]小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
乞[illegible]特降論授與事宜候彼招安便行厚賞今

湖南殺戮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illegible]是村遭
殺戮適值爲盜之徒在於人情皆恐盡殺必能全活
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論與楊畋其
賞典乞少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深透人情[illegible]之言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高延德所
疑移入內地尋任左[illegible]以[illegible]寧州忽須父之諸
部屬間延為不服處乃本土死於邸家致身又疾病
將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處亡是以討方今西部用
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雖已守尚盡死
於邊須當厚遇繼諤僅今其家族皆有陳得其子又
疑其父繼諤未遷內地其賞與鄉關甘居官乃是因

疑致其失所身病家亡見彼則心又無顯過在繼諤
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嘆於守得之分又失羈馭蒙
係之方爲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請父子之心豈
得無恨反覦中國乃為邊讎必與邊塞別生患害其
餘部族亦必歸心內家日有其已來凡有計謀未聞
勝算尤於招撫蕃夷之得蕃人恩威後使離叛者多
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illegible]自欲[illegible]前請召
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illegible]還本[illegible]守
[illegible]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陛家之[illegible]所

施若朝廷猶以爲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將計其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

虜復於和議中以此爲言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爲北虜中嘗問元昊事意恐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張形聲今以小小相侵擾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亦屢論賊在諜列使僞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時已嘗言其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人不見信無一人助

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成而嚮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使之後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於何廷禍所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議獨力爭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稍知通和爲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伏乞大臣不執前議早有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爲之理所求許賊之物數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若賊所須索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亦宜就此且須自持重因而罷

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為福後患可弭若或忘患驕貪
心未萌後遣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為名亦可拒絕
今通和之中為中國之患大為一旁之利深為一所
賊今得之以不若得伏地更可長事求就和則此時
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
賊背和之意知我當彼利之謀乞早為謀以拒絕
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過與其國中
國無故作謀欲我併力以吞唃厮囉所轄蕃族之類
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

請但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唃厮囉等皆受朝廷
官爵實為國藩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
交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異此言必難聽約用此
為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為臣愚慮
知不和患輕易為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支臣前後
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
臣為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
乞省覽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

臣伏見朝廷與西賊通和朝廷所與物數目不多內
茶一色元許於數內分錄中國茶以大斤小斤不同當
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
慮西賊通和之後自要大斤若是大斤則是三十
萬小斤之數如此則合用一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
十萬物真宗時歲用大數今卻自只用二十萬物三
十年後來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
今元昊一隅之敵一旦便與五十萬物臣竊慮言為

國家大患兩事不知為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
斤之茶自南方來陛下甲方至西界當今民力
困乏陛下不恥屈志就和本為休民息力若歲歲輦
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
元昊境土人民歲得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
場除茶之外須別有好物博易既中無用之物其
大患二也其勢月當與中國為敵國凡元昊為小邦若
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其添何以應副
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

萬夫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綵而已今西賊一歲三
十萬斤非虜吏要二三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
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抵急欲事結不顧國
家利害惟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使來兩府
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大臣有此
一事尚可罷和伏乞陛下特令兩府大臣共議保伴
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悟若其為患
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言西邊事宜第一劄子

曉歐公前所上兵事當時君臣合擊節而指
揮者殆猶豫趑趄若此宋之政體持可

臣近曾上言諒祚狂僭為患朝廷宜早留意及乞遣
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今多日未
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朝廷輕敵
亂寇無素定之謀每邊奏急來則一時悉倉卒
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覆將可為
痛心今者諒祚所以為驕寇秦渭州路焚燒數百里間

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
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
遣使者齎詔詰問之又拒而不納使者有遭俛有懷
詔而回則人臣不勝其辱矣當陛下含容之際遣此
狂童威沮國勢此臣之罪臣謂陛下宜赫然發
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上
兵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
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處置者事甚多皆陛下聖
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閑暇御便殿召當職之

臣按[illegible]指書多[illegible]見陛下可以不下堂而盡在
目前然後[illegible]各[illegible]將相以戒勞而陛下以
萬機之繁[illegible]之[illegible]如[illegible]進呈又
皆常程公事小人[illegible]定大計[illegible]四路
邊臣自戰爲退後亦不[illegible]四衛
又如慶曆[illegible]延[illegible]山界文
字進呈此邊事自[illegible]中[illegible]
假此文字爲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illegible]後守
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illegible]陛下任之
歐文　一八卷[illegible]　二二
政府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illegible]又有可
黜去不疑臣亦[illegible]未許
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illegible]
何以自處所有[illegible]所上奏狀[illegible]
書密院[illegible]文字　[illegible]
取索之本編令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
臣竊見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强占侵地欲
先得地然後議和[illegible]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
又聞邊將不肯力爭凡事所繫利害[illegible]意
見朝廷累年用兵自致無功　[illegible]以金
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使欲輕視中國[illegible]
遣一兩使占邊弱不惟驕賊之心難從亦爲國之
害不知今若縱賊於侵地占延州塞則延州四面更
無得蔽使爲孤壘而賊得據要害之地[illegible]有事延
歐文　一八卷[illegible]　二三
州不可保守若失此州則關中遂爲賊有以此而言
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况所議和事[illegible]
人無愚智皆知和爲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爲
中[illegible]得[illegible]可絕和[illegible]況此侵地是中國
[illegible]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
不[illegible]於[illegible]遂議和之功以希進
用[illegible]人力爭侵地爲小人無識只苟
目前[illegible]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
和只與邊臣爲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

出門下爲賊侵司會不深思大臣爲國復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爭取吳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來若賊此一事得絕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首聯之說凡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盤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予按當時朝廷狃於用兵之困故亟亟乘元昊之衰爲臣效以要和而歐陽公之在諫垣獨以不欲急聽其和爲說如論乞留陝西將

官一也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二也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三也論元昊不可聽其稱吾祖四也論乞延議通和元昊事狀五也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六也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七也論乞與元昊約不攻角廝羅八也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九也論與西賊大斤不當止大斤十也論西賊占延地界十一也歐公豈不知西夏兩和稍寬朝廷西顧之憂而獨夸夸以不見通和爲計者

蓋深見夫國勢失之太弱非既狃於契丹而南復狃於邊[illegible]備選將練兵以伸國之威而惟務厚幣重賂以爲苟安之計則天下之勢愈不可支此其所以數數繫於請和之間而其執言往往以緣此一事得絕和議爲名至於當請五路出師以伐爲守之說歐公之言可謂忠謀遠覽之至者也惜也當時天下與范以皆不之聽其日幹范雍亦以在兵間久矣故亦如健鳥之垂翅而思歸棧務以

歸已而西夏敗兵之後宋卒爲金遼所困其亦以此也夫

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

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有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清愼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

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行其事之謂也往年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當

一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讓者
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
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
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
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
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
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
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猝更張故
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

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
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
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
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
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
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
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
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
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
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
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
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有專權之迹也
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
遺故於千官百職之中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
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
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
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
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

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
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
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
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
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
今群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是臣忘身報國之
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亦見大簡州縣

右臣竊見前年孔道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
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道輔遷又風聞外有小
人欲中傷之可使于堯臣者欲作無名子詩一篇略
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深憂累具事理不可
不言伏以陛下聰睿聰明外遠事理小人無不知者
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邪讒興惑仰累陛下耳目之
官不欲小人讒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

竊見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
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
仲容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貪虛容之之三司
付與堯臣令其盡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
多方展効之時臣竊見從而作人事多頗精稱位寧
可敢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知職以來未
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易擇易選見其不避
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
上不主張則不惟材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良之
士自然解體臣聞其有造言之人尚不知其姓名竊恐有
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
只知事進於一時不思其為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
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諸賢眾論以來天下欣然
皆賀聖德君子既來進用小人自然退縮故其喧然
務勝謗議日盛或君臨欲用好人作事必生議論故事
況今三司積弊已深四方困之已極堯臣必須大有
更改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動搖臣恐堯臣已難
議論然後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

搖惑眾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
由事上讒言謗害自古所患若　皆其動搖疑惑群
小動搖大臣則是謗何所不至伏乞特降詔書戒
勵百官下嚴行止絕有無名詩一切禁止之及有
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事令爲有刻與所貴禁止讒
巧保全忠良人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茶法奏狀

許份

右臣伏見朝廷近[illegible]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爲國說計者不能深思遠慮[illegible]其本末[illegible]而不顧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illegible]金率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illegible]者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爲[illegible]人[illegible]名[illegible]其[illegible]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百人九然[illegible]方默[illegible]而意殆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illegible]今行

[illegible]踰年公私不便爲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illegible]太果今之大喫勢既顯回不能[illegible]十大夫能知[illegible]騰口於道路而未敢[illegible]於朝廷而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illegible]而無由得聞於天聽陛下聰明[illegible]路[illegible]納補論尤多[illegible][illegible]見驗[illegible]民之[illegible]於防川川[illegible]人今[illegible]民之[illegible]已踰年矣民之被害[illegible][illegible]於今見[illegible]臣亦[illegible]方[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官數人分出諸路[illegible]二人[illegible][illegible]民之[illegible]亦未有[illegible]之心但所遣之人既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出異[illegible]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illegible]更民[illegible]朝廷意在必行但[illegible]在此數人而已茶[illegible]見其害救失何源患[illegible]人於[illegible]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illegible]者[illegible]人得諸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illegible]於朝[illegible]此

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illegible]刑人[illegible]此一利也然[illegible]害者莫焉江南荊湖[illegible]數路之民舊論茶稅今變[illegible]錢使民[illegible]產上家[illegible]衆族而來[illegible][illegible]而已[illegible]舍人乃斷絕商旅[illegible]其爲害[illegible]路[illegible]茶之稅[illegible]新茶之稅少[illegible]

今官鹽新鋌不登則蝕蛀困用此其為害三也往時
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
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
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
茶食此其為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
入米於州縣以鈔算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
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鈔
算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算所以河北和糴
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算請則

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
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
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
弊此特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
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
之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
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

論史館日曆狀

今國家亦命採而附行之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
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
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
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
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注其如此不為
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
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

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
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
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
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
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
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
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
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
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

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記載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illegible]只日初備故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間修撰官庶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為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陳日歷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

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審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別設人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仍乞候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月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逐月供報如有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

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議學狀

議論有弼識當與朱子議貢舉等文參看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學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

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法制以臨事者其術必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設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隣里聞于鄉黨然後詢于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為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秀者為選士久之又取其選士之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俊士之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人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

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隳于偷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日各一餘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言方

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進取之歟則真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勵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近取之於作其衆察於考而新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上升而德行之人尚未[illegible]入内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齊其[illegible]身而來寄食於[illegible]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illegible]又察於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illegible]入舍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illegible]惜之

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有高茂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升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負材素履者於鄉曲而有進[illegible]之上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illegible]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十行遂廢其[illegible]使各歸於鄉里今又令[illegible]來聚於京師而欲考其德行[illegible]四方之士非取京師之士則又承人以不實此其不可六也大抵今之所謂經道古今者往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也古者教學之意幾而不通所以勸善興化者雖[illegible]在於近久而不長[illegible]急功也今之謂官於今而可行者非也今專此役方經術士可也特創新學猶不若即舊而從修然本有[illegible]利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教本而修其實事給以廩禄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

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又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否愚智而別取其尤出衆者[illegible]異之則士知修身[illegible]之利而可得於終身[illegible]爲之行[illegible]之利於今者[illegible]伏見論學者[illegible]六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illegible]之[illegible]定是以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illegible]故[illegible]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illegible]論也伏望聖[illegible]特賜裁擇

乞與尹構一官狀

[illegible]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
爲當世所推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仕宦[illegible]朝廷擢在
館閣尚能不畏權臣力排異論[illegible]事遂坐
貶黜其後元昊背叛用兵[illegible]之憂
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illegible]元昊
納款朝廷方有兵關比[illegible]之人[illegible]邪
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畢[illegible]竄以死朝堂陛下仁聖
歐集 一八 卷六 十七
恩憐哀其冤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
勸勵忠義今洙孤幼尚有[illegible]家道屢空衣食不給
洙[illegible]有方十餘歲孑然無依實可哀憫伏見
將來[illegible]了[illegible]以聖慈
錄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illegible]以免
饑寒則天地之仁幽顯家被臣等[illegible]獻
納何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舉丁寶臣狀

丁元珍之爲智高所敗一時陷沒州縣衆[illegible]
其論狀如此觀下[illegible]公忠節尤可稱

右臣竊見太常丞前知端州丁寶臣向任知端州
日因遭儂智高事[illegible]官叙[illegible]龍
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illegible]獨寶
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illegible]延以
其如此故他人皆奔獨寶臣只奔 官以此見
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illegible]行純潔有官
歐文 一八 卷六 十八
業雖[illegible]敗走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伏遇恰享
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令復官資就移
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己贓臣甘當同罪謹具奏聞
伏候勑旨

再論許懷德狀

宋人於國家體統處多失之因循寬弛故歐
公往往發憤勸主上振肅紀綱以維持之蘇
氏父子亦如此

臣竊以謂今天下在朝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
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
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
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
受其福推恩羣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

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爲輕而慢
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給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
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命布告天下而將
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閱十餘日有司無所申
舉恬然不以爲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
綱弛壞於武士凡上之知治體者皆爲陛下惜也臣
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旅拒悍將難制之
患而握兵之臣慠攸如此不與削去者蓋由從前不
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

而公爲懷德所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人臣驕慢亦
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
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臣所言而
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已然而畏之必生後患
者深可戒也臣前日所論懷德事件有參合落東大
槃益以方今賞罰之本只條簿者以令以從事而罕
恩治體況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盤
恩替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十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狀

論修河第一狀

此等奏疏利害最深切文字從河陽西漢而下不多見者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諫議欲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者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群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聽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稍芟騷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事輕慮淺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暮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嘗議修塞當時財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

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猶一大役並作興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

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臣聞朝廷曾遣故[illegible]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乎一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災之年聚三十萬人之大眾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緩令河官可役乞候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illegible]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修河第二狀

指言利害明切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

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於滑州天臺埽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今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

隴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 自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

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所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聚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修河第三狀

較前二狀更勝亦與前二狀相發明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二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決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勞人力猶當為之況如仲昌利口詭詐河必難成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若直不回河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蓋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衆人共言有不同者豈至於顧小人之後患與其[illegible]哉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

[illegible]當以下三議利害輕重大小爲一貫而剖之

後畧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岸已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並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御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

廬陵　卷七　十六

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廢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於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一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今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

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隄必爭河流淤久又淤高流行梗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謀計者不欲除一患而成二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流故道本以高於難行而商胡決今復[illegible]之必橫流而散溢自趣于海一千餘里隄[illegible]之[illegible]成又不能容水如此等事甚多[illegible]不敢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

廬陵　卷七　十七

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獨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諸路官臣既知其[illegible]自[illegible]伏乞聖慈特論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illegible]不用選精[illegible]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

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再論水災狀

因今水災及用賢亦擇木之論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illegible]一人形罪己之言[illegible]是文之道有應[illegible]者猶少亦未[illegible]者不足[illegible]人言也[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有[illegible]下[illegible]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illegible]人以[illegible]文動民以行不以言[illegible]近有實[illegible]爲淵水入門大臣[illegible]走[illegible]及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聰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所紀綱之[illegible]一端水災今大天[illegible]深亦[illegible]者又月[illegible]之所[illegible]而可[illegible]之思[illegible]人臣所能[illegible]自古人[illegible]之治必與衆[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多士以[illegible]先[illegible]之[illegible]列者[illegible]之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有位與不當[illegible]

欲救大弊須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爲
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
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
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
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
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人材人中如拯者又少今拯
以小故棄之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
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雖柔和內有剛守遇
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

臣非州郡之材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
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
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恬自隱默此左右顧
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
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
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辨得之士也拯以
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
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
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不次拔

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
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臣蒙恩
擢稍優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
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
寧無所不有昔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漢儒之說然中理者大
臣深圖弭亂原引賢與共謀庶幾未作衆賢並進而
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之大者臣又竊見

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
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
而兩路獨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
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
賑救皆轉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遣使未必皆得
人其間有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
亦不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
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與
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

有所得與既委延□其利亦倍也又□兩浙八州縣亦
地于甲國家運米御有來如今江淮所有不足亦則
來年不惟民餓國家之物亦少與此不可不留心
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止有一年備今年只須有
三百五十萬餘來年之物今年失者見有本少
缺上供此未畫之米誠不可不惜今少放汰省患時
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所聞即乞出品
錢五七十萬令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糴買一十三
州只作備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
賑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乞聖慈
特賜裁擇

唐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鈔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狀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歐公此狀論元昊不和之說元狀作人言以

終作□□故爲而要

臣近有奏論今後宜用人事不在秘密當集百官
廷議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
此行竊料廟謨合思成算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
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爲陛下
深思極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
紛紛各有論議　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
屈就之可以紓患　一曰元昊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
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名全無紓患之實　一
曰自既議和之後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爲後圖
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目□□□□□和和之
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爲患轉深　一曰和使元昊復
臣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

則必將擬通和之事以爲己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
是暫息小患於陜西後生大患於河北臣所以料
之官見國有人事勞採外論所聞如此莫可然大抵
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小和則害多然
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謀人何以見得如此故中大事
必須廷議蓋以朝廷不審人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
不敢自強故舉事多黜衆心皆服伏惟國家自兵興
以來常秘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
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人之謀

待其邪無所長自用兩謀未曉其元昊請和一事伏
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
請處詢訪已聞衆論如此若使爾與於廷各陳所見
必有長策以稗萬一許其狀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要之以五事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回闕風聞虜意雖
肯稱臣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
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僞之實能知彼者乃可料勝負
之謀今賊非難料其如但患爲謀者未於遠見落
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忘無窮之後患以爲弱助
賊姦謀北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蠶食所以太息慟哭
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

必曰賊困窮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譎詐而可
懼者賊實困窮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
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貽如定等回但有許與之
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
更有過求況邊臣與賊通和只用二十萬一旦割六
待華來又添二十萬今是賊一日許二十萬得也日
更來又須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的弱不爲能
以金帛告人則邀用首領豈不動心一日有又須
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貪欲無厭引之官示

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拒
絕見今北虜引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兩落經違須
要直至京師只用此詞自可拒止至如商旅販禁尤
不可從於我難所損用多有販由易相[illegible]見[illegible]者
民間[illegible]用銀絹其禁則公私有來商細不分名使賊
搶盾鶴之鹽以[illegible]邊民輒數年之後皆為當爭矣凡
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於其下實安之詞則何必
愛惜盡可曲從若為[illegible]後久遠之謀則不可目前須
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
賊不因敗衂忽肯通和之意或明計因之使議和乎
或其與北虜連謀而為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遂罷果
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illegible]人一
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兩[illegible]者
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
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illegible]一議
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illegible]下更
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為[illegible]能有[illegible]臣
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illegible]

議既不可追[illegible]已多[illegible]不能減然自窮斟元昊不
出三五年必須更為猖獗以邀增添而[illegible]大臣只
如今日之謀定[illegible]更[illegible]添[illegible]名今[illegible]直[illegible]他
時何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今[illegible]和[illegible]
利極則若和而[illegible]後[illegible]不切言
今無及矣伏[illegible]下留意而[illegible]可不[illegible]若實
欲就和難不[illegible]此亦可若貪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虜
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當時揣上下必聽其稱臣遂和矣歐公特欲持重此事以挫西夏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體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肯自屈此臣所謂大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朝廷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深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皆與不許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遷就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為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以數年西兵邀戰月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謬謀今如范仲淹韓琦輩邊防稍稍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

而復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謬謀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事損猶少此其策之上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不和其害當方今不為屈志急於就和者其人有四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奸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不知其害之又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斡運在外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天下人皆欲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君息意於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利也此臣所謂奸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有人惟願和賊不常戰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之意必望和講因宜撫使告以朝廷非

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究其方從
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乞悉絕勿聽
使大議不沮而善算不成則邊陲之福也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illegible]狀
此等兵[illegible]其處[illegible]度[illegible]十[illegible]用[illegible]
下
右臣伏見[illegible]已多[illegible]邊患臣
本[illegible]不[illegible]
已驗之天息今日可用之謀[illegible]形而
[illegible]然生而制勝亦大司之可[illegible]其[illegible]萬
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illegible]有夏州自[illegible]
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

為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處
乎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
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欵而我朝以恩信
役其[illegible]於後厚[illegible]制[illegible]南[illegible]之變
而其子元昊[illegible]逐[illegible]力內[illegible]下[illegible]
明[illegible]元昊[illegible]
以後[illegible]方用兵天下騷[illegible]元昊
知我有[illegible]兵之患[illegible]
於[illegible]

之時生於契丹之殺今者[illegible]然[illegible]見
其家世所為者[illegible]之[illegible]發[illegible]元昊[illegible]為
國主今若又欲[illegible]其欲自北[illegible]中
國以為[illegible]之[illegible]大旨
謂內[illegible]之[illegible]之
備發我之[illegible]寶[illegible]弱以見形[illegible]之形也[illegible]真宗景
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
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
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

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
勇鷙桀黠之虜也其[illegible]發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
而[illegible]不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成兵具一[illegible]反[illegible]來
[illegible]舉動倉[illegible]所以用
[illegible]等
[illegible]將亦[illegible]而
出[illegible]年之[illegible]人[illegible]然而
天下已[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事
今[illegible]不[illegible]方今[illegible]兵[illegible]不若往年之腐朽也

[illegible]當先[illegible]不若往年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而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兵[illegible]大小將校[illegible]
者往往尚有不若往年[illegible]之徒[illegible]
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illegible]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
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illegible]也蓋往年以不知
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illegible]驕兵[illegible]朽器以當
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今[illegible]謀臣武將城壁器
械不類往年而蕃[illegible]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
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

[illegible]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
收後功但願人某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廟算係
[illegible]於[illegible]此其[illegible]也[illegible]人逐狂虜於黃
河之[illegible]而我
等[illegible]如此臣所謂
[illegible]數[illegible]
其人[illegible]貪
利[illegible]而
國[illegible]敗之戒今明[illegible]戰者亦能知

一處分事也今不可忽而謂大計之所者是守之策者失於屯兵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五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眾不得不分分則勢散不得不寡而敗之由也當聚其兵而合之而眾足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眾我寡分多以支之多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兵破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

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退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今所謂今日可用之策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擇出而擊之則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費我勞彼逸昔苻堅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正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術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此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又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困之眾聚散奔走無時暫得則無不困之虜矣此也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然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皆至道中亦當五路出攻矣當擇將相為謀不容蓄欲攻點

虜方強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強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出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經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什之將率

使其見形息變因敵制奇至於謀畫之所爲宜少遂
意含容而重執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
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之兵選將什器甲爲養精銳
具軍行之計待其反覆侵人固守[illegible]以驕其心
而奪其氣使其支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illegible]議者
亦又必精選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illegible]必欲招
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illegible]方肯來
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
畧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車以一儒
臣又 〈案人〉
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而以方當陛下勞心西
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爲芻蕘之一[illegible]

論契丹侵地界狀

忠謀察識之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將四定州逐
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皆爲朝廷至今未
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辯爲拒絕之意
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疑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
夫虜性貪狠號爲人皮欺弱畏强難以快今北之
於界面力爲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
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
臣又 〈案人〉
險要所恃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
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
盡爲彼有一旦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
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由四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
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illegible]兵家必爭之地也且
與人爲[illegible]而自棄險[illegible]不爭雖使我
弱彼强[illegible]勢均力敵又豈肯約而我[illegible]
我[illegible]朝廷所以然者由不察虜中强弱之
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illegible]之

然[illegible]之志大學之與[illegible]名近而意深憂者深
思經慮而不敢輕忘[illegible]懷戒而莫知所指今
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悟患之情深也若能
察其[illegible]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所誠不足
懼[illegible]深有可憂[illegible]憂而反
懼其不足懼[illegible]自幼
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illegible]是[illegible]敵謀
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illegible]有人望
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衰者所以君臣謀事動多不

歐文　卷八　十六

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
就不能小忍只遂中國厚賜乃與元昊[illegible]山小族
遂[illegible]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疲弊欲山
前漢人[illegible]殺漢人者[illegible]人殺虜者死近
聞人[illegible]人漢人不能收其心而虜人亦
已怨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以綏撫攻劫近
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illegible]之復叛
外有西夏之爲虜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illegible]故於
界上勉强虛張因我遣兵侵我地界蓋其實[illegible]而示

弱者用兵之[illegible]故臣謂有能察其虛弱知其情僞
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
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
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
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非
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遂勃敵耳
顧其自敗衂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減損丁口揀
集甲兵處處開教圍之場家家括糧爲之數以其天
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強難敵矣今

歐文　卷八　十七

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
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皆能並
出則是來[illegible]敵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
爲[illegible]志化[illegible]變戰而習驍將此乃北
虜之[illegible]中國之福也[illegible]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
一[illegible]久相攻[illegible]也[illegible]自問不合相攻則必復
合使北虜[illegible]其無西人之後患而南向以
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預河
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

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與材而擇能急於
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
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悉於北方有皆舉留奏
乞自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怠亦足見朝
廷不憂河北之事緩急也今北京移邊久任之闕而
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中書所薦信王中庸
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緊要州軍尚憂
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此事爲憂
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

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沿邊雖立寨
屋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將兵甲吏伺我意緊
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
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爲國亦闕內而
未敢殺此身不可不爲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
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捨其資行而惟材是擇勿聽
小人之緩謀勿於忠良而疑試使得上下畢力庶幾
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大事之預
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

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凡未形之事罕不必然而
敢冀聖信乎伏乞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
竭愚誠少補萬一謹具狀奏聞

論[illegible]投來狀

通達之識而其文當與漢答水[illegible]不受伊吳
扈之降及趙維翰不受軍子劉晉卿者

臣伏見契丹宿衛[illegible]劉三嘏挈其妻及兒女等七口向化而歸見在[illegible]館伴[illegible]臣竊聞廷臣只依常式投來人等依例並回不納國家[illegible]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習[illegible]臣晝思夜算未[illegible]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illegible]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

慮[illegible]國之[illegible]過有思慮以爲納之則恐引惹臣請略陳[illegible]之[illegible]當[illegible]伏望聖慈裁擇其可任者由[illegible]然[illegible]臣爲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illegible]心山遇盡[illegible]山遇河西之人皆怨朝廷不納而[illegible]山遇以忠[illegible]既自絕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illegible]信以[illegible]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國[illegible]下是[illegible]不納[illegible]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效也其後朝[illegible]其大[illegible]歸[illegible]勸[illegible]近矣此事不遠可爲鑑戒伏[illegible]陛下思之此不可[illegible]可納一也三嘏是契丹貴臣秉節鉞乘富貴可謂至親且貴矣[illegible]若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illegible]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illegible]來投[illegible]縱跡別無明驗[illegible]於[illegible]三也三嘏[illegible]事[illegible]而來則彼之[illegible]皆知之可使契丹[illegible]交之不[illegible]安[illegible]於我[illegible]三嘏果在中國則[illegible]四十年之間[illegible]之患此又納

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illegible]山遇之[illegible]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心[illegible]南向之人盡絕其歸[illegible]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爲[illegible]仇[illegible]中國[illegible]終不信國[illegible]之信此[illegible]其[illegible]多且[illegible]在中國[illegible]契丹必[illegible]燕之人是[illegible]離心[illegible]契丹[illegible]幽[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可無[illegible]之患此又可納大利[illegible]也[illegible]天[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illegible][illegible]速降[illegible]其[illegible]令就近安存[illegible]

於麻勵不敢冐言取進止

八大家歐陽文忠公文鈔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表啓

歐陽公之文多通達[illegible]以憂讒畏譏之餘發爲嗚咽[illegible]之[illegible]怨悲而不傷允覺有感動處

謝知制誥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澹然能與下通者有四海之大而恩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illegible]言爲之[illegible]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illegible]不[illegible]不足以示後而爲[illegible]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illegible]失[illegible]茂仁聖之[illegible]常[illegible]下[illegible]故須進一言則未嘗不欲勸人主之[illegible]未始不欲品人材之[illegible]

之丁寧尤覺能言以諭[illegible]斯[illegible]
念臣雖以[illegible]身[illegible]史
之[illegible]於
[illegible]陛下
[illegible]之[illegible]
在人意不回[illegible]命難止[illegible]然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
期有必[illegible]後古之言然後知所[illegible]之[illegible]
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劇于侍從之班[illegible]

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効自當死節以報恩[illegible]
使之期於盡瘁

汾州謝上表

[illegible]公[illegible]之[illegible]

臣伏蒙聖恩授臣[illegible]汾州[illegible]
事已於今月二十[illegible]
口而可[illegible]之[illegible]
禱[illegible]爲[illegible]代[illegible]恩榮[illegible]
生而孤苦少[illegible]貧[illegible]之[illegible]
無託[illegible]久以來歸張氏[illegible]生纔七歲[illegible]無着
非[illegible]知之職不能[illegible]其長大而爲在人[illegible]於

[illegible]緣臣妹遂養於私宅方今公私嫁娶皆[illegible]
[illegible]況於臣宗已[illegible]從而張非[illegible]緣
[illegible]今出適然其既嫁九[illegible]年後[illegible]夫數千
[illegible]人[illegible]臣之[illegible]目不[illegible]後思慮不
[illegible]以至[illegible]因已
[illegible]之[illegible]矣
[illegible]然臣自
[illegible]多[illegible]於[illegible]於怨
然[illegible]不[illegible]多[illegible]

[illegible]於不保必務私[illegible]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臣少安貧苦實之內未被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青
之[illegible][illegible]身[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紛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天元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收危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顧身微[illegible]當畏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臣
歸[illegible]有之心[illegible]實知君父之恩厚敢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恨覺有本[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心更勵[illegible]躬之節

臣僚言事[illegible][illegible]就延例[illegible]物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受[illegible][illegible]
居舍人[illegible]前知制誥知揚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今月二十[illegible]
二日赴任訖者[illegible][illegible]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歲收無代
乃叙進於官聯[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非適
用行懶[illegible][illegible]徒知好古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永[illegible]
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器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仍
多結於怨[illegible][illegible]特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於物[illegible][illegible]有不
危[illegible]利口之中人[illegible]含沙之射影謂[illegible]之衆[illegible]者易

爲[illegible]謂事之陰昧者易爲[illegible]上累天聽之[illegible]終[illegible][illegible]
辭之[illegible]苟此究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永[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而況得善[illegible]
以長人[illegible]及[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速未久歲[illegible][illegible]就[illegible]
於方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見聖君之意未嘗忘[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全[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邪
者可使[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獨以[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遇[illegible][illegible]陛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報日月[illegible]臨[illegible]人[illegible]務於[illegible][illegible]行賞必思
於[illegible]物[illegible][illegible]恩與施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心[illegible]答[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表

[illegible]

使[illegible]入[illegible]今[illegible]
緋[illegible]之[illegible]
文章之任[illegible]
職系[illegible]加[illegible]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illegible]
伏念臣[illegible]學不通古今之[illegible]用[illegible]
識方圓之用久叨麾於什從[illegible]
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為冗[illegible]行[illegible]波流落者

於年天日[illegible]於雙闕進對之際已為[illegible]於霜[illegible]
勞[illegible]加[illegible]於玉色形[illegible]北[illegible]可知[illegible]已分
於[illegible]心[illegible]於[illegible]進加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進
退[illegible]多[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賜
謀下[illegible]常思引去伏蒙[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敢不
勉[illegible]修[illegible]已疲
之[illegible]

[illegible]學士表

右臣[illegible]今[illegible]聖旨
不[illegible]為一
職清選[illegible]以
臣身[illegible]入[illegible]為
冗員況講席不亦人未[illegible]已免
冒榮臣伏見[illegible]近年以來[illegible]知冗
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務[illegible]在
上者[illegible]則恐人心之不足[illegible]

冊[illegible]積少成多有加無損[illegible]不[illegible]
皆莫知[illegible]中外之[illegible]知患其所
臣[illegible]有目[illegible]知[illegible]患
[illegible]又[illegible]今既已[illegible]又不自踐
[illegible]而[illegible]為矯
[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自知[illegible]伏望聖慈
[illegible]安常分謹具狀奏
聞伏候勑旨

進新修唐書表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沫補緝闕亡黜正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代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論六

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足以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刊修官翰林學士臣歐陽脩端明殿學士臣宋祁與編修官知制誥臣范鎮[illegible]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夏卿著作[illegible]臣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

定凡十有七年成[illegible]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illegible]於[illegible]紀實或增或損[illegible]凡[illegible]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慚懼戰汗屏營之至

辭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illegible]臣[illegible]部侍郎充樞
密副使仍加[illegible]如故者成命始行
驟驚於衆[illegible]心[illegible]各篇以[illegible]之司
朝廷[illegible]選[illegible]尤[illegible]於[illegible]於
二府[illegible]任人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中[illegible]其材所攬
不一伏念臣[illegible]風力不強少[illegible]舉
而少賓晚勤於學終迂闊以自愚而自[illegible]明揣
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

人主之知習短而為分無補徒曆危躬於[illegible]煩
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
逆[illegible]遠此七年屢乞方州求于十[illegible]愚誠而惡
乎佐明[illegible]之[illegible]雖人度所包猥荷優容之賜而舉
賢任[illegible]懷希進之心伏遇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
以[illegible]治[illegible]之[illegible]物以不遺然而改遠之
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illegible]材不可能自知者稱得為
明[illegible]察[illegible]選[illegible]良如此則
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人馬之心

賀[illegible]表

[illegible]
皇帝陛下[illegible]物[illegible]行[illegible]是
兵而[illegible]情
士卒[illegible]自
斧鉞[illegible]人[illegible]不攻而
自破而[illegible]忠不過一人[illegible]人哉
[illegible]者[illegible]知有[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郡[illegible]德音

乞罷政事第三九

臣聞士之行己所守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作所[illegible]
者進退有命事有[illegible]人[illegible]今此
者少[illegible]先[illegible]此伏
念臣[illegible]不足[illegible]迷際
之休[illegible]生[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流[illegible]之實
臨聰明於重任益可謝於[illegible] 上之賢
豈不系得天下之譽而動者[illegible]忠[illegible]必[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感戈 〈卷九〉 上[illegible]
尚不意遇異臣之本末亦豈頗殊益以處非所宜
[illegible]寘[illegible]是要權之地不勝[illegible]用[illegible]周[illegible]所
[illegible]而[illegible]自任委而所以[illegible]而[illegible]移宜[illegible]
[illegible]以身[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大[illegible]
濟[illegible]當不
疑[illegible]於[illegible]內[illegible]於[illegible]攻在於[illegible]大地
保全之力[illegible]風波險[illegible]之[illegible]衙
巷以此[illegible]地猶[illegible]民[illegible]
民求[illegible]內寄非[illegible]可[illegible]於[illegible]分於內外伏

[illegible]遠[illegible]安全心[illegible]致忘[illegible]
故

亳州乞致仕第[illegible]表

臣[illegible]言[illegible]

[illegible]今退[illegible]者

[illegible]難

各從[illegible]其

誠敢[illegible]之心[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介

之實[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心[illegible]信

然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効又無先覺之明[illegible]分

而命不自量避者不堪其厚而莫知引去[illegible]顧乳哺

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

散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頹顏冒於寵榮殆欲

衰于[illegible]敗期[illegible]人[illegible]過於柔[illegible]木恐

[illegible]於草萊竊以古今之制[illegible]不同[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於印綬多自罷於車[illegible]人

朝[illegible]也[illegible]如[illegible]之朝

濟[illegible]賢[illegible]降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

在豈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illegible]之上

無殊居位之榮然雖在[illegible]一心[illegible]

所乞[illegible]

[illegible]

之年[illegible]

負明[illegible]

蔡州乞致仕第二本

臣訓丁學雖切劘論難求稽進尚敗駑頓將何以施於是旋宿先伏於砥礪伏念臣俱州寒陋少苦前后識不逮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也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老復迄以早過了齡之身會讒宗三聖之莫知寵榮既益其所憂患亦隨所至臬生素弱瘦身未老而先衰大病甚凌眩力不前而難强筋念恩私之莫報衰之疾病以交攻憂於守毫之初遂決寘庠之計速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

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固畿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况焉去來固不爲於多少蒸蒸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之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察臣舊物隱惻下仁察其有素力衰之誠成其減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與報曰俞許其解組官庭還其故里披裘散髮追逍遙之年擊壤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蔡州乞致仕[illegible]

臣[illegible]自上而[illegible]之有乞[illegible]於其受[illegible]下少[illegible]於華[illegible]然而[illegible]未[illegible]中[illegible]而先[illegible]有歸勝之[illegible]不識[illegible]其而[illegible]以[illegible]疾病侵凌而老亦[illegible]於歲致[illegible]於斯棠棠上聖之全仁念一二朝之[illegible]

由頻於訓論又未忍於弃捐[illegible]臣之[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行[illegible]而[illegible]於[illegible]於[illegible]物可[illegible]今[illegible]之誠[illegible]有[illegible]莫[illegible]一之[illegible]從伏[illegible]於天[illegible]臣[illegible]其[illegible]不移[illegible]成於[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無於人[illegible]身[illegible]

謝明堂帶恩賜官表

天地蒸令風雷鼓行[illegible]
亦内發于伏念臣[illegible]之
節未知[illegible]之[illegible]
不[illegible]勒
險[illegible]之[illegible]遠[illegible]路
寢帝天下天之多艱雖與禹為而不私[illegible]於此非敢
以官守論依制禮不負誠則內[illegible]之[illegible]
在諸侯方物之列況之一言之獻又無非帝之功能
歐文　〈卷五〉　[illegible]
隨羅關其字餘陽曾入宰上雖異衆寡獨斷務厚則
高仰撫躬而無措

謝復[illegible]表

思遐[illegible]
世[illegible]或
遺筋[illegible]者
何足道哉臣[illegible]於中人[illegible]之木
見其效夫之無足可思[illegible]之[illegible]進易
危之迹[illegible]而不顧而聖心不忘[illegible]啟
於羣疑而仇嫉於衆多[illegible]之中[illegible]彼出
遣之術今又特蒙甄録者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此濟
歐文　〈卷九〉　十九
人而獨[illegible]其所幸益由聖[illegible]之[illegible]謂宜如何可
以論報再念臣禀生[illegible]木[illegible]從[illegible]學古之[illegible]
祖[illegible]之節苟臨危致命尚當不顧以奮身況為
私[illegible]餘恩而報國豈期[illegible]少答高明

南京留守謝上表

臣脩言

守宮鑰之[illegible]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受勑
寄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
學文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本
仰敢不[illegible]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因風波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
狀[illegible]見六年外[illegible][illegible]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
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容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
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意本[illegible][illegible]物[illegible]從文[illegible][illegible]以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歐文　一八卷九　[illegible]

京[illegible][illegible]孔道[illegible][illegible]少物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俗吏之所為[illegible]能免[illegible]有[illegible]人之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亳州謝上表

[illegible]政非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援[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學豈足[illegible]
那[illegible][illegible]小器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府首尾八年
荷三朝之[illegible]知[illegible]一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見
事輒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身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木[illegible]能全
一[illegible][illegible]出仇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必之
射影[illegible][illegible]陰以中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不聞而掩耳賴聖人之在上[illegible]日月之[illegible]明悉究

歐文　一八卷九　三一

謂誣[illegible]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愚而[illegible]於接物[illegible]多
輕信者[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知彼[illegible]人失於泛愛[illegible]居握[illegible][illegible]
期道義之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論而未乾[illegible][illegible]
之[illegible]已[illegible]射[illegible]之[illegible]知[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必以[illegible]為戒常情
其忠人[illegible]不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在滿不
思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類[illegible][illegible]之保全得
完名節於終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遭
[illegible][illegible]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

克靡不仁察臣自取於造化本由欽宜臣今雖於
鉤陶各進衰殘既獲無於非學分非從於俟後運例
萬物得無大明之照又於臣不敢忘此果之功

謝賜漢書表

淳熙典則

偶躬承命試日生罪獲段有文與化乃使命之有先
著錄藏於祕太平為人備有漢室上儀三代之統而
班史自成一家之言文人列諸儒共尊之已久論如
列定得之學之無疑而功制之更得鴻名之府
而斗備之始方紹鋼在之有賜本之榮也人可論之
遊般斷微外物與恩訓此奇伏遇皇帝陛下念之寄
慈備於舊物謂其當與臣舜之列不忍遠遣將其自
言文字之間得之娛老然目昏目耗雖莫挑卷之
已艱什襲珍藏但知傳家而永寶

[illegible]

有罪必誅是為[illegible]

省躬命[illegible]

祿既[illegible]報[illegible]之

所容[illegible]斯

共之勞心皆服因[illegible]可而

主計人而財利以巧[illegible]條

惡者舊藏之錄取息於民民而出方久若[illegible]

莫皆其利害既已大尚於物藏[illegible]不變於人[illegible]亦

嘗器[illegible]繫之○[illegible]備萬分之一○[illegible]當於[illegible]

已退於[illegible]

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小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遠者

[illegible]

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啓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知

賜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前[illegible]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開古者[illegible]之[illegible]然[illegible]已接將見其[illegible]託於咏嘆之[illegible]以道[illegible]之意然而[illegible]然[illegible]聞游及[illegible]然後拜跪是則施于貴賤各有[illegible][illegible]士也何[illegible]當之伏惟某官以待從之[illegible][illegible]之任德爵之重與齒俱尊學通天人識洞今古[illegible]有餘[illegible]

多爲長[illegible]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illegible]項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秘藏已如今王之寶[illegible]伊[illegible]從此襄[illegible]形於[illegible]篇以爲大[illegible]伏[illegible][illegible]因[illegible]且[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鏗鏘之奏[illegible]者[illegible]聽[illegible]然[illegible]及大心[illegible]然後知於[illegible]和在於[illegible]然既之[illegible]者不敢報之以[illegible]禮[illegible]者不[illegible]之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illegible]纖[illegible]佩[illegible]金之[illegible]長者之言

謝[illegible]秀才啓

[illegible]伏承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獵纖月賜甜[illegible]披文紙[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以其人英[illegible]逸軼天驟上才好學[illegible]之[illegible]知言九變窺見天人之交久已[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家之令然[illegible]容[illegible]耳雖實音[illegible]在[illegible]山終爲至實而自[illegible]於[illegible]巷乘下[illegible]於鄉[illegible]丘[illegible]之[illegible]高[illegible]爲[illegible]而堅[illegible]飛已蓬艾弋者之何求[illegible]凝坐談[illegible]律[illegible]之獨[illegible]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illegible]菩薩之

生家去[illegible]自遠[illegible]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illegible]爲[illegible]之遊[illegible]此俗中之[illegible]而乃過[illegible]由借獎題[illegible]几之間[illegible]之餘思[illegible]乃[illegible]用飾[illegible]爲[illegible]而扶機[illegible]成[illegible]而奏曲徒使[illegible]悲翔人[illegible]格[illegible]高[illegible]何[illegible]落花映[illegible]之[illegible]内惟[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天尺五已服於[illegible]禮稱者數人[illegible]報徒[illegible]

硯[illegible]

卯報[illegible]以接[illegible]
別人羣文[illegible]於衙見[illegible]
後之[illegible]
博學猶有[illegible]
爲閩況乃西覺[illegible]之來[illegible]人
閩之所見自可議窮元本學淵源[illegible]之後紛
總萃[illegible]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illegible]

簡羽陸拂打蟬而翔翥如斧者器惟斯妄旋本爲罪
雖出達于[illegible]之明[illegible]之若入儒門而名錄
最後諸生[illegible]月日之[illegible]從以陵[illegible]名
之代役游教育之[illegible]入少作
[illegible]史
建設[illegible]成於
倖[illegible]
貴[illegible]
通遊方[illegible]

爲心[illegible]天[illegible]之美
益[illegible]
庸之本學巳[illegible]
銘刀之果一割[illegible]
之等俾從鼎入[illegible]
[illegible]下方[illegible]開命[illegible]
[illegible]照[illegible]
太官之[illegible]內衙奉振有益[illegible]
資[illegible]私學科推美圖方有乾大闡[illegible]以埋[illegible]

不[illegible]推衙[illegible]車閱此庸[illegible]曲以甄收[illegible]堅頂[illegible]
之[illegible]何丘山之賜

賀進士及第啓

極疲瘦瘠方能起而有為[illegible]

竊頫無能之品仍擬[illegible]

竊以思得之路多十耕[illegible]

文章功乎處[illegible]開

孝秀之一時[illegible]樂

有人材講求抽拔之所[illegible]

照來今不蔽文物之舉爲我[illegible]

浴若古數歐休聲寒乎淵泉[illegible]文下

化疏鑿水以環流儲精太學半萬宿[illegible]

目之晏晏煥乎堯章之巍巍而日[illegible]

俊下賢書而秀[illegible]意之丁寧復詔求於[illegible]

邪能於武舉[illegible]焉使者在直而[illegible]

天下需賢而[illegible]中之借上有方以前陳委

[illegible]先介[illegible]而[illegible]可而

後有[illegible]中檢視臨[illegible]令

之不勝精[illegible]衡幾百斤而木[illegible]其臨

[illegible]行實[illegible]乎微[illegible]包乎[illegible]一

畢講學際乎天人之文[illegible]

家之[illegible]何以[illegible]

陪[illegible]人[illegible]

乎[illegible]

天[illegible]以不[illegible]

勇[illegible]以文[illegible]已[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以占名轉[illegible]

與[illegible]公之遊不無遊月按足[illegible]之後多[illegible]

盛際之親逢恐躬途而自窮[illegible]於有[illegible]與

借使試[illegible]之[illegible]龍去退[illegible]數[illegible]

皆[illegible]

而[illegible]

自[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格門[illegible]於丹[illegible]之[illegible]

賦以孝廉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上書

途了數之泉[illegible]庭之籍奏成以名[illegible]之去

貧[illegible]有[illegible]顧[illegible]首[illegible]於公車之庭

八子上方之□致仕□之□□□□□□□□□□
若殊等□之□□□□□□□□□□之言慶
要澤以芬芳沐大光之下□□□□□□□□□□
以下中之才當乎□□之□□不失於□物□卿答
於知人然其取□於而□□□□□□□□□短□
小□遠用以□□□□□□□□□□□以充
□生於百執森是就列□天點□□於□□爭□落
筆紛並者於□□□說詠鈞庭之□□□□□鬼之□
去位辰宰謀廉中孫程濱膺覽之至精宜報稱於□

寵而頗能施之通聽兼來算下之虛名謂發揚之在
□管先於學者以為□之□□□□於大臣□□□
而今臨下列省迫辰之至□□□□之有因此□□
宮□□□□□□容髮首紛□尤筆之□表□□□□之
□□□心之□□□□文之□□□□有味移□□
□□□□□□□□□□□□□□□□□□□□
扣而不□□□□□□□□□□□□是更希□致之
塗路今□泥而依□者之□□□□之□少□□
造之恩遇此返還未知所措

唐宋八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上范司諫書

勝韓公爭臣論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

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

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

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

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髙司諫書

歐公惡惡太過處使在今日恐不免冈武子之禍也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

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邪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眞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旣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强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

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巳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

辯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放然後隨而非之
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
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
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
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
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
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
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
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

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
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
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殁猶被褒稱
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
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
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
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
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
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

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
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
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
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絶足下而不
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
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
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
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
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
不宣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材畧非大憚所云別紙不得見耳

某頓首啓仲春漸暖伏惟相公尊體動止萬福某不
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頗備聞東南之事得與朝廷
論議嘗中外多事大臣急於臨制之方不以為愚而
屢加獎擢方[illegible]大過受恩太深非[illegible]所
任者不足以報德之萬一爰方欲報德[illegible]以自效
而蒙相公不以為不才而擇天下劇要重難之地
以救之而責其所為當其之將行[illegible]河[illegible]以奉責

及臨職以來逾將半歲罷駑自守本[illegible]當非敢息
也竊有說也今於山川險易城寨屯防邊隣守備等
事是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將帥當公著之矣
而本司之事自不為少凡自河以北州軍縣[illegible]一百
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有七百戶官吏
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四十七
萬七千人騎歲支糧草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
非常之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皆所求
而察之不能得其要領張羅之宜急於本職公家

之[illegible]久[illegible]不為其興利除害使於事者俗多[illegible]聞有
失於不審更改過差乃至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
遵其所長去其[illegible]不知凡事關利害者循之重之不敢
輕議今[illegible]然後察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既已得其
十七八而又取其[illegible]法[illegible]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
自可改作不須得見[illegible]處分者先以文劄行之乃敢及
於其他然其事[illegible]利害有可不敢自決必當上聞者
其類甚多而久之未敢干朝聽者不欲自延於不審
誠慮朝廷整齊之當而失不能盡信其說而必從之

今嫌之久[illegible]得之詳矣苟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
從之也[illegible]大事當公經營之外其要不過五六
其不可[illegible]其可為者四五月[illegible]皆有可之事然
[illegible]之理[illegible]行不[illegible]張之則亦不能為也有[illegible]
[illegible]山澤改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
[illegible]今天下諸
[illegible]察
最為事[illegible]内有[illegible]
之藏而主計之吏皆不得取焉[illegible]之

民哉為夷狄所因藉以海物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
恩德在人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
產金銀銅鐵丹砂之類無所不有今寶久伏于下而
先朝嘗封閉禁絕而出利之禁之下以民依於此
惟有平地耳可此之地內少不及十中而深遠為信
安肅雄易雄霸之間盡為豐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
濟瀛河間景滄通利大名之界東有疲民所哭民
不得耕者十九六今守人豐秋稼而　日為否滄
瀛冀邢洺大名之界西與北皆大小淵澱民不

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消淀不毛臨町掘牧與夫貧乏
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
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其取者不過酒
麴之入耳其入有數而用度無常也故群聚之心
謀於山澤與爭地不能為之此所謂不可為者一也
及其用有不足不過上干朝廷乞銀絹而脫疲民號
為變耕爾此近年之弊也然若能擇官吏以治職事
裁饒倖以減浮費講良材精器械以助武備罰貪賤
通逃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為之尚可使邊防

粗足而京師省費用此實百萬一面皆有弊病理須
更改事目委曲非其可解敢具其大端列于劄紙伏
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所說不至大乖異望少
信而從之俾來其以為大為當而為全然無成
焉則不待朝廷之言而自當勉有其有以稗益一
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不宣

投時相書

陳公以□爲賢投時相與韓昌黎同而其自
謙之中實以自著殊不放倒自地步

衰不偶寂軟不能[illegible]人田大[illegible]市區服獻
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illegible]以來聖
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illegible]數以求國
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illegible]畜取
歸爲文辭以自欣[illegible]人耳患且迂
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illegible]及其於市區畝

康吏　一八卷一　十七

敵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咸
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知而反就
其易則復懸聖人爲山之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
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然其心則識
所謂若乘舟川游溲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覷陸者願
[illegible]然後思之入之有林能視道德懷智慮而可
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亂之偏枯
邢克之敵[illegible]之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而
惜弁走孟子之戰[illegible]樹材之新宅有不幸其時者矣

少爲而材學[illegible]而不同貫通之毀作舒之禁錮難有
其時者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
有道之世無適身毀罪之禍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
於古人之[illegible]不足歟
亦勉之[illegible]以
承天子[illegible]賢者任
之以[illegible]大夫[illegible]職
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愚之愚[illegible]亦
不堪任以力從以當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

康吏　一八卷一　十三

有司[illegible]幸也不能默然以自
庶請以所業雜文[illegible]贄謁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上杜中丞書

議論明切紓之中而有後先中度

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illegible]也有[illegible]今其殊甚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條陳以坐不然然不知介果

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爵爵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補綴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迕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

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紀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以一言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

此則必得懸罰懲黜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
懸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有它取也
今願之官乘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攻而狂言瀆默
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刁景純學士書

敘稿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
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自少至隆然
平生亦嘗被用數年以來方能寸今何要用其太大
用尺寸間蹇貴富壽考可言耶一日人之賦予多少
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亦何其和少之節也前
既不可詰但痛惜嗟悼而已某自束髮為學初未有
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

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
士雖有知者皆賢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
一遇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
笑其若獻讒諛而備使令以用昵自親名曰報德非
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至是故惟此世欲少勵名
節庶不反然無困用以不負所知者其之興誠所望
如此然蹉跎不亦未必誠果其心甚自則歲得罪夷
陵奔走萬里身目益窮遇日皆蹤不及前階諸公之
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為愚誠

所守又不免求借有守門人所事更亦又不及
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孔能行不水年與本人朋近與
道路之人同歎附如歸并廣陵遂深示若忒有多云
不使商問埋合若斯必有以也若者春水下小菜淺
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奉既分敬
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開慚惕怛但不宣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illegible]

修啓歸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
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蓋罷庚寅序
水陸奔走顛危困苦非之人事古内憂患悲愁無聊
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今嘉祐壬寅十
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
自念好嘗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
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

爲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
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
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
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
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獨存者乃直以字畫
而傳是其不幸而得所託猶有有助而已況僕之文
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不幸而得所託則不必不傳
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
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

不能郤也故輙持其說以進而不勝伏惟幸察

與陳員外書

敬公之不欲自抗教人以禮也如此

修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先友之道然而辱居下列

幸得肩從而拋拜起居稱兄弟行寓書有勞謂宜

有所教曲以見之而乃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

狀且牒如上公府是以手載足履不知所措竊以世之浮

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為爾宜足下之不以賜修也

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為刺止於達名姓

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為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

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

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

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

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啟故非有狀

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

唐世人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搢紳湊其門以傳

謁者此禮不足為重務以偺之然始於刺謁有參

候起居因為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

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

修謬所從來使達可不根古以爲當然乃今之世無
不知此爲貴以為有吾常俗所爲稍習已乎而不得
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相交游以道相助者尚
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古聽俟問得非公之推
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用于官之宜用況
又用之於有從齒序跪拜起居如此者乎豈足下
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指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
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涉道
以陽相尊抑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文體彌古而尚革弊一節非有深識不及

此今之策士當熟思之

修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
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
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
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也見其弊而識其所以
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於中時病
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
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
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
少加意然後煥乎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
未易談也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與謝景山書

有往致

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與君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十餘能不墮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駸駸之則分未可以量所之鑾和以駕五轡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聖人

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愈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紙衍長而恥之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又古語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辯也願試思之

與曾鞏論氏族書

明辨

修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為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

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奔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懿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于宣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將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則樂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久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鄫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爾非鄫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鄫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自

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判官今臨使乃至道之間耳
今云洛苑使者鄙且從所述有省吏加考正由用稱
文字尋究不能周悉幸察

與郭秀才書

以贄與文稱秀才而以贈與賦詩文已之所
以答處戚論其曲而采

僕昨以吏事今淡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三
篇借判利先進自賓階升也旋觀其行儀坐而語諸
其講讀其辭意殆爲宿其可愛悅秀才待僕之意甚
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獻以交接之誠而不能
達乃取羔鴈雉鶩之類致其意焉資而先既致其意
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繡黼之布以飾之然後
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殽幣
篚帝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
才好學甚稿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鴈皮布爲
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質既美其意既物矣宜秀才
貞僕之答學也僕既無上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
賦詩又日雞鳴之言有日十子之來之贈佩以贈之
取其知客之來厲備璆瑱琚瑀之人以其宜無此
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
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此學斂因進其業

[illegible]之不[illegible]文[illegible]色[illegible]貴
以見當世公卿大人[illegible]分
要[illegible]加意以實[illegible]爲[illegible]者[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不
言

唐荊川曰通篇情敘其小文字之[illegible]者也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引與後進友規引後進

前歲於洛陽得在宋州時所寄書作此不能卽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忽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illegible]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illegible]起居以[illegible]常人之情[illegible]如足下之[illegible]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illegible]不以疾病爲憂則是當無情者[illegible]其或有[illegible]不[illegible]道[illegible]足下所爲[illegible]之甚[illegible]公操自[illegible]人不[illegible]修之[illegible]若未深究其[illegible]

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二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巳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巳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

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與石推官第二書

辨僞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畧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畧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卽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闌畫奇玩者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豈君子之

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爲棋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毋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

[illegible]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
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
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
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不一一某頓首

與張棐秀才第一書

所見不甚深而自托懷贄以遊處婉而遊
前日所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贄披衣三門不能輟休
是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常已選於其州
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
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必有先生長者府縣
必有賢守長佐吏彼猶爲足下稱才而薦之者宜不
少矣今乃越數千里犯風霜干大人望官府下首於
閽謁者以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何其勤
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
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
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
小邪得非希光潤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
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
價者之焉賚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閑民無貲攘臂以
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
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
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貲而攘臂以

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與貧者當求價之直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為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懇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為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此書之於道庶幾是歐公實地位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淆駮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

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

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傅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删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

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

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　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皆陳言淺說思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是近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

務爲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與荆南樂秀才書

樂秀才所問問舉子業之文而歐陽公不肯
論之又恐誤樂秀才所以問舉業之意故筆
出題時兩字出之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

歐文 八卷十一 上三

也如修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

於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采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效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材不敏而勉強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子下詔書勑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

歐文八 八卷 上三

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愈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以上亨西人
之禮領以下
都自辭幕府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歐公本不欲爲范公幕府書記故云與之同其退可也與之同其進不可也此是歐公矜立處

修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節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

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傷腆慕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尤爲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illegible]

好少爲進士者不[illegible]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僻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謂成事者必有同工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亦自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爲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負知義節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

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答祖擇之書

中多名言吾覽之當刺心銜服

修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

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而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其言知道之士切所言者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遊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遊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

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致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答李大臨學士書

作致

修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修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泛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潁自知適今乃自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足下所得與修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修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稱宜故此為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久能與修同否況足下學古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由南因思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于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徐無黨第一書

與公春秋論答者

修白人還惠書及始隱三論等序前所記復詩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詩論則不敢以為是蓋君子何必能守人當取信公其所以為然誰能奪今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諡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孔子何嘗異隱於他公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之意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必也正名蓋是於乎正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不審於是作論以是抑春秋初許相訪其不了細說之要君子以自思而得之不宜

答宋咸書

自是名儒之言

修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為學傳矣而又皆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

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眾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所日積者愈出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無他力以卒其志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答吳充秀才書

論為文本乎學道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是確論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

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此歐陽[illegible]）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

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
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
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强言者
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
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
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
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
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
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
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

焉幸甚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

其機軸自昌黎還而東坡則尤宛而正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於學也其以
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夫見於後世詩書
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
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
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是若大夫者
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
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

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
然皆紛錯滅裂不純信故有不傳一傳而一傳傳亦
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煥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
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
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
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一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
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之名文物之盛以爲
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歸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
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

崇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傳人碩士[illegible]命而樂前後者待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則其傳也[illegible]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其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朝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侍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當其言之所載文之可行大而可待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illegible]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删正猶[illegible]猶待其弟子而傳爲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illegible]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illegible]得之序子厚[illegible]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閤下學足文[illegible]人出入三朝[illegible]光輝接乎武者[illegible]先君爲作[illegible]之所待也[illegible]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illegible]獻於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唐[illegible]宗[illegible]累贈之文

代楊[illegible]謝上呂相公[illegible]啓

書[illegible]不失已存之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夔[illegible]之徒皆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伊尹[illegible]名門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興也有方叔召虎申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illegible]其後日丙魏唐之始則日房杜魏而日姚宋者是皆[illegible]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大抵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illegible]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聲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致身一[illegible]其書者其事單其功而想乎其人猶其[illegible]奇[illegible]若神人然非[illegible]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illegible]其事已矣[illegible]如在人[illegible]之不暇[illegible]爭出於其[illegible]附伏從事閣[illegible]於此[illegible]有日[illegible]閣下之[illegible]太下

而孫然獨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有由門下之得與
出於斯時者宜為幸矣又何必怨迮以卷遑耶乃
信可且安知役之學今不有今之學出者非然其實
有若不幸者其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
聞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
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雖有之君子在上
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但一望而識見矣又
以愚賤見臨而莫可爲是與可爲數也已然常獨
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似有可以辭而爲說以干

進於左右者誠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學
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發朝廷亨榮絲使終不得
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
楊氏不為無恩矣果不肯負能繼大先君之世而又
有欲猶之以有紀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
然而不論於長者不詳於賢愚自決然形是以自進
者蓋冀萬一得備其素所願為者亦由而獲罪不和
愈於巠古而自為恨者則自狂計愚伏惟聰明幸照
察焉

終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十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
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
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
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

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
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
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
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
梁陳自唐而上至于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
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
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
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
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

□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何異
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
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
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論者獨以
梁為偽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
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
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不明而始終之際不
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
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

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可疑之際又挾自
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
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
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
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
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
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
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
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

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
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
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
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
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
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昔
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
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惜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袪
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

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
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

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此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

不同其惑者秦黜之以為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秦起夷狄用法殘苛也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也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封之卑弱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

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本末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國僭侈同姓相攻伐其起而與之并獨秦之為秦亦於是時既平犬戎因

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終[illegible]以來[illegible]東[illegible]者乎
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東者侯伯者日益
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赧役天子之尊猶其號在爾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皆頓首自歸於秦至其
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
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後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
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以任
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其所以見
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
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
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
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
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
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
國眾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
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
天下諸侯不敢僭從而宣[illegible]後見周德之深
而文武周公之作在[illegible]　況平王之遷國地

雖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人者未[illegible]
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
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
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
聖人之業也而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其較
其德迹可以日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于懷愍之間
晉如綴旒胡羯四起綴旒而其迹日危而已建興之
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
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瑯邪起江表位非
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
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
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
使晉之臣子謹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見欲于天下
之統其若可得已而况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
能復天下於[illegible]　內首之眾與夫後漢之蜀備五代
漢之劉崇何[illegible]與[illegible]未嘗[illegible]東晉可知焉
[illegible]其不殺[illegible]之論者日[illegible]　[illegible]遠自昭烈
建國以[illegible]　[illegible]乎中國七世

至于孝文而去夷狄之俗易姓建郡遂定天下之一統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二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吾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黜秦者不過曰功多而德寡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

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當而已據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云之矣富強之與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氏以氐弋仲以羌赫連乞伏禿髮李氏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猶有餘其彊盛者皆不能當晉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夷狄其卑者[illegible]以為不可攻之方不幸未究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illegible]而北人下皆為[illegible]矣[illegible]數世而後[illegible]以[illegible]者號後於[illegible]

已若能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為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為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

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illegible]梁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且可以少異乎因闕矣廣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illegible]年矣[illegible]其兩端而觀之如齊人之[illegible]卒幸其敗[illegible]而[illegible]以中[illegible]使[illegible]後人[illegible]

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統者猶絲之有緒也王者一日奉其了係之
良苟一日廢祀不絕則其統尚存也別之以
也所當列國者千百之什一耳而仲尼作春
秋猶書曰春王正月者周之統未嘗絕也東
漢之亡也魏得其六吳得其二而蜀得其一
耳朱文公作綱目必帝蜀而後魏者以漢正
統未絕也觀此則歐陽之以秦不當爲閏以
五代梁不得獨爲僞因是而其以東晉爲非

統而直欲黜之者恐亦未當也於是歐陽公
未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曰正統有時而
絕愚特以爲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愚嘗暇
日作正統圖特爲辯以折千古不決之疑可
也

按正統論凡七公晚年刪爲三今所錄者蓋
晚年所定也

爲君難論上

用人之難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
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
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
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
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
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
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

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
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
使後世人君慕此二者以自期而不知一失而及
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
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
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
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
可以一舉而滅之其羣臣自太子以下皆以爲晉不可伐更
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辨

折之忠[illegible]晉[illegible]有者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
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
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
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
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卿爾
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
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
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
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

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
意必欲徙之使召當時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
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
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
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令學士草
制徙之[illegible]明日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
日而晉祖[illegible]入[illegible]不知所爲謂李崧曰
我[illegible]文遇[illegible]之[illegible]拔刀刺之崧[illegible]曰事
已[illegible]及[illegible]清泰[illegible]由是言之

竭力行其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
亡敗則亦莫如二君之果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
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
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
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
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
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衆國之臣民便
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
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

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凡[illegible]公之論拔精切然其行文不如三蘇
縱橫錯綜須文之爲入神解

爲君難論下

聽言之難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

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所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翦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

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嘗讀史見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爲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以爲將則秦人懼矣趙王不悟反[illegible]以爲不可也[illegible]皆謂實而不

[illegible]

而[illegible]其[illegible]知之[illegible]加知之甚之[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獨其[illegible]人[illegible]
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上不[illegible]大之惡
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以上二篇兩引傳記原文以為議論亦古人中
學其[illegible]數[illegible]自是一體　若史遷之傳伯夷
[illegible]又通篇以議論為敘事[illegible]其體[illegible]明

歐文　一〈卷一二〉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十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本論上

歐公經濟之畧亦槩見於此矣當與王荆公
萬言書參看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畧矣
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
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
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
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
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
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
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
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
而後已夫　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
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
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

仁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爲之有條理[illegible]
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而心愈勞而政愈不就
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於危亡者何也以其不
推本末不知先後而務於人之所爲[illegible]也
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人之所忽也是天下之
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者莫先乎兵是有司之所
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困而
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
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

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
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
爲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illegible]事者之
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
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有不和也以晏然
至廣之天下無[illegible]關門之警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
吏西夷敢有崛強之臣而終莫能服之者何也
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産日益廣公私之用日益
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萬者之

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
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榷易商利之
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
間則天下公私之遽是無事之世民何[illegible]歲之備而
關西數年之急道以此知財之不足也[illegible]用兵
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
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
之文符亦曰倩人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
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

用且之明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懲罰[illegible]多量少此
好鄉兵小不知兵則棄而[illegible]天下之大
患在[illegible]之兵[illegible]以[illegible]兵驕也[illegible]昔用兵者
[illegible]也以兵之發者以用之未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法制未一
[illegible]也不任人
[illegible]人之好名
[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將人所忽
士以人[illegible]者[illegible]故衆矣故疾[illegible]

天下之事有緩急而其取患有以爲之則不同名之
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發也前日五
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
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
夫五代之主皆武夫悍卒其心不暇乎禍亂而不欲爲
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所不能行也當是時也東
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荊
潭天下分爲十二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
跋將强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威

歐文 〔八卷一三〕 四

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爲之備以自守不暇孕子孺
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畏虎
狼猶恐不爲用尚何敢制以幾濟之民人窮無聊之
征賦暴會百斂猶恐不足尚何暇以節用以富民天下
之勢方若弊屋補其隳壞整其撓側棟頂拔撐
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於其規圖須方而爲制度乎
是以兵無制用無節而國家之制小而亂一切苟且而已今
宋之爲宋八十年矣外不倚兵而兵無敵之國內制方
鎮無與敵之臣天下爲一而內外兵民因不爲不久

天下不爲不安也然有上下有名無實多錢者買官而立
者其爲易也方今承三聖之休宋有武家之厚名任
有四海一家之天下其人皆以之進莫不內論恩
士之所取不可謂之無人天之所以文飾甲兵殷五
各之人爲一二百之有者數百萬將相一節而令之不可
謂之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百官三班吏部常選
皆又數百人一歲一詔而應詔者萬餘人以補部
者七八千十之擇不可謂之賢民不見兵革於今
幾四十年矣外與夷狄內修法度與之化推

歐文 〔八卷十三〕 五

上之所爲不可謂不然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
明哲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
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
武帝唐太宗之盛然論其患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
不足用於上而兵不足威於外而吏驕於內
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壞一切苟且不異五
代之時此其故何哉此所謂有可致之資可致之
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而久不爲

本論中

議論正大知見得大頭腦處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

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製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

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
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
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
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
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
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
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
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
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

歐文　卷十三　八

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歐之曰
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
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
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
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
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
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
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
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

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
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
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
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
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
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
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佛之所以能入為中國之患者因由王道
之衰而歐陽公所謂修其本以勝之是也然

歐文　卷十三　九

[illegible]以下彼[illegible]有[illegible]見本性之超卓處
故能驅天下聰明須信之士而宗其教歐陽
公於佛氏之書猶多[illegible]而所謂修其本以
勝之[illegible]文之習而行之之所能勝
也[illegible]人在上而[illegible]大明於天下天下之士
家[illegible]而戶說於古人之教然後佛之見解自
是[illegible]不然[illegible]不[illegible]君子之[illegible]之也
[illegible]

本論下

歐公於本論[illegible]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illegible]著書[illegible]以持其論

予始愛之及[illegible]荀卿之說繆焉

甚矣人之[illegible]其夫婦

於人之性甚戾又有[illegible]食[illegible]經

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illegible]民曉

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illegible]之

論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

於所長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眾曰[illegible]之

而為吾禮義則其[illegible]

不[illegible]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使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火[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是而

嘗[illegible]

[illegible]作

[illegible]之

民[illegible]之

之[illegible]行之說[illegible]大郊

天[illegible]地[illegible]宗廟籍田朝廷之儀皆人[illegible]之大禮也

今[illegible]行之至於所謂[illegible]婦[illegible]射之禮

[illegible]有司之事[illegible]在[illegible]明而頒布之[illegible]行

之以[illegible]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

之[illegible]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

者[illegible]之說[illegible]一日之

功[illegible]孔子

欺[illegible]然則

為佛者不[illegible]作[illegible]而

内之[illegible]之為害[illegible]矣[illegible]之[illegible]後見也然而

惟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小才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一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舍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原弊論

中多切當指陳時弊今言事者可並知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

早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哀也夫三代之務固不止
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
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
之地也減之又減[illegible]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
有[illegible]之地而[illegible]於三代者其用常有餘
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已昔者知務農
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窮之用是也非徒不
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又直
不量天力之所在也何謂衆弊有蕩民之弊有兼幷
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
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
此在三代皆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爲周孔
之事耳故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
不可去周孔不言而爲之而武者之固宗自景德罷
兵三十年歲矣兵當經用者老死今益而後來者未
嘗聞金鼓識旗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
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
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

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illegible]
而敗[illegible]
[illegible]
用之[illegible]則
教之以戰令[illegible]度量
民之長大[illegible]及
民皮而稍稍[illegible]之以爲兵[illegible]
而民力窮聯爭[illegible]之故[illegible]經內[illegible]則[illegible]故者
雖[illegible]也而吏方日不收爲兵則恐爲盜恁苟知一
[illegible]
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窮食也古之長
大夫健者任相[illegible]今之兵人[illegible]健者游
[illegible]南
[illegible]爲[illegible]身安
[illegible]誘
[illegible]受田
[illegible]一戶之
[illegible]已力者
[illegible]出

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會用大此數十家者素
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
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
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
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
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
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
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
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

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
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
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
耕者下自二頃今　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
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
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
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
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
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勸又為

[illegible]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illegible]
為耕者是[illegible]人常食[illegible]
于而[illegible]
者歲[illegible]民
舉倍息而食[illegible]之食也[illegible]下
矣何其不足也何謂[illegible]今不量國用
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illegible]也[illegible]冢宰制國
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
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

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
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
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
而益不足者何也不先定其數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
量天力之所任也[illegible]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
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
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
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
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illegible]備之術[illegible]

耕必餘一年之蓄是九八一八以公之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人之無水旱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敢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歐公據經而此本其說合而明於人信以折衷之後材非編校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春秋論上

辯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

曰趙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

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

發首篇所未發更明之

孔子何爲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以責實別是
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
子弑父諸侯之國相伐[illegible]而爲君者天下皆是也
當是之時有一人[illegible]焉而知讓[illegible]乎爭國之亂
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
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從其擬似之實而雷同衆
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

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
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
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
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
之而[illegible]大
不[illegible]之意
跡[illegible]所以
別嫌[illegible]聖
人所[illegible]息姑之攝也[illegible]

於已舉魯之人皆北面於己其不爲正君者有何跡
不有其名可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
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
繫此而已用其[illegible]之志求及行有見殺其生也
志不[illegible]名而[illegible]本[illegible]息姑之恨何
由於[illegible]於春秋
乎今[illegible]輕重故曰一
字爲褒[illegible]公之爲字[illegible]不[illegible]於名字氏族乎孔子
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

其實乎以此而[illegible]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
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即位
曰[illegible]公之[illegible]知孔子
從[illegible]所以傳
信推難者又[illegible]謂爲攝者[illegible]皆以爲
假[illegible]以待[illegible]於
已舉魯之人[illegible]於已生稱[illegible]公[illegible]
其假

春秋論下

又孫文[illegible]所大悲史先發辨行

弒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者皆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於他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

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

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皋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

與操刃殊科況以嘗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爲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

爲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爲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秦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

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眾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弒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

小之欲乎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
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
曰傳有所發明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有待傳而通
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
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
然乎經得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反覆[illegible]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
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
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
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
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
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

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西伯聞之竊
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
反優容而不誅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
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
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
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
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人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
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
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

國也然□子不以爲非伯之久而不立乎天下代紂
始以爲非而棄去□□子有如此大下更□□今依
贊頌之□而不□不□其父而非其子此□遊於人
情哉由是□之謂□伯以□□十□年者妄說也昔
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自文王受命九年
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是以爲伯□□□□之說
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
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
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

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
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
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有天下其事大
於聽訟[illegible]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
年[illegible]西伯[illegible]不稱王而
[illegible]而
[illegible]稱十
有一年[illegible]六
[illegible]以

成亂而作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
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學
能辨正今存乎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illegible]者武
王之事也[illegible]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
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
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
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以爲於
書可矣

朋黨論

破千古人君之疑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

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

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曲盡人情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

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史鈔

序　公於敍事處往往得太史遷遺旨其所爲新唐書及五代史短論亦今之太史公風度于[illegible]二十一首

唐書兵志論

唐兵三變處如掌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跡以爲後世戒云

唐書禮樂志論

古禮之[illegible]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眾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

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註）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祕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五兵於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

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爲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

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采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唐書食貨志論

論悉文[illegible]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吏徇欲而苟用之吏從之變制令以取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俸祿不厚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

昏主奸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併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illegible]

唐書藝文志序

[illegible]

遂來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而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大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

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眾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猛浮於世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唐書五行志論

于右五行災異之說最為詳悉可論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金四曰木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為災異之學者

康文 入卷二五 二

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為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為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為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為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為氛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

康末 入卷十五 十三

致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為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

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所告禍福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

五代史梁太祖論

議論得大體而文林圓轉有宕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

也性不沒其實以著其[illegible]後世
不於其惡以志人之為惡知春秋之[illegible]
予作修史之法也

五代史唐明宗論

中多名言可為典戒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艧喟然歎

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

設臣下至於禁學文字[illegible]

令[illegible]之以人恐[illegible]

果[illegible]事康瑩[illegible]首何不足

當[illegible]五等可設者六[illegible]不

足[illegible]小人說[illegible]不足[illegible]可不足[illegible]乎

不足[illegible]也[illegible]上嚴[illegible]可畏四民[illegible]可畏[illegible]

相[illegible]則通[illegible]可畏設[illegible]可[illegible]

言不[illegible]可畏也識者皆多[illegible]切事皆新若從禁

[illegible]有[illegible]實事[illegible]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循而設禁亂

原文「八卷五　十四

[illegible]敵矣然啓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所閒者可不

戒哉

五代史晉出帝紀論

摘切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illegible]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其偽也[illegible]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人之子者不知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疏之屬凡物生而有

原文「八卷一五　一八

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其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閨闈譎伊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取偽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其所生而自不仁於不孝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

又以[illegible]為人後

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本生之親者天
性之不可絕也然而以人[illegible]義降其服以杖服
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
之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
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並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
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
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
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

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
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
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周世宗紀

論曰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illegible]臣[illegible]父[illegible]子之交其
反唐戚勿寧而乾符其父[illegible]之忠幾何
其不絕矣夫[illegible]而絕[illegible]朱氏[illegible]皇后[illegible]夫
婦之義幾何其不乖於今矣寒食野祭而
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于河則禮樂崩
壞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
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

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
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
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議
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
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
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
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
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
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

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史論

五代史職方考論

數十年之間易置者凡幾州郡分割盡大如牢太史公所欲為而不能者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數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

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有五其後又取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illegible]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推得秦[illegible]階[illegible]用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illegible]有[illegible]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其所[illegible]州又增置之州一合[illegible]有九州以為晉[illegible]劉氏之[illegible]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

百一十八州以為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于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為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而荊歸峽三州為南平合中國所有[illegible]八十八州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五代史司天考論

漢以來說災異者多矣今如[illegible]以合之[illegible]

正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
予何敢異於聖人[illegible]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illegible]三
代以來未嘗不稱天以舉事孔子[illegible]不去也蓋聖
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
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
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

試二　八卷一六　明

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
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
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
已夫日中則[illegible]不知[illegible]見其[illegible]於
物者天[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下者進而流
不[illegible]於[illegible]者天人之合論者
多[illegible]不知[illegible]見人之禍福者

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illegible]其[illegible]者以[illegible]之
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illegible]變[illegible]害福
者人所可知者故[illegible]知與不知異
辭也敬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與於人乎不與
於人乎[illegible]不知也[illegible]其不可[illegible]遠之以
其與人無所異也[illegible]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
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
下而人怨怒於上者未有人心逆於下而天道順於
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

試三　八卷一六　五

是之謂本人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
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
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illegible]其興亡治亂可
以見[illegible]於[illegible]所[illegible]者故以
其[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可人之所[illegible]聖人[illegible]而異端
起[illegible]學者惑於災異矣[illegible]之說不
得[illegible]之所述不[illegible]者可以
知[illegible]

[illegible]

□□分類□館□□□[illegible]

江□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illegible]不
能祗其感也[illegible]世
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出[illegible]氏
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以[illegible]氏不
是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之為物
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然暴露其

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
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治人者也昔舜
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
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以為美後
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或出於庸
君□政之時或出於□□人亂之際是□□□當成麟
□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不□□宗而
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獲麟者
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其□□也□必書地

[illegible]
□□□□之□□[illegible]
公之□□□□□[illegible]
之故□□之□□人[illegible]
王者之□[illegible]
以為□□□□也□[illegible]
□矣□□□□□圖如□舜□□[illegible]
不□□出其□□□而當亂□然□□知[illegible]
之物也□□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貢于下宮者用

遭有官□而□氏□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
□□出於□家其又亦已多矣□□□不知其何
物也□□□□□□以為□者文王之囿虞
虞官□□□之□□□□則以之為歌者其出
[illegible]人□人之□者□與□於□□之□
[illegible]之□也□□□□者
之□□□□□□於□此[illegible]瑞
[illegible]之□□□者□以
□□

嗚呼[illegible]良材而[illegible]良匠治國者[illegible]能臣而有能君焉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illegible]之於吏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illegible]日終日而勞[illegible]勝者[illegible]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臣也與國所用之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置其不能以累其短惡使賢智於下而試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陷禍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上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亦無相夫賢愚之[illegible]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及其所置而已嗚呼自[illegible]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illegible]代史書六[illegible]論

[illegible]明宗之[illegible]

[illegible]

其[illegible]豈

其[illegible]延

範為太常卿唐[illegible]清流

為之[illegible]乃紫客[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謂

裴[illegible]不隨[illegible]今亦為凡邪是[illegible]出西

見攝文昌軒轅天帝等相[illegible]於

人臣於是左使則裴[illegible]獨孤[illegible]在使[illegible]太常

故任[illegible]吏部尚書

[illegible]之主

[illegible]人而

[illegible]中書

[illegible]尚書

[illegible]為押

[illegible]史大夫

[illegible]為押[illegible]四月甲

子文蔚等自上[illegible]以[illegible]以金[illegible]伐偽
太常卿蘇循[illegible]文蔚臣
循[illegible]矩臣
先逢吉今官以[illegible]而解
[illegible]太常卿[illegible]不死
[illegible]以國與人[illegible]能存
唐[illegible]必[illegible]而獨存[illegible]人君子
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illegible]趨利
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illegible]恥辱於梁庭如此哉

唐六臣傳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
不仁之人哉[illegible]見漢之羣臣
稱魏功德[illegible]於世又
讀梁實錄見文[illegible]也
夫以國予人而自誇耀[illegible]小人[illegible]
[illegible]皆小人也而其君[illegible]哉
[illegible]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
朝者皆小人也然後[illegible]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
朋黨[illegible]其餘[illegible]皆庸懦不肖傾險
[illegible]去其君子
[illegible]欲孤人[illegible]必以
[illegible]朋黨之說夫為
君子者[illegible]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
可誣者不能[illegible]至[illegible]天下之善[illegible]其類而盡
去之[illegible]可也
[illegible]之朋黨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則[illegible]之[illegible]夫[illegible]之[illegible]
也故[illegible]必
相為朋黨[illegible]人[illegible]人主
之耳不聞有善于[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日不
得見吾人矣吾人日遠而小人日近則為人主者依
[illegible]然[illegible]之[illegible]治安之計哉故曰[illegible]人[illegible]而
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有黨小人雖

陳文　〈卷十六〉　十五

[illegible]必有所畏而有所不敢為惟[illegible]而無君子然後
[illegible]其於[illegible]所不為[illegible]是也故曰
[illegible]而與人者由其[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君子由
[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也嗚呼[illegible]之說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傳
[illegible]一言可以喪[illegible]者其是之謂與

五代史[illegible]傳論

借婦人女子以成[illegible]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illegible]
管生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之大[illegible]
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illegible]而如此則
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人臣而無所不取無所
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
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
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

陳文　〈卷十六〉　十六

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
而辛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
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
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
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
言也哉[illegible]
以[illegible]如此則知[illegible]人而不得見
也[illegible]
[illegible]

闕封丘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䘏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五代史王進傳論

進以疾足名長卿五代名器之濫極矣

歐公故指數之以此

嗚呼予述進傳至于天子不識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從獵人逐齧其附託遺還出於一時之幸然猶皆指身陷陣并有自天之勞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名而秉旄節何其甚歟當其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

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勢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吏戍長無異萬其輕如此況其下名之如進等者豈足道哉乃至於奉府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戒在下者如進等固其宜可知天子甚事所以哀其人之亂而見甚斯賢人君子之不可以遠哉而勝道哉

五代史一行傳論

此一段議論史漢以來所不刊者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

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五代史宦者傳論

通篇如貫珠於曲折千窮無所不入

其機員而其情危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

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五代史伶官傳論

莊宗得心處與歐陽公之文可上下千古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

歐文　八卷一六

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八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十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帝王世次圖序

史記帝王世系特據世本故其說如此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

歐文　八卷十七

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歿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

真僞至有好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

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外制集序

公未知制誥時所述逐旋感慨序次有憂深[illegible]遠之思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

銳意天下事[illegible]而

[illegible]范仲淹於陝西[illegible]仲淹

等[illegible]說道

其意而[illegible]入[illegible]對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人趣送

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illegible]天子之所以用

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是歲四月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illegible]西陲尚未解嚴京[illegible]之間而[illegible]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illegible]天子方[illegible]興學校[illegible]例以示天下[illegible]民之[illegible]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自職之不[illegible]而

中行賞罰之信益欲循法度矣予時適掌制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書問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于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况

不得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篋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蓋王者之言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餘日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內制集序

有老成人之言在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怪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

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

以下公使老而未作文方遂不免俗錄

風雅茅齋之冬日暇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蹤跡王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是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噱也亦因以詒於田夫野老而已

薛簡肅公文集序

大□本翰□□序中來

君子之學或見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若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聲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決大事定大策謀謨當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直儒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儒公期爲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

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可以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

蘇氏文集序

予嘗讀此文往往欲流涕以悲閔子美爲世所擯死云云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録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

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乎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前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

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歐文 〈卷一七〉

廖氏文集序

識見頗析總編序心

自孔子殁而周衰接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稍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尊聖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illegible]然非予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眾人之所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

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見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illegible]余[illegible]編者[illegible]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

余乃知不待千歲[illegible]有與余同於今世者矣[illegible]之行[illegible]後世也[illegible]余[illegible]未嘗聞余[illegible]不相求而[illegible]以能詔知名[illegible]鄉[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必有求而後合余[illegible]不相求而[illegible]日作[illegible]

江鄰幾文集序

江鄰幾文今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其道其故舊淒楚之意隱然可見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

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遊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申氏文集序

言近而旨遠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舍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成而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歸之於天曰有命人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然小人曰有我以當然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其道之存於身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假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蓄擬耀於當世而獨翦蔽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歟□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掩也君之既歿□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其□

其□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亦不文其可不勉

獻文　卷十七　十七

梅聖俞詩集序

絕佳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

歐文　〔入卷十七〕

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

歐文　〔入卷一七〕　一九

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謝氏詩序

爲女氏序從兄之詩母之墓銘來得體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

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於時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十四

釋惟儼文集序

此篇有鋒以容形上處亦有遠感及多轉調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

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得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汲汲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而道固自守古人之所易若營營於今時者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

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釋秘演詩集序

多[illegible]之自[illegible]之如[illegible]皆能有合秘演與曼卿交而欲易公於曼卿[illegible]而[illegible]愛秘演又[illegible]之以是[illegible]中合為最[illegible]得馬[illegible]之[illegible]能矣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

則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十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章望之字序

典雅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眾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綖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而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守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望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

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梁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卨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者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

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達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粲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易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而言之下君子名而無所苟言則不能稱進以見乎遠余友河南有士應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為義容而不窮動而能應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為用者有二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

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資叩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予之以是為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若容以其器之以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嘗以孝廉文學考行於鄉中為之舉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于優游充其材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為小官于猶晦其所為者以小試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所得之來

名爲鄉曲之資者爲法可行也良余與仲同以進士
登乙科又同爲史官此序實同州語得以字
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執筆爲序以勖之

鄭荀改名字

亦自中法度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治止於無爲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

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少而性淳明輔以勤力之志得其所是者而師焉不爲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于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

矣由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送王陶序

說經之文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者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

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大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必與大陽其爲卦過參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焉陽雖盛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害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且順也審其力觀其勢而除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大勇者可化也恃勇而動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象曰大壯

見 於之學者如

利止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大壯之象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大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所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尙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嘗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

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當深戒於其初嗚呼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方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公極好為文晚年見得如此言非不平

好看文章以言為當為深省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

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

三四十稱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二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

陳云 入本 人

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楊寘序

此文當有屈折而直上之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

陳云 入本十人

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

行且遨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以宋秘書起宰相家世胄而以雖少立論似

有深淺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被與衣不下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為難而君子以為易生于高門世禁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於榮利欲之衆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計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為難也君目不自

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為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為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己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於天性其見為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進而不

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嗚乎所謂能繼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遑脩奮身爲位予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於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有逸題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於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於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識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游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

間能先發物而貴於世者特其興而已則光氣之鬱
然者曷能掩之哉

送廖倚歸衡山序

類丹然

光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
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於衡
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
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
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
雅為德器若尤深知其鎮秦州也請君與俱行遂
趍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
矣既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乎常以上計吏
客都中識君於交遊好之以友蓋當君之西也獲餞
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
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必有得其用者
猶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陽也

送曾鞏秀才序

既而曾鞏文不放口許曾鞏正是名公送秀才文字法家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絫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愛惜若取捨非己事者詭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以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君子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之失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風韻跌宕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傳

傳易圖序

歐公以繫辭文言非孔子之文止此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爾也然豈獨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眞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歎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邪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時其事非一事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于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偽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繆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況其文乃槩而言之大抵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必矣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

之也漢人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為繫辭者豈非不為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待有所攷者莊荀之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旨耶文言繫辭有可攷者其說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攷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耶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者比他經為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

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於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用焦之學發於漢末費氏獨與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原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公於詩譜補亡非獨見公之潛心六藝之學

又可并見公之不及鄭氏之書如此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謬得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世之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遍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

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闕以俟以見予
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苟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
得以論正予豈好務與論者哉凡存其說[illegible]存疑補
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二百八十二而鄭
氏之說復完矣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
名之其自號為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
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
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
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
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
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
壽百年顔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
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

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
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
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
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
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
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
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
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illegible]

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覩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居士集　卷十九　九

韻總序

字學所係甚小歐陽公立意恰好非泛有家

門石

倕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逄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也凡所謂學者學乎聖人之道而以爲然乎其門有所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

居士集　卷十九　九

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有其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爲韻總

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辭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者之於髮績者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衍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聲韻也聿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人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

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孫子後序

序聖俞注孫子故其議如此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䆮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知前世其書用

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臨陣用之十不失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強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

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少而多而少……也
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
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愛其文略
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
文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
者皆排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
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
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
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
何異

續思潁詩序

前兩篇自作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潁上
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
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
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為學士
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遂也然未嘗一日少
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
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

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
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
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
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
一紀矣中間在亳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
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
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
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
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

偷安此君父鄉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然頹違彊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陳于穎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穎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　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強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

禮部唱和詩序

歐文之小者亦好興致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

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嚱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

集古錄目序

歐公之好古如此近時[illegible]

亦幾有歐公風致然[illegible]以有力而[illegible]能如

此耳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

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桑懌傳

此本擬史撰傳也學之行事件件排須可假
令傳史記所載者名亦不過此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臝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

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古險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非巡檢功懌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者使往捕懌謀曰盜聞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為作飲食館之如真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群盜輩媼曰彼聞桑懌來始

罪之者退矣又[illegible]不[illegible]其人[illegible]其[illegible]
也某在某戶某在某所[illegible]之後三日又往
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illegible]其質而慎
勿泄後三日我往来矣後又三日往始察其實審矣
明日部分[illegible]用甲若干人於某乃以[illegible]若干
人於某處與某[illegible]者在某[illegible]馬以往
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illegible]殺二人凡二
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illegible]審吏胥
日與我銀爲君致[illegible]用賂[illegible]我欲況貧

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illegible]以[illegible]使[illegible]三班三
班用倒與其馬監押未行會交[illegible]役[illegible]上[illegible]
昭化[illegible]州皆警往者數[illegible]不能定[illegible]命[illegible]往[illegible]于殺
之[illegible]乃[illegible]門[illegible]是[illegible]也[illegible]獨[illegible]有居
[illegible]乃其[illegible]分[illegible]我[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心[illegible]其
賞[illegible]以[illegible]不聽役以
好[illegible]與[illegible]取[illegible]其心何如
爾當[illegible]其心以[illegible]名則[illegible]不

可爲也已余[illegible]其[illegible]卒[illegible]之不聽[illegible]進[illegible]而不
甚知其然其所爲皆合[illegible]多此類始居[illegible]在邊大
水有衆二[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兄氏[illegible]者遂棄其米
以舟載之兄氏[illegible]聚其甲人[illegible]之衆[illegible]乃[illegible]善
觿及[illegible]方始數人而有[illegible]過人常畏若不自足
其爲人不[illegible]長大亦[illegible]如不出其口
卒然遇人不知其壯且勇也[illegible]勇力人
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illegible]義勇之士其
學問不深而能者[illegible]天材也余[illegible]傳人事尤愛司

馬遷善傳而其所[illegible]皆偉烈奇節[illegible]之欲學其
作而[illegible]今人如[illegible]者何少也乃[illegible]文書
[illegible]其[illegible]人未必然也[illegible]乃知[illegible]之人
有[illegible]不[illegible]也知今人固有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
所[illegible]而不知[illegible]文能如遷[illegible]使人[illegible]否[illegible]
以[illegible]之

六一居士傳

文青曨述歐陽公所自解批在此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眾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仁宗御飛白記

文不用意處却有一片渾雄沖澹精神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
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
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
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昔者天子

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
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
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鄉學樂育天
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
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
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
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斯文之
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
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
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
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而涕而書之夫玉
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
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
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
所在也

御書閣記

叙事類太史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見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為之記曰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為捍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盭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為

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眾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常以淡泊無為為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哉其後者豈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修記

借以蘇秦朱買臣事說出晝錦最工

本爲晝錦而作[illegible]

晝錦圖全立[illegible]

相州晝錦堂記

前文之文令人悅服而最得體處在安頓衛國公上以史遷之煙波行宋人之格調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

也於是乎書

晝錦題本一俗見而歐陽公拓於中寺出第一層議論發明古之文章家地步如此

前用反題末一段依題說起後乃歸之於正此反題格也

有美堂記

胸次高處虎絕古今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

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

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游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

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荊川云如累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可

絕

峴山亭記

風流感慨正是峴山亭文字與□□然峴山詩並絕今古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荊川云比篇與東閣記同體皆引故事略用

自謂點化

李秀才東園亭記

先本之以風土之瘠繼之以登遊之樂以成園之序耳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強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方見於經以

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荊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痹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佳木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為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蘗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

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illegible]而下太入腴處不用收拾為

人作一園記由從郡國說起是何等佈置

泗州先春亭記

記先春亭却本堤次之以賓客之館而後及亭以周單子之言論爲築所謂以經飾吏治

歐陽公之文亦然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人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

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扞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用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甚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唐荆川曰此作雖亭記而記堤爲詳重其大

者也作亭既不詳故不解先春之意

真州東園記

有[illegible]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

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宴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荊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概焉

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

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海陵許氏南園記

為南園記而特本其世孝一節立論此其文章一地位可法處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圃作某堂某堂於其間許君為江淮荊浙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行人人瘵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成績大著自國子

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圃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小海陵之人者君本欲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成其友事其嫂如姊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又之諸兄卒以讓君作令遂顯于朝以大其門戶凡

弟諸子猶己子歲時□□□弟之子皆君畜不忍去其子自不忍捨其去皆遂以俱行君素清貧嘗其家貲大小分以與諸兄而食飲必親視至其父喪必親省其藥節飲食色而後如可以則色變動適節則喜歲之色不自勝其子嘗謂君哭而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者于此見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皆其竹樹發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承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德有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守而念之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圃之草木有馴擾之適也然鳥之翔集其間者不肯棄而棲不擇子而哺抱嗚呼事患不為與夫為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息以至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眾山逶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峰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

者為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峰者岫者駱驛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崪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頹崖怒虺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峰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菱溪石記

事雖不甚緊要却自風致脩然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溪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為神菱溪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為荇溪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溪者詢於滁州人曰此溪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理或然也

溪旁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尚有居溪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

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
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
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
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
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
去也哉

荊川曰行文委曲幽妙參次錯落作文歐
陽公獨長

浮槎山水記

風韻翛然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或曰浮巢
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
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
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
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
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
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
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
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
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
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
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
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
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
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
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

者富貴者之衆也至於陰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衆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衆不一動其心或有待於心雖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衆於此彼富貴者之記設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衆與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君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可樂乎以舉於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此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君折節好學喜交

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此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知斯泉發自李君始也

游倦亭記

奇文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漫漫蛟龍水物之所憑依風濤[illegible]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illegible]義勇而有大志[illegible]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語知也困於[illegible]以老然其胷中亦已壯矣人謂者之樂非[illegible]之自[illegible]爲中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illegible]延漫

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而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illegible]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illegible]爲大不以方丈爲窮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illegible]而不動[illegible]而[illegible]然其心者[illegible]勇者也然則[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爲適也與夫壯[illegible]所謂[illegible]施[illegible]之衆[illegible]以[illegible]川[illegible]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illegible]倦亭[illegible]日舟中記

伐樗記

借莊周之言而繹之以客對發其感慨

署之東圃久茀不治脩至始闢之蕪穢既治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樹竹凡百本今陽既滿萌者將動闢之空處門側有樗焉其根株甚大根壯則使地脉耗陽氣而所植者不得滋榮其陰翳交庭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盤曲臃腫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書新之明日與之丁又行園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且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從夫負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惑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者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本矣若樗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則矣今樗之賤則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吉州學記

典刑之文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

又以下神從書之士務本處見

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于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于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于其里而長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于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

與賓之後此鄰學之成[illegible]之所以爲頌天子太平之功由周[illegible]予欲之道[illegible]不亦美哉於其始成也刻辭[illegible]以俟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illegible]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祀而

少勝奠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

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

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唐荊川曰此文前發釋奠釋菜爲祭之略及其所以古禮之廢後段古禮之不行爲可惜而狄君能復古禮爲可稱也

豐樂亭記

太守之文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

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文中之畫　昔人讀此文謂如遊幽泉邃谷入一層纔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翛然長往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

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絶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畫舫齋記

興遐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於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龜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峽州至喜亭記

極力摹寫蜀之險之不測以形出人情喜幸之至此文字布置絕佳之法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以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荊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志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豈弟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以叙事行議論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鱐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荊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荊，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甓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敕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與某有舊，且哀其人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illegible]之意。[illegible]夷陵之[illegible]水[illegible]道人[illegible]故為吏者多不欲[illegible]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illegible]自罷去，殊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秀美，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illegible]

[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假[illegible]問也

秦[illegible]龍[illegible]

有自岳陽至者以[illegible]及之[illegible]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然隆高以長者曰[illegible]堤問其作[illegible]名者曰[illegible]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制湖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

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illegible]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爲[illegible]百千五百[illegible]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illegible]凡[illegible]反覆而又上于朝廷決之[illegible]可然後[illegible]此[illegible]之作也[illegible]可以[illegible]於民也深[illegible]用力少而爲功多大以[illegible]之閑[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虞患其民而及于荊潭黔蜀凡往[illegible]中無[illegible]遠邇之人[illegible]其[illegible]日[illegible]作之[illegible]者曰[illegible]有[illegible]久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數[illegible]大[illegible]人[illegible]未始不[illegible]之上爲其民[illegible]皆知好作之心[illegible]民[illegible]於今受其[illegible]人[illegible]此勝反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illegible]門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頗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illegible]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發二宜書[illegible]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illegible]序紀一宜書以[illegible]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illegible]

王彥章畫像記

以敘事行議論其感慨處多情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

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

丁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惜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唐荊川曰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畧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策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作兩項然不見痕跡

樊侯廟災記

茅鹿門曰分明是前議樊將軍之詩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

唵嚩吒吒悉取如來□□文之言宜其名六
中□明□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行□念由
念奇文之最妙者也

明因大師塔銘

記明因若以其行□□行及有禪慧故特本
其□言以示後人云爾

明因大師道裕姓□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為童子辭家人入□□沙門□依真行大師悲□學法嗣法成乎五年□□氏□髮人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為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

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途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唐□□□不□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然其勤生以給□朴厚而純固畏待人之□□□□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之□□□□其今餘千載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陵□而□□也□□□□□而食築土而室甘□□滋味□□□□□□而□之事千百年不□發其動□□□□之□風至今而不變也又

言爲兒時聞長老言行春秋爲縣民至唐民并以
與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代并爲胡亦李以
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
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執兵鬪傷死戰勞
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
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發政教兼兵農休
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係
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
土力不稽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
歐文（一八、卷二十一）
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
之日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從有求予誌其始終
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碑銘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碑

神道碑銘

紀王武恭公本末甚悉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避河齊而分
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嘗世于管惟啓
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
歐文（一八、卷二十二）
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啓國是生魯武
恭公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夏州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
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遇險
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師曰亂行者斬由是士
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illegible]之按轡過兵望其軍整
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
軍頭巡檢磁洺男子張洪霸聚黨一州閭閻苦吏不
能捕公乃擇中收勇士爲婦人服飾誘之路

□事前遂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拜[illegible]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illegible]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州[illegible]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中[illegible]公以為故事無

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僉署樞密院事遷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道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公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徙[illegible]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杜門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

而孔道輔卒客有賀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以公為[illegible]大臣處公為有禮慶曆二年起公[illegible]後[illegible]本行[illegible]承遣使者[illegible]所求者以此[illegible]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illegible]公名人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illegible]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何指[illegible]客歷陳其捍禦[illegible]定州等路諸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illegible]使判定州

兼一路都部署入[illegible]其軍無統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illegible]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illegible]公號為練之公曰[illegible]者得吾實以示見[illegible]人兵以不戰也[illegible]大閱于郊公執桴鼓[illegible]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illegible]擊視吾旗所鄉[illegible]陳用進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從內地不敢見[illegible]以宣徽使本朝[illegible]而出判[illegible]州六年月同中書門下平章

□澶州明年徙鄭州封魯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
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忠武軍
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以太子太師致仕
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遷河
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明年以
本官爲樞密使從[illegible]公辭而上以宿舊[illegible]爲宰
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
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詔聞上意以公御弓一
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

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
三諭之乃受弓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將復位上因
發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歡呼賜以襲衣金帶自
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
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今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
使士知畏愛而服者勇者不疑以智者用[illegible]
勝之爾其多言謝爲在樞密亦當自守[illegible]
大謀議必以咨之其有外則選中貴人[illegible]
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年[illegible]

年六七十爲之人[illegible]已以[illegible]忠武軍節
度使又以爲[illegible]使[illegible]一朝給[illegible]及子
孫[illegible]又明年二月辛未以
疾[illegible]判[illegible]免中[illegible]太尉中書
令[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致復累朝廷
顧無[illegible]使者[illegible]然哀其志以黃
金[illegible]不[illegible]以其年五月
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官刻其墓碑臣脩以謂
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

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聳動而老臣宿將無在
者公於是時巍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不當矢石
攻堅陷敵而恩信已足懷士卒名聲已足服四夷遂
登崇之寵掌樞密以老退休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
終壽考前古之將亦[illegible]是者其幾何人[illegible]
勲業之盛[illegible]君[illegible]之恩[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後
世如古詩書所載[illegible]德
用字[illegible]方追封[illegible]國公[illegible]
公皆贈中書令文諡趙建雄軍節度使[illegible]

封魯國公□以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
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子男四女
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
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崇班卒次曰咸英
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爵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
其容甚偉其名聲以動戎狄公治軍旅不覓不煩
恩均令齊于萬一人公有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

亟其彊起秉我樞鈞禮右筋力老予敢偷公來在庭
拜伏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倫
惟時黃耇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
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詩其勞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illegible]撰元勳之文[illegible]
至和二年[illegible]乙未[illegible]
奏[illegible]皇帝
十有八年[illegible]臣之
謂其道[illegible]大[illegible]銘
辭以刻[illegible]下表[illegible]之臣汝假[illegible]氏
而[illegible]其子孫入手曰嗚呼[illegible]汝父[illegible]我文考[illegible]宗
[illegible]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夫[illegible]以是刻于碑表[illegible]而出明日有詔史館
[illegible]日[illegible]碑本汝可以銘臣修謹按
故[illegible]守
太尉[illegible]太[illegible]國公贈太
[illegible]文[illegible]公諱
[illegible]大[illegible]令追
[illegible]
[illegible]兼
[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夫人

數日民代[illegible]人[illegible]公之[illegible]
自唐[illegible]之除[illegible]人[illegible]
使舉文[illegible]居多[illegible]之[illegible]
無罪[illegible]
于庭[illegible]之[illegible]必有為[illegible]公[illegible]其[illegible]也公
少好學有文太[illegible]
知[illegible]江[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中不進[illegible]州[illegible]
使賢[illegible]京師[illegible]不受獻其所為文[illegible]

遷在正言知制誥知[illegible]化[illegible]年禮部貢舉[illegible]部[illegible]
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遷[illegible]
[illegible]參知政事公以[illegible]未[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部
郎中[illegible]知制誥[illegible]
事召[illegible]全[illegible]久之[illegible]中居職[illegible]中
[illegible]人數[illegible]知[illegible]
數事公為人嚴[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可干以私
由是眞宗[illegible]知[illegible]若不名[illegible]公[illegible]眞
宗[illegible]不[illegible]也若水為[illegible]可大

明者君[illegible]公[illegible]眞宗[illegible]之[illegible]三年
又知禮部貢舉[illegible]知[illegible]事明年
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illegible]景德元年契
丹犯[illegible]東京[illegible]暴疾命
公馳[illegible]代[illegible]三年拜
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人學士監修
國史是時契丹初[illegible]河西
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
謂宋興[illegible]世[illegible]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愼

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
無不聽雖他事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
事無大小非公所[illegible]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
狄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各得其職故
天下[illegible]公[illegible]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
實[illegible]以為[illegible]然後遷其
所為引人不[illegible]使人[illegible]公未
嘗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illegible]不受私
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準入見帝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始知欲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有賢行以貧借出不居其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行…不知其所以與之命至中書問之宰相…所爲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所以…其後公爲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所以進之由皆公所爲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簡約而能以理屈人默然斂目勇於…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舉證與同列…一言以定

歐文　一〈八卷二十二

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問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其中祥符中天下大興宮…真宗使人以…得其…以…明曰他宰相有袖…以進者曰…然參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

都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不…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在中書久人有所…公一言公…本嘗自辯至人有…人手…必得而後已王宮火…火由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天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

歐文　一〈八卷二十二

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不…人…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復悔…公曰皆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人[illegible]…與真宗日服方以人事試卿而卿應如此因

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能任陛下事因薦
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
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
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
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罷拜太尉玉
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
和藥賜之疾亟遂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
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
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

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
縣新里鄉大臺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
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
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
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
其弟旭友悌尤篤待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
率勵子弟使自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
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歿也

子孫猶未嘗遷秩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illegible]
年[illegible]
公之[illegible]
者[illegible]
可[illegible]
下之事[illegible]
[illegible]
實[illegible]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illegible]老
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illegible]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忠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宗顯號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illegible]行大[illegible]事有人疑[illegible]下[illegible]公爲[illegible]
公在[illegible]其貌[illegible]敗邑[illegible]閱其[illegible]
自[illegible]人[illegible]民[illegible]衣食相[illegible]功[illegible]
樹[illegible]其[illegible]萬物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相[illegible]相其[illegible]公[illegible]太尉之宗
大[illegible]廟[illegible]我公[illegible]天子[illegible]
報公之[illegible]

行尚書[illegible]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illegible]
贈太師中書令[illegible]神道碑銘
程文簡公既葬之[illegible]年其子[illegible]以[illegible]告[illegible]日先
君幸得備位[illegible]有名一時功書[illegible]
在碑如令於是天子[illegible]題其文[illegible]
余其可忘乃[illegible]
且以此名爾碑又請史臣[illegible]其文
簡公故得來知其人又嘗[illegible]其為人[illegible]
宜公太師之碑得與國史官[illegible]乃不復辭
歐文 〈卷二十二〉 四
程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
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
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冀國公妣[illegible]國人人是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服
除[illegible]授[illegible]部[illegible]政
[illegible]州[illegible]不[illegible]中
[illegible]行[illegible]遷太常
[illegible]用官[illegible]閣命
公[illegible]大中祥符八年已復[illegible]起居注遷知制

員外郎[illegible]務以本官知[illegible]史部
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送之使者妄有
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太皇太后乾
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使使者
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illegible]見契
丹使者位下當遷[illegible]大子亦將
許之公爭以謂契丹[illegible]約也
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illegible]乃止
遷中書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illegible]張文節公多
歐文 〈卷二十二〉 十五
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書曰不辱
吾筆矣明年[illegible]知[illegible]州[illegible]方重寡言
笑凡所處事常先[illegible]臨
東[illegible]最[illegible]大[illegible]州
民[illegible]終宴
民[illegible]火[illegible]自公
笑[illegible]靜君
自知[illegible]多類
此蜀以人[illegible]人公

軌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人遣人覘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奴人所以作亂由是天子亦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爲府者若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益精明發姦擿伏獄無留滯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爲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犯多冗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

時之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怨言陛下雖有欲物有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慶曆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守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上怒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

者得罪人公獨爲上開說□□而後□□定□□故而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多矣□□入侍者不使遂以事中之□□□□□□□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尚書右丞資政殿學士北京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爲行宮務□□□□忌公爲殿抑之與繼明爭交□天子□□□□□之道□公人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節事公自知被□以論議不私見嫉被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

出是益不安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詠九又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事嘗守北京是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守北京其於一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以□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畜□至界上請

門[illegible]契丹兵[illegible]公[illegible]
至[illegible]當[illegible]之[illegible]復人
為[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受[illegible]更
人來[illegible]公[illegible]更
人以[illegible]有[illegible]去自[illegible]不復[illegible]久代
受之[illegible]及[illegible]又
改[illegible]及使者[illegible]四年[illegible]不
足以有[illegible]書不報得疾以至和二年閏二
月[illegible]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人了

[illegible]卷二十二　十八

[illegible]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illegible]太廟推
[illegible]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illegible]開府儀同三司勳
上柱國[illegible]部[illegible]公[illegible]七千四百[illegible]二千一
百[illegible]功[illegible]陳氏[illegible]人
人[illegible]太[illegible]太
[illegible]先人[illegible]女[illegible]人[illegible]氏
之[illegible]文[illegible]孫
遂以為氏[illegible]春秋以來[illegible]以
其[illegible]後世[illegible]之[illegible]居[illegible]氏者

皆[illegible]公中山[illegible]人也[illegible]至公
始大[illegible]修以[illegible]功德之[illegible]退而
銘於器物[illegible]其後世所以不[illegible]有人
而[illegible]人又[illegible]其事[illegible]於詠歌以[illegible]遠為
制不同而[illegible]有幽堂之[illegible]烈
而又[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寵
榮出[illegible]遠其[illegible]乃又得[illegible]不能
稱銘曰
[illegible]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

[illegible]卷二十二　十九

在昔有[illegible]人[illegible]公[illegible]聲以振乃東[illegible]乃[illegible]將鉞
出入[illegible]帝[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有[illegible]其文惟[illegible]余[illegible]心[illegible]以
[illegible]有[illegible]居中[illegible]
[illegible]休[illegible]有[illegible]忠
[illegible]之[illegible]銘以述之[illegible]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

潁川公既葬於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秘閣之謚以來告曰惟陳氏世有顯人我先君文惠公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而知如此故敢請以纂隧之碑予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本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之德積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而上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蜀建寧令已而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第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為其

文學得直史館知壽盧二州提點府界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磨勘司為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二路留然有京州獄人嘅有兩交稱試進士中試者其第皆場木于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人念月公不可究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水堤徙公京西轉運使以其事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兼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二歲聞兄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使□□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溪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數日昔韓文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

一也吾朝開三百年而得一公吾欲有朝依孔子廟
韓公得率其州民之秀者遊於學知吾門道成大儀
公乃出米爲糜以食飢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
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恩邪蓋以令乎人不
若身先而使其從之衆也鈔聞河隄以竹籠石而潮
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役取公欲以既久得患而反病
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
時丁晉公參知政事土石者以惜公公爭不已乃徙
公京西而罷石爲隄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

寰文　〈卷二十二〉　二三二

議隄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
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使利之官利有本末下
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
路之界公以謂昔自前世爲險因常先敗而後服者
恃此也今在州來察澤州路從河北澤潞州路而
太行之險遂行者從公以爲利曰吾當爲今日利哉
河決壞滑州水力怒其勢隨下湍激身人以沒不見
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役船爲不能
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隄乃成又爲長堤以

護其外使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某
公[illegible]隄爲[illegible]公以得[illegible]
之術[illegible]
也故公[illegible]
少年[illegible]以忘人[illegible]安得
爲善[illegible]之凡五度
無[illegible]人犯法[illegible]吏思其
明察欲中以事而詆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
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illegible]政苛暴

國文　〈卷二十二〉　二三三

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稱號攻怒諸欲加以罪公爲樞
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諸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由
由是獲免公守典大州六爲轉運使當以方嚴御下
使人知畏而[illegible]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
按黜[illegible]人[illegible]者
[illegible]十卷
[illegible]文[illegible]真
[illegible]文[illegible]其文辭天
子[illegible]不試

召用朝臣者惜何隱及公[illegible]入[illegible]已[illegible]不[illegible]
議為大常承者十二年入遷[illegible]不已年不進
自議發語是為了暫公及罷後[illegible]今有司[illegible]
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illegible]然後
見君守如是十五年今入了[illegible]公事及役海外
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illegible]進日天下
治亂[illegible]朝廷始朝廷賞罰[illegible]近倖凡[illegible]之所宄[illegible]者
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
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有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

星象數變公言[illegible]隨俗在臣上而臣不任事[illegible]
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
明年[illegible]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illegible]以太子太師致事[illegible]
夫[illegible]遂[illegible]其起居飲食如少
[illegible]年八十有二以戊午[illegible]家以儉約
為[illegible]及[illegible]使其子弟[illegible]因多能
[illegible]及其子孫[illegible]其
[illegible]公[illegible]日[illegible]大人[illegible]

子男十人長曰述古[illegible]北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
外郎學古度部員外[illegible]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
古殿中丞修古[illegible]秘書省正字[illegible]古[illegible]古大
理寺丞襲古大常[illegible]人[illegible]
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兵[illegible]軍
節度使皆舉進士第及[illegible]
賓客[illegible]其家公及伯季[illegible]在[illegible]不安求
大[illegible]公笑曰此學子輩耳故天下皆以泰公教子為
[illegible]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

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
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才稱於時嗚呼可謂
盛矣銘曰
陳氏尚節有汙合[illegible]德[illegible]而發其發維時
自公啓之英英伯季[illegible]武節之雄
尚[illegible]門[illegible]公[illegible]書中書
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從公[illegible]中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以饗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illegible]問
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辭以質來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碑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請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吾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大醫朝夕往視有司除

□其家公歔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卻馳大醫以聞行會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臨奠其喪以不及見公為恨賜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特輟二日以其年□月□日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之□□□□之碑既又敕史臣脩考次公事書于碑□□□□人前內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大臣方□□□□□□人主方用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隽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於方親閱天下貢士命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中衛官維列闕觀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館閣□□□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進陛下養德東宮先帝□□□□以公眞陛下由王宮官臣至登宰相凡□□□□□□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異此公□盡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臨淄

公□□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文勳顯後遷不常□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辛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又徙其籍于臨川曾高諱郜□□英國公考諱固進封泰國公自曾祖以下皆贈□□□□□□□□□可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傳氏周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十七歲□□□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得公以聞自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

徐侍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illegible]之內試
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留之秘閣使得參讀秘書
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
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
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
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所送至
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兼判太常禮院又丁
母憂未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壽王公以選爲
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

歐文　〈卷一十二〉　三

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預集賢
院選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
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與宗有
[illegible]多所[illegible]小戒[illegible]之由是參與機密有
所謀必以其善進不泄其後事閱與宗閣中遺書
得公所進書類爲八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
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
群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

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
副使判吏部流內銓改易侍讀學士崇政殿遷禮部侍郎
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論事有不
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事以[illegible]其僕誤折其
爲龍圖閣學士大典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
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以其侍郎兼秘
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天聖八年禮部
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
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衮冕者太后以

歐文　〈卷二十三〉　四

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持攻者皆罷以
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
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
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二月遂
以刑部尚書拜相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
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
建利害而罷諸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
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公嘗
禁先以和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集其

乃大使聘約來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
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
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
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
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
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
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會
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
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已而遷戶部尚

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
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
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一千戶實封三千七
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
釋卷有文集　自四十卷官本數終上謂及真宗實
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公為政敏而務
以簡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所賜予必謹
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
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

表謝述其在己被上恩過人[illegible]
以其子承[illegible]為崇文院[illegible]者乞人
贈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又娶孟氏
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又娶王氏太師
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太理
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直集賢院[illegible]大夫
崇範著作佐郎明遠祕書省著作郎[illegible]傳正皆
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

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
公所為逮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
賢也已銘曰
有[illegible]分為晏氏齊有春秋晏嬰著德傳載桓子
[illegible]其後絕聞不[illegible]僅存有偉晏公賦聲以振
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啓多名臣
以[illegible]降汝[illegible]予始[illegible]一躬
輔我以忠有勞于邦公[illegible]天子曰留
汝[illegible]

今既亡矣魏公有以胙之謂宋何由誰何有加
予思何窮有象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恩史臣有韶
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埽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方

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
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
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
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
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上親政言
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究之公獨以謂太后
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

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
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
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
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
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
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
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
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
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

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也呂丞
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
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
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
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
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
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
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
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

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
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
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
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
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
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
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
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

[illegible]築之用大小取具所當[illegible]其以[illegible]
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illegible]已而[illegible]果[illegible]追
者不渡而擊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
服公爲不可及公得將吏必使畏法而[illegible]已所得賜
賚皆以上之於諸將使自爲[illegible]賞[illegible]繼其出
入無一人逆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解人從與語
不疑公居三歲上勇邊宿恩信大洽夕決[illegible]取橫
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

部但刺其臂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
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
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
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參上大夫各[illegible]二公曲
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
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
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
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召置肇議而用之慶曆三年
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

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數[illegible]上之用公
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者不可以朝夕也既
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
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退而條列時
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illegible]行
不專文辭[illegible]以州[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而除
蔭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illegible]之
素得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
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

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
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
而所施行[illegible]者遂以
[illegible]上[illegible]其忠不聽是時夷人已擒臣公因
[illegible]成不知杭州又[illegible]
又[illegible]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
之[illegible]以[illegible]遂[illegible]
使[illegible]其家而欲增以兵部[illegible]
公[illegible]外和內剛樂善[illegible]

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在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公碑文正公僅千四百言而公之生平已盡蘇長公狀司馬溫公幾萬言而尚有遺漏有餘者蓋歐得史遷之髓故于敘事處或節有次序不繁而體已完蘇則所長在策論縱橫于史家學或短此兩公互有短長不可不知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
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
以來晦迹嘉遯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
之以大顯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文獻公有聲于唐
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之遷從此始
有顯仕而曲江寂寥百年復出曲江人惟公何
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郡州以銘見命皆
而爲韶人榮至於襄節贈謚始終之寵爲榮又益焉有

詔郵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
以聞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得于墓隧
以表見于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
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
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
道官至通議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
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
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
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

然輟視朝一日贈刑部尚書謚曰襄以其年
七月某日葬于曲江之某原公爲
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
至於歷代史記百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
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
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祕書丞以三史充
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
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取罪逐監筠州酒稅稍
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貶斥

者皆召還推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
憂服除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慶曆
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
河西叛出兵久無功國用財匱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
振其弊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
[illegible]其一人也即授右正言供職公
遇事無所迴避權倖皆畏之
其論公多矣然亦不苟其說慶曆四年元昊納
款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遣使言爲中

前賊日告師期蓋有所與知朝廷忠之欲聽更絕
夏人而其不得其…北邊義木又公對以謂
中國叛臣久矣此良月之也若一日使者還與其長勇
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翻是公
言猶留夏册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八…下餘
騎馳出居庸關見虜…
往復數十爭隨其語取其要…公及夏册
皆元昊西師既解歸而北虜亦無事是為以本官知
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

國史　一八卷二十二　一七

又以公往報中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
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
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
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衛將軍前州
兵馬鈐轄辭謝…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
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
破嶺南州郡…州乃即喪中起公為秘書監…
州即日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使
公奏曰賊有東向…西則臣志也天子…詔

公…制置東西廣路乃趨邕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
自智高…與…助討代諸不可公以智
高交趾…其…思畏欲用之不報
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若必忿而交助智
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宗旦…家皆…
以職與之智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
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宗旦…宜撫
使狄青會公與賊戰於歸仁…智高走入…州…公
請復終喪不許…班師以智高…公廣西

宋史　八卷二十三

兵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多而賞
薄乃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搜窮元復
酒然又遣人入特磨襄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
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
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
天子以嘉祐…之意…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譽
召以為廣西安撫使悉發荊湖兵以從公至則
移檄交趾召其臣下…責之…
落犯邊罪…歸所…以獻即…人…

執于界上公還已入境而留之不得明年以前書左
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
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
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illegible]十卷奏議五卷
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高平郡夫人子男三人伯
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
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孫女[illegible]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會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
襄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

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邊將之治
實多穢德遠跱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
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處于默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有爲帝不爾遐
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胡爲
立于墓門以昭來世匪止韶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公當[illegible]人名[illegible]人自[illegible]同老行公之皇
曾祖[illegible]公[illegible]名[illegible]官[illegible]合[illegible]曆晉
祖周[illegible]公[illegible]大宗
官至[illegible]部侍郎[illegible]十
餘年大下[illegible]相[illegible]公[illegible]其弟
某[illegible]行[illegible]人[illegible]同[illegible]十餘年
士民史[illegible]人[illegible]文[illegible]公生墨

世[illegible]於家[illegible]篤孝弟厚於朋友樂施
與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自給[illegible]榮利[illegible]若無意平居
若[illegible]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
子之[illegible]人之善如自己出[illegible]以言[illegible]
州[illegible]公[illegible]子弟[illegible]于東門[illegible]
數[illegible]人[illegible]亦爲此乎何[illegible]自[illegible]朋
黨[illegible]公[illegible]賢者[illegible]望之[illegible]得
爲當人公之[illegible]爲公[illegible]其爲[illegible]之
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造獄[illegible]者十

人皆公素所賢者斟之恐媿欸息或終日不食因
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舍以酒遂卒 公閎以蔭補太
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
校勘館閣書籍遷爲集賢校理通判□州用□□宗
日賢材自喜欲以納進少公感其言日書十萬與丈
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何□□則□其□屢
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復公爲□□□□□□得
盜糴錢者百餘人以讞公公曰□□□何從得之
曰吾以飢鞫出之公慨然曰仁者之政以飢鞫人實

之死而又喜乎宗且惻服悉發出其獄於大稱公曰
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泰州始至發大姦
吏 人去之羅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論自事有
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
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
他州州掌大而難治必當有名政皆用此人爲開封
府推官也而其兄疏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
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蘄州徙廬州□有核其徒而
辭其財者發之□其□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

□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疏其黨□□其自新
若發而不首既獲猶亦原則公行爲盜而弟殺一人
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財爲盜發則引以
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上不能爭公數曰
吾不能□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
岳德□□議者□□不□之罪□□公言爲是而
公既□不□□□□一□□□□□原公
公無罪始起知秦州遷荊湖北路□□使當用兵西
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退寬平而以

常法故他州不勝其弊而荊湖之人自若徙知荊南
府民有訟婚者□曰貧無貨故後期□其情幾何以
終貸與之使婚姻獲濟窮人衣者□迫於饑寒而爲之
公爲之哀矜敢冬衣之遺上荊人比公爲子產召爲
吏部□□□□人□同□判刑吏部流內銓流爲稱
職而於選人未嘗有所吏□人或問之公曰選其
借如某□□□其人□其輕重非何必履更其法是
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
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

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illegible]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爲存否爲己休戚遂以此介此其爲志豈小哉豈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行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九歷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賜緋魚袋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陜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嗇厥身其仁誰思
不有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蘇易簡薦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兩浙還遷[illegible]轉運使陳識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不法吏莫敢言公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按魏庠耶[illegible]今爲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當譖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公既罷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爲寬簡歲終其課爲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富豪大商交結權貴號爲難治公居歲餘者豪縮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公之所尤有恩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間道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二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叛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公則謂其兄以陰合亨復圖而因之自

[illegible]公不[illegible]
[illegible]雖而[illegible]
[illegible]文人[illegible]
[illegible]

以西既苦兵矣貞宗初即位[illegible]欲以恩德[illegible]選
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為繼遷反複不可[illegible]然已
得五州後二年果叛[illegible]者又欲予之公爭
以為不可[illegible]雖不從貞宗知[illegible]
大臣有不可者乃以出[illegible]味處
使安撫西川[illegible]留[illegible]書[illegible]公十[illegible]
渡古[illegible]破[illegible]之可以[illegible]公[illegible]其君
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illegible]入見禁
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貞宗[illegible]數久之繼遷兵

陵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
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于[illegible]既不可專任而兵
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illegible]不[illegible]貞
宗難其言為[illegible]使得自[illegible]公度[illegible]終
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illegible]臣當[illegible]事
未知[illegible]賜由是貶黃州[illegible]使公已[illegible]而上
[illegible]改[illegible]州公[illegible]適[illegible]
復[illegible]知泰州[illegible]
郡知永[illegible]知蘇州又徙知揚州[illegible]論事語斥大

[illegible]大功當時皆不撿又徙知鄂州[illegible]知揚州[illegible]
孫支條多[illegible]臨川[illegible]
禪恩[illegible]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
官享年六十[illegible]以其家人[illegible]其言公
之曾祖[illegible]某縣[illegible]某官
祖妣某氏某縣君[illegible]某官妣某氏某[illegible]君子男
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illegible]贈右諫議大
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木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
鄉之原頭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來請曰

願有述焉之述曰曾氏始出於鄫鄫為姒姓之（以下舊本[illegible]）
國[illegible]滅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名[illegible]而子孫散亡其
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自鄫處出於禹歷商周千有
餘歲當微不顯及為曾氏而參元西始有聞于後
世而其後又晦後千有餘歲而至於公夫顯晦常相
反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
然公之有不得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故不宜
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
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有外所言如在朝廷而

有言責者至其[illegible]人有所不敢言者[illegible]於其論
議既不能盡職而分[illegible]不得職也以其[illegible]不見用
久而益可思者[illegible]以見公之心也銘曰
公於事期由學而知先知通決有名者避害而不欺
不顧從違切歸不怵後必知之公[illegible]敢人之難
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符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
公也長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鄭其先自太原[illegible]以武門於晉晉
之間實佐莊宗興河上取常山功書史[illegible]王土
鄭之諸閻皆于後也周廣順[illegible]之鉅野鄆
城為濟州閻氏今為濟州鉅野人也公[illegible]之閻
遺世守其緒出於家而人喜[illegible]頗
習于史為文辭足以動人以[illegible]于鄉人以公鄉
里儒者稱致賊中問以謀[illegible]所言而
為人狀貌奇偉舉止嚴重有[illegible]之莫敢害

賊平公還鄉里以[illegible]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
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濮州之金
堂[illegible]州之[illegible]城[illegible]遷濮州[illegible]令皆有吏績大
宗皇帝[illegible]天下使者[illegible]公可用召見奏
事[illegible]太宗[illegible]拜太子洗馬知
岳州[illegible]忠[illegible]其所[illegible]浙東西之地
納之有司天子以為新附之[illegible]人為公
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五代之[illegible]分為五大
有[illegible]其久[illegible]征伐故[illegible]聚斂以制命

其民越辨名爲吾屬之邦然闕於江淮爲守因循
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委屈用越風俗而條
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宜凡
民之所不堪恩補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從遷以國子
博士知濟州又知兗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遷尚
鄆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久之請補外出知閩
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州歲餘乃命公還
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出知棣
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公歸居許
歐史　八卷二十三　五
王府而眞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曰君子
眞宗卽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卽召之已
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來遣對
殿上眞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眞宗曰爲吾
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使者臨問慰
賜湯藥自賜告卜濟州饋疾閒趣就道已而疾亟
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
侍郎葬于鉅野大谷村公諱某字某曾祖諱某某官
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

貴追封渦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
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二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
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忠不逢時
時逢矣忠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皆命也惟公
履道純正生於鄉以發聞人以無章乃遭人
主之知當用矣而不暇於人用以皈皈一無章焉則
其蓮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遣孫信自光
化軍走鄆闕乃請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
修詞曰
歐史　八卷二十三　三十
閔氏將家大蕃高牙有封太原王公桓桓公不勇力
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失其榮繼世而鄆
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千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
鄆之君子

公文錄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法度嚴整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

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于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克其爲人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其取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六十有九以吏部尚書請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祀公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京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

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徙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及條目纖悉備至於條目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知居中遇事以便州而民皆不次以待公時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

[illegible]知鳳翔府，[illegible]邪之民爭訟於[illegible]
汝會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illegible]下
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所過至民
破產不能足往往有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水與
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至乃爲之區
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
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
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在於鎮治城
郭器械民皆不知勞封治京師宗戚權要有干其

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在公能使權要不
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希公爲能否爾獨公始
有餘力治其民事如治他州而鄰亦者縣之民皆被
其惠[illegible]因比比出能吏而恭於民政者推公一人
部[illegible]官上大小吏[illegible]自[illegible]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
得爲姦公始[illegible]於下[illegible]日[illegible]者 人爭以聞公公問
吏吏受[illegible]賕[illegible]日[illegible]與甲乙不能爭遂以他詞屈數
日吏教[illegible]公甲[illegible]負其[illegible]不[illegible]得公[illegible]乙[illegible]之乙[illegible]
[illegible]業已得值願不願[illegible]公[illegible]行[illegible]內[illegible]父[illegible]

吏習乃[illegible]不知條法[illegible]因令[illegible]吏各具條式科條以
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用堂吏立曹
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illegible]條[illegible]與奪一出於公
名用條令然[illegible]動[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水官者吏
謝不受曰我公有[illegible]名不久[illegible]得之慶
曆之初上以西兵之久出而[illegible]下[illegible]令[illegible]相[illegible]公
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illegible]人者[illegible]革衆事以
修紀綱而小人僥倖皆不悅獨公[illegible]而公尤
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繳積至十數

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愧流涕而去
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illegible]其[illegible]還內降邪吾居
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illegible]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
所[illegible]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illegible]皆不知也然
公[illegible] 人者[illegible]皆以此罷去公多知[illegible]務[illegible]實善史
人[illegible]務[illegible]有[illegible]欲夫[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韓公亦以爲可
衆公[illegible]以爲不可人[illegible]有欲以[illegible]中[illegible]公者然卒
後果不得出[illegible]月與[illegible]人爭[illegible]人[illegible]黃河外而
[illegible]門[illegible]附[illegible]范文正公[illegible]河東[illegible]以[illegible]從公以

爲幣所恐不來兵不可复出恐公怒不以告使公公
不爲設後幣所卒不來[illegible]公[illegible]公[illegible]用貲
若其議論之際皆如此及[illegible]人[illegible]公謂以爲
不可[illegible]以尚書右[illegible]後仕公自
命[illegible]相[illegible]飲食[illegible]有常節家
後[illegible]諸女分命公以所得[illegible]之貧者[illegible]家
所入分給宗族鄉人急難於其身老無屋以居為於
南京[illegible]舍者久之自[illegible]書[illegible]書雖
老不倦推賢後進今世知名[illegible]多出其門于家見賓

賦文〈卷二十四　五

客必問時事聞有善[illegible]已出於有所不可憂見於
色或夜不能寐如在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
有能修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
名[illegible]
[illegible]不足者[illegible]太子少保[illegible]贈太師
[illegible]公[illegible]員外郎
[illegible]公[illegible]令賢
[illegible]人[illegible]男[illegible]
[illegible]秘書省[illegible]長適集

[illegible]蘇[illegible]適[illegible]
推官張道遵公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其年十月十八日[illegible]之仁
孝原鄉[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知食[illegible]退老[illegible]家[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之路
公[illegible]于左[illegible]公是以公[illegible]不已
[illegible]公命[illegible]明堂[illegible]臣工

賦文〈卷二十一　四　八

[illegible]法何以召之[illegible]公[illegible]不能來于其往錫
[illegible]公[illegible]人以爲少不得[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已[illegible]思
[illegible]
[illegible]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公
謚文[illegible]公墓誌銘
[illegible]多大體
嘉[illegible]三月[illegible]鎮安[illegible]太師河
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刺史程
公夢[illegible]以[illegible]二日贈[illegible]書令公是其
孤副[illegible]以狀[illegible]考功移于太常[illegible]宜謚
乃為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
神陰鄉[illegible]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曰體

[illegible]
官爵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illegible]將日與其始
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墓焉且銘之曰程氏遠有世
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鎮安鄉矣是之
後公[illegible]大夫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
曾[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
妣[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州宣[illegible]太師中書令[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何妣[illegible]夫人[illegible]以大中
[illegible]學高第為[illegible]
改書作[illegible]陽縣秘書[illegible]

舉[illegible]學校行[illegible]選[illegible]
士三司戶部判官是[illegible]
生[illegible]
位[illegible]
書公[illegible]修[illegible]注
閤命公修[illegible]注
遷[illegible]庫務以[illegible]
同判吏部[illegible]天[illegible]節[illegible]賀乾元節使
使者[illegible]契丹使[illegible]殿上[illegible]契丹使來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切不已[illegible]以為不故
不足[illegible]以[illegible]其小必[illegible]力爭以為
不[illegible]議者[illegible]而後議
者[illegible]觀之公言可[illegible]之歲中
[illegible]明年[illegible]知
[illegible]如
[illegible]人
[illegible]民
[illegible]

殺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有門燕中火吏械出之
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器甲告其
軍有變監軍人白公笑遣之監恐不疑夫入公門軍中
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
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
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
寘之法而議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
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
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

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
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
使者歸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
為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
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
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
臨其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
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緩其獄故卒得
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

了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
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出知本
未出入有節歲一會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
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明人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
閏月以避之公以謂人有所避則移閏可免推修德
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
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
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
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

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為人剛決明敏多識故
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
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
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
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還戶部
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
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御史視其曲
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用其勢傾
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節而公被中傷

未得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必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立爲難而以能不爲緣飾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言曰公知其來戒諸堡案兵附壁示以爲有備引去既公去不復寇邊趙元昊死子諒祚方幼大臣專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

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方尤知夷狄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凡前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內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言政少循不反覆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太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吳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

祝次曰昌孫守秘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醉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撓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所其言雖辭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遂公位將相宜與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藩翰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爲望吉卜之從兆此新阡惟其休聲邈遠彌長

唐荊川曰此與神道碑二文相比其書不書互見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

墓誌銘

公姓王氏其[illegible]人[illegible]爲[illegible]利
史遭世亂[illegible]宋州之
虞城令[illegible]人也[illegible]人[illegible]五
年舉進士第[illegible]以著作
佐郎直集賢[illegible]人[illegible]氏[illegible]史法
當死公曰[illegible]食[illegible]也乃[illegible]以減
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
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
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
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
御史考按出臣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
用事無敢[illegible]以參[illegible]后死后[illegible]
有可以歲[illegible]事[illegible]公[illegible]待[illegible]
復位號乃[illegible]后也[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四
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illegible]門
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illegible]

及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
川險易還[illegible]某路宜[illegible]某路戰[illegible]不攻某路
宜急爲備乎於[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可用者
二十餘人後皆爲名[illegible]以[illegible]水任福
等戰死[illegible]知秦州
范[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先[illegible]副使知耀
州公[illegible]勇名動夷
狄不宜[illegible]以致敗尤不
可深責[illegible]其[illegible]議多格不行明
年賊入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
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illegible]議悉見施行因
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illegible]用韓琦范仲淹幸
甚然[illegible]不中得[illegible]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
因[illegible]諸路都部署[illegible]使以重將權而偏將
見[illegible]使以軍[illegible]於[illegible]是等在
州[illegible]以其[illegible]公使還
行[illegible]州[illegible]勝[illegible]兵[illegible]將姚貴閉城叛公[illegible]
[illegible]解[illegible]城下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illegible]

曰公奉使日選歸報天子㣲賞叛非公事也公曰賞
上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東其未定遂招
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
權三司使自朝廷郊元昊軍中賜用益廣而為三
司者皆尊賦斂甚者借内藏至富人出錢下至果
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即曰今與民皆
弊矣在陛下自臣者如何由是入了　　公所為公
乃推見材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
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究者序其枝計小利之害

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
用者十五人更為用材且覺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
足明年以其餘償内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
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盈庫稍復其業公曰
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昔為者但解頑劇天子多公功
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　群牧使初官者
欲水和方用事請收民坊錢十之三以資國事下三
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
孫琳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琳乃止益利數三路轉

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
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拔擢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
左右往往讒其短者十一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
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
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群牧使再
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
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門衆工嬖習之
賤莫不關樞密而為恩倖請謁其事可預損之可絕
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為

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
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
勵在位六年慶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
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
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兇自得公嘗以語衆指
青為陳勝吳廣者將帥起復跌下當死而不能保首
領者可以為戒青猶用以六年九月　月拜戶部
侍郎參知政事　一年遷吏部侍郎八月　以
文丞予位宰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

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而遂
人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發施與
在樞密將將與學政事者不相浙也其體自宜如是
邪公爲人簡嚴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
愛世稱孝治者言王氏遇人以誠意無所矯飾善
知人多所識拔一時爲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卷
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表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
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太保賜太常謚
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贈太傅妣成氏封曹國太夫
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祖妣袁氏鄆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
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
常寺太祝早卒翊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盛
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葬
楚雙金成今上曰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始
葬公之皇考于宋城縣中亭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
也銘曰
王爲鄆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仍而偶由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遂爲其縣人於是宋多名家王氏大族
族大而衆自公始以學以文進以多事
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惡不在中帝嘉其忠嗣邦
伊誰繼出入帷送修明宜登將中止之
不俾相于帝有褒言懿節之碑其于有名孝爾稱
纘古長功自其廟器今亦有銘刻宮
唐荊川曰純粹之文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

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
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
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
之原吳氏世為建安人自高曾以來葬于建州之浦
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為人明
敏勁果強學博辯能自材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

屈舉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為第一
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
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
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等遷著作佐
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
支□判官□□院修起居□□□判太常大理二
寺吏部南曹以兼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為翰林學
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為政□嚴
所至民樂其不擾去輒久愈思之初□□□□

□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戚□□□家者不絕故
宗室宮官常往來為州縣患公自□□□裁抑之宗
室宦官怒□夜中□□□□□中以動之公臥不
應及□□□□□不可得也由是□□□□曰此不
可為也□□□□者不敢以□□犯□□□□矣
然後□□□□□□□□□□□□以及新
人去其為害者□□□□□□□□□人□□□
外一府服眾又得□□□□□□□□□□□再
疑眾疑以為免天子為遣使吏□□□□□□由是京

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廷多故
公數言事議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
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言□□□□□□□公以
為□□大□名□□而□□□其服叛□□不常宜示
以不足責外置之□□□□□其□□必不能
自削以取羞□□□□□□□□□□□□
也彼得其欲□不□□□□□□□□□□□
以公言為不然其後□久無功□□□□□
天子為除其罪□以為夏國主由是議者始□□□

公言而虛弊中國
公在開封府[illegible]
得州郡請與夫天子之[illegible]以為[illegible]義
大夫秘審[illegible]使[illegible]可其[illegible]政事[illegible]丞相[illegible]
為[illegible]之左右與[illegible]中大[illegible]不也[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不[illegible]者罷[illegible]不[illegible]下政事
上頗公直乃復以為密[illegible]使居歲餘人[illegible]丞相
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illegible]廷[illegible]不肅
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蔡州又知[illegible]州
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

歐文　卷二十四

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illegible]
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
曰使者欲[illegible]兵[illegible]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illegible]
得妖人[illegible]公曰[illegible]生事不[illegible]聚千人[illegible]
得不知使[illegible]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是不遇
鄉人[illegible]
乃[illegible]
京[illegible]者果[illegible]
京[illegible]可又徙陝[illegible]部[illegible]不與軍[illegible]

夫宮[illegible]召
之公[illegible]以[illegible]遣使者[illegible]以[illegible]
没[illegible]久之又[illegible]以[illegible]學士[illegible]西京
留[illegible]人學
十[illegible]公[illegible]人[illegible]召之
觀以[illegible]
尚書都省[illegible]安撫使
判延州[illegible]丞相[illegible]河東與[illegible]人爭[illegible]界[illegible]桑稱
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遂以利害

歐文　卷二十四

牒河東疑書[illegible]公且奏[illegible]之朝廷皆不報已而夏
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罷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
皆以此得罪[illegible]府[illegible]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
且求解官[illegible]使乃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
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illegible]月而去河南人
思之[illegible]其復來皆[illegible]呼道[illegible]路[illegible]其至也皆聚
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illegible]年[illegible]月十[illegible]日卒于
位[illegible]太
夫人[illegible]中書令姚為氏[illegible]太夫人[illegible]待

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世內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師安素皆太常少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上安今安宇皆秘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惠安符未仕女一人長適集賢校理鄧□次適著作佐郎龍元建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少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獨若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尊臣子弟公每先及

宗族疏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彼浙原孚懷深泉繄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始來京師挾其一文名發聲駢乃鳴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廷有偉其論乃發乃從乃任人臣出入當表周旋屏仲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卒卒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大而思愈久就京日廷臣汲引而直求改于用陽今不惑公日臣□□之從□□□公其少休俾以本邦寵其秋旅尚矣公來□□□□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中多本格行之言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illegible]字武平其先
孫卓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爲有[illegible]晉陵著姓
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illegible]縣大水
民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illegible]公私舟
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illegible]丞相上遷稱其
陳吏

入[illegible]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
通判宣州[illegible]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
[illegible]知湖州爲政有恩愛築石塘[illegible]捍水
[illegible]學者[illegible]與湖學始公[illegible]大人
[illegible]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illegible]先生
[illegible]年不居于
內[illegible]度
支[illegible]以本

官知[illegible]
內翰知[illegible]
和州[illegible]
封[illegible]
翰[illegible]公
翰林侍讀學士[illegible]
端明殿學士[illegible]
審刑院[illegible]提舉在京諸司庫務[illegible]
禮部[illegible]判[illegible]知禮部貢舉奉使[illegible]北朝
賦吏

人使亦皆知南方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
外和[illegible]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
[illegible]思而後對故其爲官臨事慎重不輕發亦不
可回[illegible]七十而不
[illegible]風俗
[illegible]勸功
之[illegible]朝廷嘉
其[illegible]有詔新
[illegible]同律

而令[illegible]禁商賈與[illegible]而[illegible]
於[illegible]
於鄰[illegible]用之[illegible]
不可通[illegible]一百[illegible]議者[illegible]
議已定[illegible]
歲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公[illegible]行之數
年[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宗久未有
皇[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
[illegible]于山川[illegible]建[illegible]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
於[illegible]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illegible]甚切至

公言[illegible]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
[illegible]公以[illegible]南京聖宋所以受命[illegible]大火主
[illegible]火德而王者也今不[illegible]北
[illegible]事下太常[illegible]以[illegible]丘[illegible]
公[illegible]北[illegible]京[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明年丁亥[illegible]在北宮
[illegible]陰猶[illegible]微而
木[illegible]其位在乾今
西北[illegible]之[illegible]不然必有內盜起

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將來[illegible]
爲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illegible]多[illegible]
以[illegible]山谷陽氣[illegible]故陰乘[illegible]入[illegible]何
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illegible]
宮災是歲冬[illegible]兵[illegible]明年大[illegible]
公曰五行火禍也[illegible]火而今又[illegible]應在[illegible]
郊[illegible]祀之失也即建言[illegible]用[illegible]如初
部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
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

爲宋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
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
墟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并國之利也自宋興平
并僞[illegible]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
[illegible]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人抵不爲苟
[illegible]而妄[illegible]故其言或用或不用[illegible]
[illegible]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
議大夫[illegible]副使公[illegible]大體
[illegible]比[illegible]建利害多[illegible]以[illegible]公獨[illegible]之曰

變法古今雖々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然爲於
治也又以調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有古未有
也善待夷狄者謂爲何如也今三邊武備多廢牧馬
著虛名於籍可乘而用者有無又請滄州宜分
爲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
城寨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
啓大侮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者皆六年良爲議類
皆如此英宗即位拜給事中治平年累上表乞致
仕不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獻文〈卷二十一〉
爲政不累細故或謂人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
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
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
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卿以其年十一
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進安鄉之降亭公之曾祖
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陝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
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
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曹氏武陵郡
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
[illegible]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人
人公娶[illegible]安定縣[illegible]公食邑
二千[illegible]功臣
初[illegible]南康郡夫
人[illegible]道路
日[illegible]郎次曰
宗[illegible]志[illegible]太
常寺大理評事[illegible]技
書郎[illegible]公[illegible]爲進士知
獻文〈卷二十一〉
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壁潤歎曰吾恨未識
此人其舉進士也謝學士公絳爲公爲第一公名以
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
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
以此報爭公曰謝之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
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爲行自勵至於貴顯
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卷銘曰
允矣胡公剛勿剛中惕終一[illegible]之恭公之[illegible]其
其氣温温[illegible]必可法思由從言公在朝廷[illegible]偶

顧名節而畏清議進不趨利趣不畏禍安作民下從後吏知之久不忘作頌不刊思作道之任於職之察名策二節局職咬秋稍稍之在官則靠然上下孰云多士惟其在人刻銘不朽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黃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赫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擢用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舉大臣闕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為御史以直言謫官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

府之而十[illegible]造館居公得改英州遂復召以[illegible][illegible]四
年遷起居舍人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御史[illegible]景初奏
事[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相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官公[illegible]選辭
所不尊[illegible]其後屢有[illegible]授并當[illegible]必皆[illegible]選之而上
選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子如此其[illegible]之賢可知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被
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知九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illegible][illegible]三年
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
為政精明而於閩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
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
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
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
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
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
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以為鄉里羞
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數有[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親亡秘不舉[illegible]必破產辦
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
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

[卷二十五] 九

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
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
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
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
以法不許謁於朝退而以公善政刻于石曰俾我民
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
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illegible]以叢劇者不由以
進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
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

[卷二十五] 十

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
上給下至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劃剔久之簿書纖悉
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
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修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
[illegible][illegible]外公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
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
行[illegible]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illegible][illegible]明年八月某
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事
中郎克以來推有顯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仕公年十

八以農家子與進士第調其餘一名動京師後官于
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一親皆無恙閭人嘆咨嗟
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乃太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
飲食起居康强如少者歲時爲壽子孫賢媛皆歡然
而命服金紫焜燿如也至今閭人之爲子者必以太
人視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今太尉友重
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弔官舍
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遂指爲公矢
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

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
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稿
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
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勑公書
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
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篤其行可惜天
子泣涕悵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令中之淒然特贈
吏部尚書郎官其子曼爲秘書省正字曼有友弟之子
均皆賜將作監主簿而曾以公[illegible]叔曼尚幼命守吏

玷經其喪事[illegible]外
郎父許玢[illegible]太常大
人[illegible]何
大理評事[illegible]人一[illegible]
郎[illegible]以某年某月某[illegible]縣
某鄉某原山先日
謂[illegible]而多方有非[illegible]公
其人穆然會朝廷[illegible]色出入有[illegible]
閒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蟲喪不煩衣未嘗有[illegible]

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隴有拱其
凡過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劉仲原以才而不得其用而公之文多累欲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
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
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
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illegible]
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illegible]
公既薨天子賜諡曰文丁公曰此[illegible]
諡者有司之事也且辣行不應法今自可令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諡
曰文莊公曰如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
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
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有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
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
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迴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
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
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之

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
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
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
形狀并言其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
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
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嘉祐四年
貢舉稱為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卜而丞相
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
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

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
實美上曰我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illegible]
[illegible]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
請皆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
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illegible]許復
其號而不許其[illegible]宜如[illegible]禮然給未
敢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illegible]以衆用之
禮曰[illegible]
臣之議議者已多久[illegible]而又論[illegible]過輕而責重

與臺諫與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今
永興闕守因而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
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
難治猾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姦蒞得事獄未具而
公召由是獄變遂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調制取以
付御史臺劾決而今如公所發遣入為三州皆有善
政在揚州會發運使自占當縣田數有損于民民至
今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
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禁止至路

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紀下至天文
地理卜筮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章
尤氣[illegible]當[illegible]紫微閣一日進封皇子公[illegible]九人公方
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
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
也久而不遂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辭八年八月召
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有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
滑州河弁孟陽河不可開如各使狄青不宜以付令
之之類皆其論在士大夫間者若其紀切人上所[illegible]

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門得與聞賢否人物其事不關
於外廷者其論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獨被人主
之知方其在中都者共攻之至其謗之行得無害
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仁宗[illegible]不身章何解誥
而其事緒因以誣謗彰見以故九年上封已而
復得罷歸其告稱自日求復罷一日如得某者甚易
得也[illegible]以告上勞寬見決學士勝時問公亟開香
賜以節擢為上將其良名疾以歸復求外補上依然
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居半三年召還以疾不

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
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鳴呼以先帝之知公
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
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語以怒時相者及
歸自雍丕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疾遂止
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
勳上輕車都尉爵開國彭城縣公邑戶二千一百有寶
者三自[illegible]州[illegible]璣時人[illegible]可事判[illegible]式[illegible]書[illegible]
外郎駕部員外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之[illegible]書主客郎[illegible]

公娶倫氏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暨其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于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塋以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強而博識敏而明堅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見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惜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唐荊川曰首尾分應有力自班馬中來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第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設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出判尚書都省能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自名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上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牒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之曰必大吾門吾後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行患後五十年公參輔佐今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沈毅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

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冤者四人徙儀州推官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爲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有鉛鐵錢用功多人以爲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日爲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

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入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挾權貴人爲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

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夾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常乏食公爲勸徠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猶有二百萬征算之衍者三十萬蜀民有隱田數百頃而弗籍者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闕乞徙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

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閭閻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關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惴惴出異語且覘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老媼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三爲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悅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

姦發伏遂見[illegible]決如迷[illegible]之射[illegible][illegible]剛之[illegible][illegible]一
不中程人愛其畏之以此聲[illegible][illegible]京師不[illegible][illegible]而天
子之愛益[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
名其[illegible]寬之政前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圖
閣直學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
帝嘗言[illegible]可用[illegible]今用[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毅寡[illegible]不苟合與政者[illegible][illegible]無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天下無小大一人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illegible][illegible]許可
家欲息憂[illegible]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備

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
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
及聞也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
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
丹畏我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
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也而卒無[illegible]他日上顧公曰
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
以天子袞冕見太廟[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獨爭之曰太
后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宗若何而拜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卒[illegible][illegible]

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數
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進曰[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也然服之
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斂[illegible][illegible]以公為
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封金城郡
夫人子男一人[illegible][illegible]大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職方
員外郎張奇其次適[illegible]開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早
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修次又適
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世曰太傅太師
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

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
諸子幼孤撫養[illegible]與己生所為文章四十卷直而有
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
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
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
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宴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附于[illegible]公世載德
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大師之[illegible]公之從事以難為易
參于大政不撓不[illegible]屢決大議有言[illegible]然公不為相

告病還家賵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敘德聿其行事

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

納于墓門